

抗戰叢刊

鄭光昭編

第三輯

Julia Hart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光昭編

抗戰叢刊第三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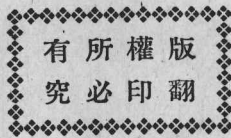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再版

(35636.30)

抗戰叢刊第三輯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者

鄭

光

正

昭

發行人

王

雲

正

五

印刷所

長

南

正

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分發行所

重慶、成都、西安、南昌、金華、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印

書

館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導言

今天，發排這本抗戰叢刊第三輯，真是萬感交集，不知從何說起。

回憶去年本叢刊第一輯發排，正值我軍退出上海，第二輯發排時，敵軍已進佔鎮江句容，於是南京杭州相繼淪陷。那時人心動搖，悲觀者以爲將一蹶不振。他們忘記了長期抗戰就不希望初期的勝利；真正的勝利是要看「誰能得着全國民的支持，誰的國力支持得更久」來決定的。我們的首都雖暫時失去，而自從遷都重慶以來，全國民更加團結，抗戰情緒更加激發。我們的軍隊，雖然暫受挫折，而自從重整軍備以來，軍隊訓練更加嚴密，現代武器更加充實。

睜眼看看敵人，他的先天太貧弱了，他的侵略是一面欺壓他的國民，一面趁我們國防尙未完備，僥倖於「速戰速決」。經過了九個月鏖戰，不但粉碎了敵人「速戰速決」的迷夢，並且將敵人窘急彷徨的醜態打出來了（關於這方面的詳情，將有專輯介紹。）

現在戰線是如此的長，敵人的兵力是如此的不夠分配；我們的忠勇將士却如此的爭先殺敵，我們全民衆的「游擊運動」又如此的廣泛靈活，怎能不使那些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閥恐慌呢？——敵人國內反戰運動的泛濫暫且弗說，僅僅檢討我們反侵略戰的壯烈史蹟，也可相信敵人對於這個戰局不能長此維持的了。

本輯，特將這方面的材料——壯烈的抗戰史蹟，作一較有系統的介紹。

第一篇「中國抗戰六月」，可說是本輯的總提要，關於我們抗戰六個月的後果，大略都有介紹。第二篇「滬戰二月記」到第十二篇「江南劃期的勝利」，材料相當豐富，關於戰場上的概況，報告得也還詳盡。敵人在東戰場上所付的代價是極大的，差不多每一篇中我們都可看得出來；但是結果，敵人還是無法支持。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東戰場上必會變換一個局面，如「東戰場形勢」及「日方掃蕩計劃的粉碎」兩文，儘可使我們斷定這方面精疲力盡的敵人，不能不被迫放棄他們搶掠來的土地。

第十三篇「平漢線抗戰別紀」到第十五篇「黃河北岸我軍英勇抗戰」，介紹我們關於平

漢線上的抗戰經過。在這方面，我們開始是節節失敗，可是最近的情形，却改變了；我們的防軍並沒有渡河南退，尤以近日的克復濟源，更足以證明豫北我軍的攻擊力的強盛。

第十六篇「崞縣之役」到第十八篇「晉南我軍英勇抗戰」是介紹山西省的戰況的。這方面的局勢，也和別處一樣，先是失敗，但隨後即「膠着」了敵人，終使敵人無法應付。最近消息傳來，晉南平陸的克復，愈可以看出該線敵人不能控制了。

第十九篇「淮河喋血記」到第二十九篇「光輝世界的我們在魯南的戰績」將津浦線南北段的戰況介紹得很詳盡。先是敵人想由蚌埠渡淮河攻徐州，但在淮河吃了我們東北軍的大苦頭後，便轉向津浦北段進攻，最近在台兒莊遭遇我軍的「坦倫堡」戰略，足足有兩個師團，全部覆沒。這是我軍空前未有的勝利，亦是敵人開始潰退的朕兆。

最後兩篇，介紹我們空軍出擊敵境的經過，四十年來任由敵人侵我領土的血債，才由這一役的空襲來開始索還。

我們讀完以上各篇短文後，的確可以堅固我們的信心，當然，我們的希望不能過奢，可是只要

我們能咬着牙，忍着痛，不絕的反抗敵人侵略，前途的光明，一定屬於我們。同胞們，我們樂觀起來，我們團結起來，我們要朝前邁進，數千年的文化，無盡量的物力人力，難道還不夠給我們民族的自信心作保證嗎？

至於本輯編纂方法，和前二輯一樣，但因為集材的不易，雖盡了最大的努力，仍恐難免掛一漏萬，如承讀者指正，實為欣幸。

編者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

目次

中國抗戰六月·····	一
滬戰二月記·····	八
滬戰大事記·····	一三
論上海之戰·····	七四
閘北退却記·····	八一
閘北我軍撤退·····	八五
日軍無錫苦戰記·····	八八
江陰慶戰的回顧·····	九二
日本在京滬線之收獲·····	九五

東戰場形勢·····	一〇三
日方掃蕩計劃的粉碎·····	一〇九
江南劃期的勝利·····	一一二
平漢線抗戰別記·····	一二七
平漢線上三次血戰·····	一三三
黃河北岸我軍英勇抗戰·····	一四三
崞縣之役·····	一四七
日軍在山西豫北的大迂迴戰·····	一五二
晉南我軍英勇抗戰·····	一六四
淮河喋血記·····	一七〇
在戰線上·····	一七六
壽縣的兩座長城·····	一八〇

山東人民的武裝自衛運動·····	一八六
沂河一役的血戰·····	一九三
臨沂激戰經過·····	二〇一
滕縣血戰記·····	二〇六
台莊血戰記·····	二一〇
乘勝追擊·····	二一五
台莊我軍殲寇經過·····	二二一
光輝世界的我們在魯南的戰績·····	二二九
怎樣轟炸臺灣·····	二四一
我機炸臺北目擊記·····	二四五

抗戰叢刊第三輯

中國抗戰六月

蘇聯 Krasnaya Zvezda B. Shevelev 作

題解：

本文將我國抗戰六個月後敵國軍事、政治、財政、外交都作了一個扼要的說明，這

些說明的觀點是很客觀的，我們讀完後真可發出無窮的希望。只要我們繼續抗

戰，我們一定可以打倒敵人的侵略的。

沒·有·動·搖·中·國·抗·戰·意·志。

六個月前日本軍閥在北平附近所製造的小衝突，已發展成爲日

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長期戰爭，已成爲耗費了兩國龐大的元氣和犧牲了數十萬生靈的戰爭。

這半年裏，日本在中國調集了七十多萬配備有最新現代武器的軍隊。

日軍武器的優越，使侵略者有佔領（至少是名義上的）中國廣大領土的可能。日本人已經

中國抗戰六月

攫奪了華北和內蒙古的大部分；除了熱河省（還是一九三三——三四年奪去的）以外，他們佔了察哈爾、綏遠、幾乎河北的全省，山西省的一半，山東和河南省的一部分。末了，他們又把經濟方面很重要的上海、南京也搶奪而去。

戰線拉長了幾百公里。現在中國有兩個基本的戰場：北戰場和中戰場。北戰場包括着下面幾個作戰方向：（一）張家口、綏遠方面；（二）山西方面；（三）平漢與津浦方面。戰線經過包頭、綏、交城（晉）、彰德（豫）、泰安（魯）、濰縣（魯省近海處）。北戰場的戰線總長一千一百公里。

中戰場包括着浦口方面、合肥方面、漢口方面、杭州方面等作戰方向。這一個戰場的戰線，所經過的地方是：秦、興、高、郵、大梁山、無爲、寧國、廣德、杭州。中戰場的戰線總長六百五十公里。

雖然攫得了很大的領土，但是日軍在中國作戰六個月，並沒有能夠消滅中國或小或大的部隊，也沒有絲毫動搖中國民衆及其軍隊繼續抗戰的意志。

政治上有很大的進步。中國軍隊在長期的、頑強的反抗之後才遺棄自己的領土，始終使自

己的基本力量。有從日本的打擊之下，計劃的退出來的可能，藉此以保存着充分的戰鬪力。中國軍隊的後方也很堅強。中國抗戰六個月，政治上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些政治的進步表現在中國全民抗日陣線的繼續鞏固上，表現在許多省份進行普及軍事訓練的積極與順利的上，尤其反映在日軍後方大規模的遊擊運動上。

由地方人民和殘留在日軍後方的中國軍隊所組成的無數遊擊隊，把日軍後方機關的工作完全麻痺了，不只使日軍的給養不能調整，並且削弱了日軍在戰線上的積極性。在華北，遊擊戰特別積極的展開，其中一部分是在山西省，第八路軍就是那裏聯合遊擊運動的組織的核心。日本司令部在去年十二月幾乎不得不完全中止了北戰場三個作戰方向的進攻，從前線和後備兵裏調遣約近三師團的步兵去和遊擊隊戰鬪。日軍司令部在華北所有的空軍的基本力量都忙着和遊擊隊戰鬪。

日本軍事當局在奪得的領土內對於居民施行殘酷的恐怖，「討伐」以及其他爲建立日本官吏在城鄉的完全統治而採行的手段，不斷的敲榨與征收捐稅，這些使遊擊運動更加高漲起來。

游擊隊統治了佔領地域，保存了自己的基本力量的中國軍隊，積蓄了豐富的戰鬥經驗，在六個月的殘酷抗戰之後，有計劃的把力量堅強起來。中國軍隊在中國民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史中寫下了不少頁光榮的史蹟。日本人在中國中部集中了爲數三十萬的陸軍和大部分的海軍實力（四十多隻戰艦），用了慘重的代價，才擊破了保衛上海幾達三月的中國軍隊的反抗。在抵抗配有現代武器的日軍的鬪爭中，北戰場上第八路軍的戰士，每天表現出英勇與頑強的榜樣。

中國政府因決心領導人民大衆反日侵略的鬪爭到底，也更加鞏固起來了。關於這一點，政府機關在組織方面所進行的變動，就可以證明。牠已更加堅決的把親日份子從領導地位打下去。

因遊擊運動在日軍後方像狂潮似的泛濫開來，造成一種形勢：使日本人只能在沿鐵路線二十五至四十公里內的狹小的地帶裏，被他們所奪去的大城市裏主宰一切。其他名義上被日本人佔領的地方，幾乎完全在遊擊隊的統治之下，有時遊擊隊並且也佔領鐵路線的地段。侵略者想憑藉那爲日本鎗刺所牽制的傀儡「自治」政府，在奪到的領土之內建立他們的統治，並設立以日

本錢來指使的「公共」團體，現在這些企圖都告失敗了。

日本財政狀況非常緊張。日本侵略者在征服中國領土的經濟方面，也沒有什麼可以自詡的成功，就爲這需要很大的投資。私人資本家怕把自己的資本用到這「無望的」的企業裏去。所以日本僅只掠奪人民，使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工商業破產。

日本國內的政治狀況，也隨着戰爭一天一天的更加尖銳化起來。六個月的戰爭，使日本國內財政狀況達到非常緊張的地步。日本帝國主義者爲減輕它自己的財政緊張性，想靠外國借款以資挹注的企圖，暫時沒有成功。戰費的所有重擔都落在日本人民的肩上。

日本民衆及兵士反戰。日本兵士與戰爭給養的基本擔當者——日本農民羣衆的反戰情緒，愈益震駭着日本軍閥。被徵集到軍隊裏去的人的家屬，因爲沒有物質的援助，在日本農村裏已有發生嚴重風潮的情事。因此日本軍事當局中止把傷兵運回日本去。

日本國內，在民間發展着的反戰情緒，也不能不影響到兵士羣衆。例如，有許多被徵的人不到徵兵的方地去報到，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許多日本兵士在中國陣線上受了傷的，醫好之後，都

絕對拒絕再回到火線上去。日本軍隊中尤其中戰場上的逃兵事件，是極爲常見的現象。還有，上海郊外整營的日本兵士拒絕向長官道歉，並且兵士把自己的指揮官殺死了，這也是誰都知道的事情。

英美的抵制日貨運動。日本對外的政治地位自從戰爭以來也非常的動搖。它與在遠東擁有權益的列強（首先是對英國和美國）的關係，從前本來已很緊張，在過去的半年中，更猛烈的尖銳化了。

日軍佔領中國的領土，加強了日本在太平洋流域的戰略地位，這戰略地位本來早就是各大帝國主義國家所爭奪的蘋果。不錯，英國和美國現在只是提出一些抗議和外交的表示。但是這兩個國家的廣大輿情，認爲在這兩個政府的手裏，有着能給日本以強大壓迫的經濟力量。英國尤其是美國人民的抵制日貨運動，與不供給日本武器，主要是軍火工業原料的運動，已日益廣泛，而具普遍性了。

中國的反抗繼續提高。過去六個月的戰爭，證明中國人民及其軍隊的反抗已經提高，

並且將繼續提高而且擴大。這日益提高日趨發展的反抗，在中國不可比擬的人之富源和廣大領土的條件之下，不可避免時將使戰爭更加延長下去，使日本更加「黏着」中國，自然的，使日本國內現在便已經非常緊張的政治狀況，再更加利害的緊張起來。

依着日本侵略擴大的尺度，軍隊爲了在日益擴大的陣線上活動，在已奪到的領土內和日益加強的遊擊運動鬪爭中，給養也就隨着增加。

日本人在他們所佔領的領土內，對一切的支配，將更加妨礙別國的權益，這也不能不反映在日本的對外地位上，使它走向更加惡化的方面去。（水譯）（二十七年二月七日譯報）

滬戰二月記

楊紀

題解：

本文對於八一三滬戰爆發後的二個月間，我軍如何堅決抵禦的經過，介紹得很

詳盡，當時苟非敵人在金山衛大隊登陸，上海的正面，敵人當難攻進來。

9/11/37

全面抗戰開始後，南戰場淞滬區之戰事，至今已歷兩月，敵尙膠着於我第一道防線之前，時間上較一二八之役多消耗二十八天，使用兵力已多至四倍，而侵入地區則不及一二八時三分之一，足證我軍抗戰實力之強。我軍初時行運動戰戰術，因取攻勢，傷亡較多，然藉此掩護，使後方部隊在國防陣線之前，築就前衛陣線數道，以利戰守。至九月十一日撤至第一道防線，始改行陣地戰戰術，以逸待勞，逼敵處於被動地位，故九一一實爲南戰場劃時代之時期。

敵情大概

敵在南戰場遭遇我軍英勇之抵抗，傷亡慘重，先後增兵已達四次，現據我軍情報，本日敵又有一師團之衆來滬增援。五次增兵，其番號共佔十師團之多：計第一師團一旅團，第三師團兩旅團，第五、第六、第八等師團各一旅團，第九、第十一、近衛等師團各兩旅團，第十二師團一旅團，第二十師團一聯隊，第九、第十一師團中各附有騎砲工輜等特種兵共四聯隊，又兩大隊，即台灣北部守備隊，砲兵旅，亦已調滬使用，另有野戰重砲、獨立山砲、化學兵、機械化兵等兵種各一聯隊，海軍陸戰隊一萬，兵員總數在十五萬以上，配備於吳淞、劉行者最多，約五萬以上，羅店四萬以上，閘北二萬以上，敵集結重兵於此三區，顯然企圖一路由羅店攻嘉定以略南翔，一路突破蘊藻浜進犯大場、廟行，以拊江灣、閘北之背，一路攻閘北正面，以進佔京滬鐵道。前兩路均係戰略包圍，後一路則係正面攻擊，目的均在攻略京滬鐵道，而圖利用鐵道進攻沿線各地也。敵之空軍在滬作戰者，陸軍飛機約一百五十架，其番號爲第三、第六兩航空聯隊，海軍飛機約二百五十架，其隊號有木更津、塵屋、館山三個航空隊，及鳳翔、龍驤、神威、能登呂等航空母艦，飛機總數約四百架。海軍方面各種艦艇一百餘艘，二十生的以上之主砲合之至少二千門，敵之統帥爲前海相永野修身大將，陸軍司令爲松井石根大將，海

軍司令爲長谷川清中將，如此實力，不可謂不強。然羅店、廣福、江灣、閘北等處之攻略，處處碰壁，均告失敗，現又企圖猛犯大場，其手忙足亂，毫無主計之現象，實足令人爲之齒冷也。

緒戰

虹橋事件既起，我軍後發先制，某某等部，均以急行軍來滬，配備於閘北、江灣等沿租界北區之線。八、一三敵既向我挑釁，我即報以英勇之攻勢，予敵重創，當時在閘北之軍會攻入北四川路虬江路一帶，江灣之軍會攻入匯山碼頭，楊樹浦之軍會攻入華德路一帶，敵公大紗廠及靶子場東西兩司令部及中央陣地，均受我軍重大之威脅，是爲租界北區緒戰時代，我軍之傑作。十六日起，敵欲進據浦東向我遙擊，又開始浦東之緒戰，經過五日之惡鬪，登陸之敵終於全部被我肅清，租界北區之敵，屢戰屢北，始又照抄一、二八刻板文章，西向川沙口偷襲，直攻羅店，敵軍既入羅店，乃展開江岸之緒戰。其後沙龍、吳淞諸口，均有敵軍登陸，陣地南北綿延二萬米達，我軍處處行包圍戰略，使用兵力甚多，終以敵人砲火猛烈，受有相當傷亡。此一時期我軍之犧牲雖大，但培育官兵之抗戰自信，增長對敵之作戰經驗，均有極可寶貴之收穫，敵既遭遇我軍嚴重之打擊，其輕視我軍戰鬪力之心理亦

battle
power
banks
Pooking
notes
8/16/37
M. Hahn

已爲之一變，影響於今後戰局之發展，實爲重大。

運動戰

自緒戰至陣地戰之前，我軍所行全係運動戰，予敵之損失固屬不小，而我自失制空權後，陸軍之活動卽感種種不便，敵機既濫肆轟炸我之部隊，舉凡作戰，行軍種種運動，均於黑夜行之，工作之時間大爲減少，於是出擊、增援、都感遲滯。然而陸軍之戰鬥精神，反從而發揚光大，羅店之爭奪，吳淞之苦戰，寶城有全營殉城之軍，閘北保軸心不搖之勢，敵以海陸空立體戰術，加之於我，我僅憑陸軍苦撐，已能造就如此光榮戰史，實爲奇蹟。敵在運動戰時期中，最爲有利者，莫若攻佔羅店之役，其時敵以倉永、永鷹、和知等三聯隊，由軍艦十三艘掩護，於八二二在川沙口登陸，實施側翼攻擊，牽掣我軍，是爲敵犯沿江各口之開端。惜此點被其盤踞，久未肅清，乃致全局形勢，爲之一轉。敵既於江岸得手，確握外線作戰之利，我始於九一一結束運動戰，而進入陣地戰之階段。在運動戰時期中，我軍一面攻擊，以遏阻敵人之攻，一面做工，爲持久抗戰之計。陣地工事經月餘之經營，相當構成，立卽反攻爲守，局勢誠如秋雲之變幻無方也。

陣地戰

我軍由滬太公路之羅店劉行在唐橋穿過蘊藻浜沿江灣至閘北，構成第一道防線除江灣之葉家花園、萬國體育場等地稍形突出外，陣面業已化成直線，工事相當堅固，遂於九一一爲戰略的退守。事後敵尙未知，於九一二猶以重砲猛烈射擊江灣，我已放棄之陣地，直至四小時之久，無的放矢，殊爲可笑。此後敵既不能罷手，祇得勉強進攻，受極大之犧牲，始獲劉行顧家宅一帶西進之軍，現尙阻於廣福，中央突破企圖，全然無望。又謀生事右翼，抽出江灣之敵，以攻閘北，數度接觸，始知市街戰之苦味，不及一週，又將此項計劃放棄。改由蘊藻浜偷渡，欲行戰略包圍，使用一師團之兵力，初攻浜南左翼，圖犯大場，現已膠着葑村塘河汶地帶。後攻右翼，以擬廣行，在嚴家灣遭遇我軍主力之打擊，竟至潰不成軍。背後攻擊計劃，再成泡影，種種部署，盡是庸人自擾，結果仍膠着於我第一道防線之前，無法進犯，足證我軍陣地戰之得計。自我遂行陣地戰戰術後，敵處攻勢，傷亡較多，敵機、敵砲效果均爲大減，第一線所造就之成績，蓋已如此矣。……（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大公報）

滬戰大事記

題解：

本文原載密勒氏評論週報，由華美晚報譯出，內容很廣泛，所記大事并不限於滬戰，但爲求較有系統起見，僅擇其有關於滬戰的大事錄出，不過在這一段時期中
的外交事件，却未略去。

work (?)

七月二十四日：據稱有一日本水兵，名官崎貞雄者，在上海失蹤。日本方面以爲該水兵係被中國人所架去，因此發生嚴重狀態。

七月二十七日：官崎貞雄在靖江附近尋獲，爲一中國之船夫所救出。

七月二十八日：宮崎貞雄護送至南京，旋即移交駐京日本總領事署。該水兵簽字招承前在上海出入一未經駐滬日本陸戰隊司令部認可之妓館時，爲一其他之日水兵所見，因卽畏罪潛逃。

八月六日：日本政府突令在漢口之日僑一律退出，並令駐漢口領事結束，轉交中國政府代管。

八月七日：所有僑漢日本男女老幼均由日本軍艦載往上海；同時，日本在華艦隊一律集中於揚子江下游，致使上海形勢更爲險惡。另一方面，華北中日衝突，又無形中似又有推移至上海之可能。斯時，上海之中國居民，以爲不久又要遭遇日人之侵略，紛擾之狀，不可終日。

八月九日下午日本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與齋藤要藏兩人攜帶手槍乘坐汽車至虹橋路，意欲衝入中國軍用飛機場。當爲守場警察所勸阻，惟彼等不聽，即開槍轟擊，當經擊死守場之警察，迫中國保安隊聞聲趕至，旋又雙方射擊，結果兩人俱遭擊斃。

八月十一日：大隊日本軍艦抵滬，並載來大批軍火，上海之形勢，愈形惡劣。抵滬之日艦中，內有驅逐艦七，巡洋艦四，此外尚有大批陸戰隊及大宗軍火，皆在楊樹浦一帶碼頭登陸。中國居民，大爲震驚，俱知日本之開始攻擊中國，爲期更迫在眉睫矣。

八月十二日：根據駐滬日本總領事館之請求，舉行一國際委員會，以期案行一九三二年之和平協定。日本總領事岡本與上海市長俞鴻鈞皆出席。兩人屢經激烈辯論，最後決定雙方皆須以和

平爲前提，不許以武力相互攻擊。

同日：因日本絡續輸送軍隊及軍火至滬，中國軍隊八十七及八十八兩師亦由內地開至寶山與江灣一帶，並建築自衛工事以防日本之襲擊。

同日：南京外交部發表聲明，詳述華北及本月九日虹橋路事件發生後之上海中日相持之形勢，並聲稱：中國決以自衛之方法抵抗日本之暴力侵略。

同日：自法租界外灘至南市之黃浦江交通，正式加以封鎖，以防止日本軍艦之向黃浦上游駛行。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一刻左右，閘北發生戰爭，上海市長俞鴻鈞對於日本陸戰隊向華軍之挑釁射擊，卽向該國駐滬總領事岡本提出嚴重抗議。

同日：中國國民政府發出聲明，卽日起自鎮江與長江下游之交通加以封鎖並禁止船隻來往。

同日：國民政府財政部令全國國家及商業銀行在本月十六日以前一律暫停營業。

同日：自日至夜，中日兩軍激戰未休，雙方機關槍礮及重礮隊亦加入作戰，至此上海已完全入

於戰時狀態矣。

八月十四日：今日戰爭集中於空中。停泊於浦江中之日本旗艦出雲號先自指揮作戰，以轟擊閘北之華軍陣地為標的。斯時，中國飛機一隊出現於浦江上空，向出雲艦投彈，該艦即以高射砲迎戰。砲彈與炸彈落在租界區域內者甚多。午後，日本轟炸機兩架飛往虹橋路機場投彈。斯後，有炸彈多枚，落於南京路外灘，華懋及匯中兩飯店一部分被燬，中外市民死者甚多，而外人死難者大都係該兩飯店之住客。四時三十分左右，又有二彈落於愛多亞路，大世界附近，死傷者在千人左右。

同日：上海市長俞鴻鈞對於日軍之利用租界為攻擊華軍之根據地，正式向各國駐滬領袖領事提出抗議。

八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評述日本侵華之歷史，宣稱日本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違反國際聯盟會章九國公約及凱洛格非戰公約；並謂中國為自衛及維持條約之尊嚴而戰；末謂：對中國有同情之世界各國須認清對於國際條約應盡之義務。

同日：南京軍事當局發表聲明：對於中國飛機在不能控制之情狀下所誤落於租界區域內之

8/16/37

炸彈，及其所發生之損害，表示十分遺憾，並加以解釋，并稱：當時查中國飛機被日本高射砲所傷，炸彈亦不幸損壞，致炸彈脫穎而出，無法控制。

同日：日本飛機飛往南京、杭州、廣德及南昌等處轟炸。中國方面報稱，當時有日飛機六架，在南京被擊墮落。

同日：上海市長俞鴻鈞駁覆領袖領事因中國飛機肇禍之抗議，並對於租界當局容忍日軍以租界爲作戰根據地及在租界中央區域日本各銀行及其他房屋裝置高射砲等之行爲，加以質問。

同日：上海英國當局決定最短時間內將英僑婦孺撤退至香港。

八月十五日：閩北與江灣繼續發生戰事，全日未停。據華方情報，華軍前線均有進展。

八月十六日：上午有中國飛機一隊再行轟炸日旗艦出雲號，該艦即亂放高射砲迎戰。中國飛機擲炸彈數枚，損害該艦附近游艇。同時，日本飛機飛往浦東轟炸華軍陣地，房屋着彈起火者頗多。同日：黃昏後，華軍利用魚雷設法向停泊在日本領事館旁之出雲艦襲擊，不幸標的稍欠準確，以致兩枚誤着日本郵船碼頭。該艦經此襲擊，悄然駛向浦東方面。

attempt
at landing?

同日：南京電稱日機轟炸南京、杭州、廣德等處先後被擊落十六架。

同日：美國駐滬海軍司令與駐滬總領事幾經磋商後，決定先將僑滬美國婦孺撤退。

同日：財政部爲安定全國金融起見，發表條例：存戶提取存款，每星期祇能提全數之五成，而以一
百五十元爲每週最高限度。中外各銀行仍停止營業。

同日：上海自來火公司，爲防止爆炸起見，中午起，停止供給自來火。

八月十七日：中國軍隊向虹口之日軍進攻，進展甚速，意欲切斷日軍之聯絡。當時戰事甚形激烈，以致工部局代理警務長下令該區捕房人員一致撤退，但爲日軍所阻止，撤退未能實行。

同日：外人曾在南京目擊日機被華方擊燬者甚多。同時，南京軍政部正式公佈：三日以來，意圖轟炸南京及杭州等處之日機，先後被擊落三十架以上云。

同日：國有之四銀行及其他各銀行今日皆在臨時辦事處開始辦公，惟縮小營業範圍。

同日：第一批英國增防軍隊一營由香港來滬。同時英國僑滬婦孺第一次於上午開始向香港撤退。

同日：工部局發出緊急通知：租界以內一切居民，除特許者外，每日下午十時起至上午止須安居戶內；同時，對於治安方面，規定辦法三種。

八月十八日：華軍再向虹口進展，入華德路西接近租界監獄，該地落下流彈多枚，致監屋受損，獄囚亦有受傷。

同日：全日日本飛機甚爲活動，目標在真如之國際電台、江南造船廠及龍華機場。同時，閘北華軍陣地，亦爲日機轟炸。

同日：據倫敦電稱，駐滬英國代理總領與其他中立國之領事建議將上海改爲中立區域，該項建議由英國政府送達日本，不幸被拒；中國方面表示可以接受，須保留中國自衛之權利。

同日：英國增援軍隊又有一營抵滬；同時，第二批美國婦女，在日機轟炸浦東時，由彈雨中冒險離滬。

同日：至今日止，入口之軍艦，共計四十艘以上，其中以日本海軍軍艦爲多數。

八月十九日：虹口仍在激戰中，華軍壓迫日軍陣地甚烈，且曾一度占據熙華德路及匯山碼頭，

不久旋即退去。

同日：日機再次襲擊南京，據報，三架當時被擊墜地。同時，日機八架在赴寧途中被華機迎擊，當時有二架墜地。

同日：中國外交部向各友邦駐滬海軍當局聲明，須將各該國軍艦及商船離去，日艦停泊處五海里以外，或由各國海軍當局通知日艦離開同樣之距離，兩者均不能辦到，則中國軍隊向日艦之種種攻擊，因而第三者蒙受之損失，中國政府不能負責。

同日：日軍佔據招商局下海碼頭，並聲稱將該處所有存貨視爲「仇貨」。蓋以報復前日華方沒收日本郵船六艘也。

同日：又有一批外國婦孺離滬。

同日：國際救濟會今日成立。其目的在救護戰區之難民。

八月二十日：浦東與虹口全日雙方發生砲戰及飛機擲彈，中外財產損失甚多。

同日：下午六時四十分左右，有一彈落於美國旗艦阿克司塔號之旁，彈在水中爆發，碎片擊中

該艦，死水兵一，傷十八，事後未能獲到證據，或爲日軍所發，抑爲華軍所放，無從證明。

同日：日機今日前後兩度襲擊南京，據華人方面消息，其中兩機爲華機擊落。

同日：南京軍事當局公佈自開戰迄今日機之被擊落或被迫降落者共四十架，而華機僅有七架受損云。

同日：今日復有英美僑民自滬撤退。

同日：莫斯科蘇聯政府對於日人所稱之黃浦路蘇俄領事館每在夜間爲華軍開放信火正式否認。

同日：浙江路之第一特區法院遷移至威海衛路，並在該地繼續辦公。

八月二十一日：日本飛機轟炸之結果，虹口閘北及浦東等地發生大火。同時雙方前線有小接觸。

同日：侵晨中日飛機在西區相遇，即發生遭遇戰，十分鐘以後即停止。

同日：日旗艦出雲號因欲避免華軍襲擊，今日向下流駛去，停泊在楊樹浦區內。

同日：據華人方面消息，在浙江海面，白龍港口發現三十艘以上日艦駐泊。

同日：上海總商會致函工部局請求對於商店復業妥爲保護。工部局當即復該會內稱在可能範圍內工部局自應保護各種商店及其交易。

同日：工部局決定在明日起開始撤退華德路監獄犯人。

同日：據南京來電今日有日本轟炸機二十一架在滁州因火油缺乏被迫降地，同時華軍在徐州之軍營亦受轟炸。

八月二十二日：據華軍報告，晚間日軍數度企圖在吳淞登陸但均爲華軍擊退。

同日：下午八時左右，日機三架，襲擊南京華軍高射砲即以高射砲迎戰僅擲下數彈旋即遁去。

同日：工部局警務處將華德路監獄中犯人五百名撤退並在西區釋放。但第二次再欲撤退六千名時，爲日人所阻。

八月二十三日：據日軍發言人報告，昨夜及今晨日軍在砲火及飛機掩護之下已在吳淞區域內幾處登陸。日軍後援共五萬人係歸日本最高軍事領袖之一及前任台灣軍總司令松井大將指

揮。

同日：公共租界又發生一大慘劇。午後一時在中央區附近，有一炸彈自天空落在美國海軍堆棧屋上，直穿三重樓至底層但未爆發。又有一彈落在南京路旁，永安與先施兩公司之門面大受損傷，死傷者達六百以上。該兩彈無法辨別其來源。據華軍方面聲稱當時天空並未有任何中國飛機來往。日人承認斯時飛機在天空活動但否認該兩彈係日機擲下。最後證明兩彈均係在捷克製造。

同日：外國銀行一致復業。自來水廠通知各用戶不必擔憂自來水之中斷。

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又有大批日軍在吳淞登岸，前鋒已抵羅店。該地與嘉定相近，為軍事上之一重要地點。松井大將對於華軍之抵抗精神贊譽備至。

同日：日軍繼續轟炸太倉、嘉定、崑山、寧波、安慶等處。損失未詳。晚間中國飛機亦前往襲擊吳淞日軍。

同日：據南通來電，該地耶穌慈善醫院係美國教會所設，於八月十七日為日機轟炸，病人及華人職員多有傷害，惟美人逃避迅速，未受損失。

同日：自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本日止，外人之自滬撤退前後已達一千六百人。

同日：在南京路附近發現一炸彈殼，殼上有一日本字，於是二十三日南京路之彈炸案，至此事實大明，證明炸彈係日機所擲。同時黃浦外艦上之中立觀察者，在南京路被炸之前一霎那，曾見一日機在該處高空飛行。

八月二十五日：倫敦中國大使館聲稱，英人對於上海之劃爲中立區之建議，倘日人不反對，中國政府準備接受。

同日：據日人聲稱，今日又有日軍在吳淞登陸。在南京及高昌廟等處，日機肆力轟炸。有多處起火。

同日：駐安南法軍七百人今日乘「司文克司」輪抵滬增防。

同日：日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宣布封鎖中國沿海口岸自山海關至汕頭止。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半左右，駐華英大使許閣森爵士乘汽車由京來滬，至無錫附近，爲日機轟炸，且大放機關鎗射擊，致大使脊部重傷。即送入滬西宏恩醫院療治。大使之汽車被炸之時，車

上飄揚英國國旗及國徽。中外各界聞大使受日機轟炸及射擊，大爲震驚，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即電大使慰問，同時日本軍事及外交人員亦紛向大使致歉。

同日：長谷川司令正式宣布虹口及楊樹浦兩處禁止中外人士出入。

同日：吳淞瀏河前線戰事激烈。據華人報告，日軍三萬人企圖在吳淞及蘊藻浜兩處登陸，爲華軍截擊，傷亡在一千五百人以上，結果日軍之登陸者祇有五千左右。

同日：據報，蔣委員長在奉化之別墅，今日爲日軍轟炸，但損失未詳。

同日：據報，中國軍艦「膠濟」號在吳淞爲日軍擊沉。

同日：中國政府宣布自九月一日起發行五萬萬救國公債。該項公債，定年息四釐，在三十年中付還。

同日：日機又襲擊南京，有幾處起火。

八月二十七日：本日戰事重心在吳淞方面，日海空軍向華軍陣地猛烈轟炸。日軍宣稱會衝破華軍羅店陣線。但華方否認此事。據華方報告，證實各線均發生嚴重戰事，但進攻之日軍，均全被擊

退。下午四時，有一日本轟炸機被華方驅逐機射落楊樹浦附近。

同日駐華英大使許閣森爵士昨在無錫附近被日機機槍射傷，本日情形良好。但該項不幸消息已激起倫敦熱烈忿怒。據倫敦電訊，前駐華大使館代辦賀氏將於日內飛往中國，暫行代理大使職務。許大使夫人原在華北休假，已乘美驅逐艦趕赴上海。

同日日本海軍部稱：在八月十四至二十五日期間中國軍用飛機被毀多架，日方僅損傷或失蹤十六架云。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至二時間，上海南火車站有一羣難民鵠候輸送往杭，竟被數日機殘酷轟炸。結果傷亡逾三百餘人。車站附近一帶，屍體狼藉，景象悽慘。嗣由中立國觀察者證明該車站附近並無華方軍隊，是項難民，悉爲待車離滬者，日方故意殘殺平民已引起全上海之恐怖。

同日日本近衛首相在東京演說謂：『日本唯一目的在擊至中國屈膝，使中國不復有抵抗能力』云。

同日許閣森大使夫人由華北乘美驅逐艦趕赴上海，已於今日抵此。據診治大使之醫生宣稱：

大使已脫離險境。并謂當大使汽車在無錫附近被日機機槍掃射，確有二十七吋寬十八吋高之英國國旗覆於車頂前，傳懸於車前水箱上云云，實屬誤傳。

同日：日本戰事之重大發展，爲聞北方面華軍砲隊會發砲轟擊日軍虹口陣地。日清碼頭及日本領事館均被擊中損傷。

同日：蔣介石夫人近接見英文大美晚報記者，宣稱中國爲自衛而戰，并痛斥日軍在上海造成之生命財產上之嚴重損失云。

同日：吳淞寶山間之海底電線，被毀壞，致上海與外洋電訊發生阻礙。

同日：據華方報告：本日下午有日本轟炸機一架，在杭被高射砲擊落。

八月二十九日：南京外交部本日正式宣稱：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八月二十一日成立。

同日：各前線均有散漫戰事，僅羅店有大戰。因日本陸海軍會積極準備向此要衝及公路交叉點予以總攻。當日艦三十八艘結集吳淞獅子林一帶時，有不少日軍在距羅店七英里之川沙口登陸。日軍雖一再宣稱已得羅店，但事實上，現確仍在華軍手中。僅日軍會向該鎮大施轟炸而已。當華

軍礮隊轟擊虹口日軍陣地時，日飛機卽往轟炸開北。

同日：中國外交發言人切實否認華軍將佔據上海公共租界說。

同日：日本日下午有日轟炸機一隊，計十三架，飛往南京擬再襲首都，被中國驅逐機越江至揚州上空所截阻。

同日：揚州縣政府呈報南京，在揚州附近發現被華機擊毀之日本轟炸機一架，機中有日空軍屍身六具。該機係八月二十一日所擊毀者。

同日：南京教育部本日發表公佈日機八月二十六日向中國教育文化機關殘酷轟炸之暴行，如南京中央大學中大附中，革命遺族學校，及志成醫院。又南昌有江西農學院，鄉村師範，及美國教會女學等。

同日：據倫敦電訊：英政府對日機在華用機槍射傷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事，於昨晚向日政府提出抗議。大使館代辦賀氏昨已乘飛機由倫敦赴華替代大使職務。

八月三十日：本日中日軍在楊樹浦及吳淞方面，互以大礮轟射。日方宣稱：彼方準備其聲言已

久之大推進云。楊樹浦及吳淞獅子林附近區域，盡爲日機轟炸及大砲亂轟致釀成大火。

同日華軍司令官張治中將軍本日述稱反觀過去一星期中淞滬戰區，日軍隊於登陸企圖中，曾蒙受重大損失，彼在楊樹浦及黃浦沿岸之登陸地帶，曾一度被華軍佔領者，僅擄獲全區十分之一而已。

同日美商大來船公司胡佛總統號不幸於下午五時四十分許在淞口外爲中國飛機誤認作日本運輸艦被炸，有水手七人受傷，死一人，事後胡佛號船主接受美國海軍司令亞納爾之勸告，於下午六時二十分掉向神戶駛去。上海方面本有三百二十六名被難者擬於次晨搭乘該輪赴美，因此悉被遺下。南京中國當局曾由外部發表聲明，對此不幸事件，至深抱歉并稱願負此事件之完全責任。

八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將軍本日本在南京接見路透社記者時謂目前中日不宣而戰之戰爭，國際間確應有制裁之必要。蔣將軍謂制裁侵略者，此不獨爲中國所需要，且爲國際和平與安全計，亦有制裁之必要也。

同日：日方報告謂日軍爲華軍力拒登陸，經數小時之猛烈戰爭，業於今日佔領吳淞村落及車站，此爲日軍突破羅店華軍陣線新企圖之前兆。同時虹口方面，迄今晨尙留華軍逾萬人，亦作戰略上之退卻。

同日：據華盛頓電訊：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博士，本日向美政府致送中國政府對於誤炸胡佛號輪之深憾。據聞華盛頓官場，對於中國之迅速引咎，殊爲滿意云。

九月一日：大批中國援軍開到吳淞，向日軍施行有力之反攻，大戰經全日夜，結果雙方損失均重。日軍企向羅店推進，被華軍有效的制止，吳淞村落，雖被日軍轟炸毀損，但猶在華軍手中。下午三時日機往炸中山路，在兆豐公園鄰近，除平民數人遇害，并炸毀中山路橋。有數彈落在租界邊界防軍附近。今晨楊樹浦方面，有大批日軍登陸。據獨立之觀察家稱：日軍艦及運輸艦之停泊吳淞口外及黃浦江內者，約八十艘。

同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當局宣稱自九月二日起兩租界之戒嚴時間將由下午十時展至下午十一時半。

九月二日：中日軍雙方陣地，雖經激烈戰爭，仍無變化。寶山尚在華軍手中。本日日機會往炸北
站，中山路及真如等處。

同日：據華方報告：日軍企沿津浦線推進，但被擊退，激烈戰爭，雖在繼續，但前線未發生重大變
化。

同日：教育部令沿海各省公立學校遷往內地各省。

九月三日：當黃浦江面中日軍爭鬪時，有中國非戰鬥員五十人，被敵彈所傷。日軍艦砲擊浦東，
自上午十時十分起，迄下午七時方止。日領事館亦被華軍砲彈命中，四日人受傷。吳淞及羅店方面，
續有軍事動作，結果雙方陣線未有變化，日方顯係守待援軍，俾實現其大推進。據華軍發言人稱進
攻羅店之日軍，實際上已被包圍云。

同日：蔣介石夫人於接見路透社記者時，發表對中國婦女在戰事中，應襄助救護工作，給軍士
以安慰，並募捐等意見。

同日：日本大使館發言人警告友邦各軍艦：將不免遭受浦東方面及日軍艦流彈之危險。

九月四日揚子江口發現日軍供應艦五十艘預料日軍在開始大進攻前，將有大批軍隊登陸。今日戰事特點爲浦東開北方面被日機大施轟炸。兩處估計至少擲下五十餘彈。中午有一日轟炸機，當在開北肆虐時，爲中國高射礮彈所中，烟焰蔽空，墮於華軍陣內。在上午七至十時間，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內有華人三名爲流彈所擊傷者有五十八人。

同日英美法駐滬領事向俞市長及日方提出抗議，關於租界內平民爲流彈所傷事，應加制止。文中并申請日方將所有黃浦江內日本軍艦應移駛至第七區以外，浦東方面華軍亦應由浦東路向東撤退。

九月五日當日本機二十架，往炸羅別根路以西之北新涇鎮，及白利南路附近周家橋時有鄉民二十人被炸斃，重傷者達一百三十人。中以婦孺爲多。全日各線激戰頗烈，據聞吳淞楊樹浦方面有大批日軍登岸。華軍稱已奪回羅店長途汽車站。同時日軍發言人稱佔據寶山縣城。

同日日海軍第二第三艦隊司令宣佈自下午六時起，封鎖中國北起秦皇島南迄北海口之中國海岸。所有中國船隻，不許通航，惟青島及屬於第三國際租借地領海除外。

同日：華南戰事開展，粵省沿海之虎門及馬江二邑，被日艦及日機轟擊，但日軍在兩地登陸之企圖，全歸失敗。廈門英美僑民，準備撤退。

九月六日：本日戰事重要發展，爲吳淞區日軍繼續登陸。華軍反攻寶山及自虬江碼頭至吳淞口沿江岸之繼續戰爭。據華方報告：在九月四日失陷寶山四週陣地，現已重新奪回。寶山城內，尙遺留華軍一全營，而日方宣稱：已於九月四日奪得寶山城，華軍已盡撤去云。日方否認華軍佔領虬江碼頭。本日戰事可謂自八月十三日開戰以來最凶猛之一日。雙方損失，均甚嚴重。日機今日又炸北新涇鎮，傷亡鄉民六十人。太倉及嘉定亦被轟炸。

同日：俞鴻鈞市長正式代表華軍總司令部爲華方發言人。

九月七日：寶山尙有華軍一營，孤守城內，與其司令部互通無線電訊。該營顯係被日軍所圍，而日軍圖入城者，則被抗拒於外。雙方陣地，無重大變化。中國飛機曾飛往淞口外轟炸日軍艦，有三彈獲中於二驅逐艦上。今日海軍又重轟江灣及市中心區。

同日：據南京正式公佈：在八月十四至三十一日之間，蘇浙皖境內被華軍擊落日機共六十一

架，俘獲日空軍十一員。又稱在此期內日艦被中國空軍炸毀者達十一艘，論功行賞，中國空軍員有一百五十人，被南京政府晉級。

九月八日：日本日中午十二時，日機一隊，往炸滬杭甬線之松江車站，當有中國難民三百餘人，被炸慘斃，其中全係婦孺，另有受重傷者約四百人，該項列車純係裝載難民，過淞開赴蘇嘉路者，查該處車站，並無軍隊駐紮，此凶耗傳到上海後，中外人士對於日機之故意濫殺平民，造成極端恐怖，留下極大惡劣印象。

同日：今晚及夜半華機飛滬襲擊日本出雲旗艦三次，擲彈艦上，及楊樹浦，及日軍集中地帶。

同日：各線均有劇戰。日軍開始向市中心區推進，但毫無所得。羅店戰事亦烈，華軍保持固有陣線，以抗強敵。

同日：外交部通告各國大使及公使署，請求第三國際之兵艦商輪航行於中國海岸時，應留意避開日本軍艦，並請將各該國徽髹漆於甲板上端，顯明地位，俾在天空易於辨認。

同日：華軍沿津浦線穩固推進，自滄州開赴唐官屯，平津近郊，中日軍繼續作戰。

同日汕頭今日被日艦日機再度轟炸，據聞進襲之飛機，有二架被擊落。

同日據紐約時報上海支社電訊：羅斯福總統之撤退令，確似勸告頑強堅持居留內地之美國教士及教授等。彼等曾一再囑顧該國領事之警告。此為上海美國人士最初理解，該命令係適用於全中國美僑者。

九月九日：虬江碼頭一帶，及羅店中日軍有凶猛戰爭。但雙方陣地無變更，市中心區，曾遭日方密集轟炸，損失頗重。當華機夜襲時，東區日方陣地及楊樹浦底之日機場，均被重炸。同日日機曾二次飛炸龍華舊兵工廠，及江南造船所。傷平民五人，毀屋數所。

同日：中國知識界領袖蔡元培胡適諸氏及孫中山夫人等聯名向西方各文化界領袖及研究院呼籲，并聲討日人屠殺貧苦難民之罪責。

同日：寶山殉城孤營六百名華軍中之僅一逃生者，猶述該營英勇血戰與犧牲殉城之經過情形。

九月十日：日軍向下列三要處，施行攻擊。羅店、寶山、及虬江碼頭，但華軍陣地未受影響，日海軍

大礮及浦東方面華軍重礮隊於清晨及下午兩次猛烈互轟，達三小時之久。華機於甫逾夜半時，飛往楊樹浦區之日軍及軍火集中地帶施行轟炸。

同日中國政府發表：八月三十日致送國聯之首次聲明書，詳述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直至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時之情形。

同日中國紅軍經改組爲第八路軍，隸於南京軍事委員會，委朱德及彭德懷將軍爲正副軍長。該兩領袖立誓擁護蔣介石將軍，及抗日到底。

九月十一日：日機轟炸龍華區，市民死傷者在六十左右。吳淞線蘊藻浜西面小村落楊行爲日軍攫獲。華軍反攻，日軍亦向吳淞、月浦及羅店等處猛烈攻擊，華軍陣線無變動。

同日中國政府發表第二次申訴國聯關於日本侵略之申請書。

九月十二日，楊行終日激戰。離寶山六基羅密達之月浦中國軍隊，今晨奉命向西撤退，意欲避免日軍之轟炸。羅店兩軍陣地無變動。進攻市中心區之日軍，爲華軍擊退。

晚間中國飛機兩度來滬轟炸日軍陣線及黃浦日艦。據報，至少有五艦受傷。日機亦轟炸江灣，

9/14
9/14/7
大場及閩北各處。

同日：蔣夫人向美國播音演說：詳陳日軍在華之暴行，蔣夫人對於列強容忍日軍之殘殺無辜民衆，燬壞文化機關，表示不勝驚異之慨。

9/13
九月十三日：中國沿揚子江及黃浦兩岸之軍隊，撤退至預定之第一防線，以避日本軍艦砲火之襲擊。撤退時秩序井然，未受絲毫損失。此項依照預定計劃之撤退，在九月十一號開始，至今晨完全成功。華軍新陣線自閩北至江灣以迄瀏河。中外軍事觀察家對此認爲係一種戰略之撤退，爭相贊譽中國軍事當局之舉動。

9/14
九月十四日：今日上海前線，除斷續之槍聲外，一切安靜。華軍撤退至預定第一防線之計劃，完全成功，且陣線自閩北至羅店延長至六十基羅密達。日軍今日又想在浦東登陸，再爲華軍擊退。日機轟炸江灣大場及其他各地。

同日：日艦砲擊虎門，但均未中的。華機向日艦擲彈，多有命中。廣東中國當局封鎖珠江一部份交通，今日實施。

九月十五日：羅店陷入日軍之手，該地屢經轟炸，片瓦無存。在閘北之日軍圖切斷華軍之陣線，但均被華軍擊退。

同日：午後日機轟炸南翔車站，站房頗受損壞，鄉民三十餘遇害。

同日：駐滬各國艦隊司令通知上海俞市長及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請阻止中日飛機飛向租界上空，並停止以高射砲向租界上空轟擊。

同日：據南京報告，英國駐華代辦賀氏在離滬之前曾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會面，並聞賀氏向川越提出建議四項，大致關於與保持英國在華利益之種種。

九月十六日：午後起戰爭重趨激烈，自閘北至揚子沿岸六十基羅密達之戰線，各處皆有接觸，至晚未停。羅店與江灣兩處，戰事最烈，雙方肉搏衝突，相持未下。

同日：晚日軍方面正式承認羅店已為華軍克復，並聞又有若干日軍在瀏河及寶山西北之小川沙港兩處登陸。日軍砲擊浦東，砲火猛烈，但登陸之企圖，終未得逞。

同日：虎列拉疫疾侵入上海，形勢嚴重。某醫院自九月一日起至今已報稱有一〇一八患者來。

院求治。

九月十七日：風雨未停，上海前線祇有小接觸。羅店華軍不斷以機槍壓迫日軍間亦有接觸。永安橋楊行兩處，時聞斷續槍聲。聞北竟日沉寂。又有日軍在虬江碼頭，川沙港，及瀏河等處登陸。日軍復砲轟擊浦東，飛機亦前往轟炸。

九月十八日：今日爲滿洲被佔之六週年。中國飛機自下午七時四十分至深夜一時二十五分數小時，前後六次來滬襲擊。楊樹浦一帶日軍陣地，蒙受重大損失。日本公大紗廠第一廠被彈擊中，立即延燒。當每次華機飛臨滬市上空時，黃浦日艦亂放高射砲，中國轟炸機一架，在八時左右，被迫降落。日艦之高射砲彈，紛紛落入租界區域，死中國市民三人，傷十二人。

同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日機四架轟炸虹橋飛機場，擲下七彈，四彈當即爆發。

同日：據報，日軍再次佔據羅店。聞北方面，雙方有猛烈砲戰。日軍進攻北車站，爲華軍擊退。

同日：日軍在寶山已建立一傀儡組織，名之曰保安會。

同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與駐滬各國海軍當局發表一種一致而嚴厲之聲明，內述日軍禁止租

界當局及各國海軍將楊樹浦一帶堆棧中之食糧運出，并稱日軍已將上項堆棧佔爲己有，到處搜索，且拒絕簽發通行證及其他之種種不當，聲明中詳述無遺。

九月十九日：大隊日機襲擊南京，上午四十三架，下午二十三架，兩次空襲。日機六架被擊墜地，華機三架受傷。

同日：嘉興遭日機轟炸，貨車三節及車頭一輛被燬，死市民四人。松江亦被轟炸，損失未詳。

同日：下午日機襲擊蘇州，擲下炸彈多枚。日機又以機槍在常州無錫等處掃射，但損失尙微。

同日：上海前線，除間有小接觸之外，全日沉靜。蓋因雙方均在佈置工事及集中陣線。

同日：十八日蔣夫人因公由京乘汽車來滬，旋在當日下午回京。

同日：長谷川今日警告各國留京僑民，謂日機在九月二十一日下午當開始轟炸南京。上項警告，係送達駐滬各國領事者。

同日：美國海軍增防隊，內有軍官及軍士兵一千四百三十五人乘美國運輸艦諸蒙脫號抵滬。該艦自舊金山至滬，行程不到二十一日開航上之新紀錄。

九月二十日：日機五十架今晨兩度轟炸南京，燬壞市房多幢，死傷多人。據報，敵機五架被擊落，華機亦有一架受傷。

同日：下午日機轟炸蘇州，擲彈二十枚以上，難民被害者頗多，火車亦頗有損害。

同日：依據日海軍司令長谷川之警告，駐京美國大使詹森偕使館工作人員十人於午後九時離使館往下關江面之美國旗艦呂宋號暫駐，並擬開往蕪湖，脫離危險區域，大使館僅留秘書派克司頓一人辦理館務。但美國僑民，內有婦女數人，仍留南京城內，不願撤退。南京外交界對美國大使之撤退，表示驚異，英法德各國外交人員不顧日本之警告，仍居留南京，因此更爲駭異。據路透社報告，中國當局對大使之撤退，不勝感憤，並曾發表一半官聲明，斥責大使撤退之不當，又謂美大使將中國之要求，如前日中國會要求美艦遠離日艦駐泊處，竟置之不理，而對於日本之要求，美大使反而奉命唯謹云云。

同日：英美法國駐華海軍長官拒絕日本海軍司令將各國僑民撤退之要求，並聲明：倘日機轟炸南京致各該國僑民及財產發生損害時，日本當負完全責任。

同日：在吳淞前線，自羅店至劉行十基羅密達之中國陣線，全日有小接觸。

同日：英大使許閣森爵士傷勢完全痊可，今日離院，日內即往香港靜養。

同日：上海俞市長鴻鈞回覆九月十五日駐滬各國艦隊司令之通知，由俞市長覆稱，日軍利用租界及黃浦爲作戰之根據地所發通知，礙難核許。

九月二十一日：日機在本日十二時以後開始轟炸南京之計劃，未見實現，或因天雨之故，亦未可知。此種含有恐嚇性之轟炸，今日已傳遍南京各處。軍政界對此屹不有動，但市民進往他處者甚多。

同日：美大使詹森及其使館屬員，於昨晚往呂宋艦上暫駐，並未開往上游，該艦至今仍駐泊關江面。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雅納爾通令南京美艦，除非直接受日軍砲火攻擊，不得駛往他處。

同日：各國外交人員未經撤退者，有比國、英國、德國、意國、法國及蘇俄。至今日止，居留於南京之各國僑民，爲數共一百二十二。

同日：蔣委員接見新聞記者，稱各國對日本之侵略，須加以有效之制裁，並指出日本企圖克服

東亞全部之野心。

同日：據無錫報告，常州與江陰在二十日遭日機襲擊。其中一架在江陰附近被華軍擊落。

同日：上海前線，日軍砲擊江灣及浦東華軍陣地。華軍當即以重砲還擊。兩軍陣線，故無變動。

同日：閘北寶興路之美國教會學校被日軍砲火所燬。總計損失當在一百萬元以上。

九月二十二日：日軍轟炸南京之計劃，今日發動，上午有日機五十架，下午十五架前後共六十五架，兩度襲擊南京。在三十餘處，每處擲下炸彈二三枚，其中包括人口密集的城南大街，及新住宅區。民房被燬及損害甚多，政府所屬各機關，亦有波及。下關之難民收容所亦被炸燬，死者百餘人。總計損失，雖未有統計，想頗為重大，當空襲之際，華機凌空應戰，高射砲由地而發出，結果日機三架被擊墜地。

同日：美大使詹森今日下午自呂宋艦遷回使館大廈，華人方面表示欣慰。

同日：日機轟炸南京事，美國與法國提出抗議。

同日：對於轟炸英大使許閣森爵士之事，日本正式回覆英國之照會。據聞，英國對此認為滿意。

同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聲明放棄一切暴動計劃，表示力求三民主義之實現，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及紅軍之組織。

同日：上海前線，兩軍陣地，無多大變化。日軍進攻劉行華軍陣地未逞。

同日：今日日本海軍發言人聲稱：各國雖向東京提出抗議，但轟炸南京之計劃，決不中止。

同日：日機五十架襲擊江陰，擲下炸彈二十餘枚。結果，日機均爲中國之驅逐機及高射砲逐去。

九月二十三日：南京度過一平安之夜，因預料日機必肆行夜襲，但或因天時之關係，終夜未有日機前往，昨日所受之損失，雖統計未詳，但死傷者當在二百左右。此外，華機一架受損，飛行員二人負傷，日機之被擊落者，計有四架。

同日：上海各線均無重要變化。羅店東南一小村落爲華軍克復。日本輸送後援隊及軍火抵滬。

同日：蔣委員長對共產黨之宣言發表聲明，內稱共產黨擁護國民黨及三民主義之主張，本人

表示無上欣慰。

同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當局，頒佈新規律，對於每日運入租界之傷兵人數，不得過七十人，此

項規律，引起中國紅十字會及其他各團體之嚴厲批評。

九月二十四日：羅店與閘北之線，各處均有接觸。南京公佈：三日以來，羅店與劉行之敵軍屢遭截擊，傷亡在一千以上。

同日：蔣委員長接見外國記者，當時宣稱：日機轟炸南京，不足影響中國之軍事行動，反可以使全國上下及世界各國愈明日人之野蠻程度。委員長例舉中國之各項不能被人征服之天然富藏，抗戰之期限，決可堅持到底。並謂中國今日之抗戰，非僅爲一國之生存，要亦爲維護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而戰。最後，委員長又宣稱：美國似不應採取中立政策，因美國之責任較他國爲大。緣華盛頓會議爲彼發起九國公約之簽訂及國際聯盟之成立，皆爲美國所主動。

同日：國外中立觀察家以爲日軍之在上海一帶者，爲數必在十二萬以上，又據中國方面之報告，該項統計，尙未將上星期絡繹登陸之四萬日軍包括在內。日本軍事當局亦承認因華軍抵抗勇烈，不得不續派大批軍隊來滬聲援。

九月二十五日：日機不顧英美法等之抗議，今晨又有二十九架飛往南京空襲。城南大街爲人

烟最稠密之區，又爲日機轟炸之目標。有四架被擊墜地，其餘逸去。中立之外國觀察家對於華軍高射砲之神技，大加賞嘆。今次損失，總計死傷市民一百二十餘人，其餘若京市自來水廠之水塔，中央廣播電台，及中央通訊社總社亦遭燬壞。而美聯社，哈瓦斯通訊社及國民通訊社亦受相當損失。

同日：華機三架夜襲滬東之日軍陣地及楊樹浦日軍用飛機場。日軍之損失，雖未有統計，但事後猶見大火延燒東區一帶未已。

日軍之轟炸，已爲日常功課。今日又在浦東、閘北及北車站等處肆虐。據報，又有日軍一萬八千人在楊樹浦一帶登陸，預示大戰即在最近之將來開始。

同日：據路透社華盛頓來電，內稱美國之亞洲艦隊，在中日衝突之時間，當永駐中國境內，以資保護美國僑民及美國之利益。

九月二十六日：華軍在羅店前線大舉反攻，克復劉行與楊行間之軍事要點，永安橋陣地。

同日：據最近報告，二十五日日機空襲南京之結果，市民傷亡達六百餘人。是日日機先後五次空襲，擲彈在五百以上。京市自來水廠被炸致短時間內停止供給水料，至昨日方行恢復。

9/28
Jap
Hawaii
Boyer

九月二十七日：大陸報載，美國教士百餘人，不願領事之警告，仍居留浙江、江蘇及安徽等處，其中多數為醫師及看護等類人物。

同日：日本海軍發言人聲稱：據美大使詹森氏之通知，散居在漢口一帶之美國人民，現已開始撤退，至二十六日中午當可撤退完畢，故日軍在美國人民撤退之時期內，暫緩轟炸粵漢鐵路。

九月二十八日國聯今日開會，一致通過譴責日機轟炸中國無軍事設備之城市之議案。

同日午後，日機十五架轟炸南京上游之商埠，蕪湖市。彈約百枚，有兩處起火，死傷未詳。

當兩隊日機共三十架在赴蕪湖途中，道經南京與所經各地，均亂擲炸彈，午後相近，飛臨京市上空，在西南及城南兩處，擲彈十餘枚。據報，日機兩架，在鎮江與南京，被華軍之驅逐機擊落。

同日：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氏今日乘歐亞專機，飛過新疆，遄返莫斯科，此行頗引起一般人之注意。

同日：江灣及羅店附近之日軍，今日開始猛烈攻擊，但均遭華軍之英勇抵抗，毫無進展。華軍軍事當局，對於上海之戰事，具有十分把握。

九月二十九日：閩北與羅店之線全日在激戰中。日軍之礮火及飛機積極轟炸，但華軍英勇，決不因此而退畏。閩北有巷戰，北車站、寶山路、及虬江路一帶，均有接觸，日軍無絲毫進展。浦江日艦礮擊浦東。

同日：上午四時五十分左右，浦東華軍以魚雷襲擊日本旗艦，出雲號魚雷在敵艦附近爆發，但並未擊中。同時，日艦又礮擊浦東，為時在一小時以上。

九月三十日：日軍全日以猛烈礮火向閩北與羅店之線轟襲，但未有絲毫進展。華軍在敵人礮火之下，反復衝鋒，結果收復愛國女學，並一度伸展至老靶子路敵軍陣線，該處有激烈之巷戰。

同日：散處在贛閩豫浙皖邊境之共產軍隊，聲明擁護三民主義之國民政府，不久受政府之改編，即開赴前線殺敵。

十月一日：市中心區之日軍，今日忽向吳淞及楊樹浦一帶撤退。據報，華軍現已開赴日軍退出之區域，以資防禦。劉行日軍全日進攻，但終未得逞。

同日：華機四架於今晚四度來滬襲擊，浦江日艦及楊樹浦日軍陣地，日機亦全日在閩北及大

場一帶轟炸。

同日：關於日機轟炸粵漢鐵路事，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顏露爾將軍發表聲明，質問日軍發言人對於美僑撤退時在九日二十六日前日軍停止轟炸之諾言，聲明中並建議在滬各國代表應與日雙方謀一安全路線，以便外國僑民之撤退。

十月二日：劉行與閘北兩處有激戰。老靶子路與虬江路亦有接觸。羅店與劉行間之公路，爲兩軍爭奪之重心。至下午，華軍自動退至公路以西一千米之新陣地。日軍聲明華軍並未克復市中心區。

同日：上海市長俞鴻鈞否認中日當局在國際飯店開和平談判之謠傳。

同日：九月二十八日在嘉興擊落之日機，內飛行員三名逃逸無蹤，今日被守兵發現，當即拿獲。

十月三日：華軍已退至公路以西之新陣地，增加援軍，於今晨向羅店公路上之日軍激烈反攻。雙方礮火猛烈。閘北前線，日軍不斷以飛機大礮向華軍陣地轟炸，但未得絲毫進展。

同日：中國紅十字醫院院長顏福慶博士聲稱，美國紅十會已募集美金十萬元，以作中國救護

之用。

十月四日：日軍向閩北華軍陣地施行猛烈攻擊，以大礮爲掩護。在猛烈之礮火下，開始肉搏戰，終將日軍擊退。羅店劉行之間，亦有猛烈衝突。日軍之目的，在於佔據嘉定。

同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前被日機轟擊受傷，現已出院，今日乘專輪發爾墨斯號離滬赴港。

同日：立法院長發表聲明，詳述中國抗日之地位及理由。

十月五日：日軍全日以飛機大礮轟炸閩北，其瘋狂之程度，爲開戰以來所未有。華軍不獨將進攻之日軍全部擊潰，且逼近北四川路敵軍防地。日軍礮火之猛烈，租界房屋均爲之震動。羅店、劉行、及廟行之華軍陣地，雖有接觸，並無變動。

同日夜間，華機三架來滬襲擊楊樹浦日軍陣地，擲彈多枚，損失未詳。

十月六日：路透社訊，羅斯福總統於昨日在芝加哥發表重要演說，譴責世界和平之破壞者，並痛斥轟炸平民之罪惡。總統之演詞，表明美國之不再奉行孤立政策。

同日：十月六日，倫敦舉行市民大會，痛斥日機轟炸平民之罪孽。該會由天主教倫博士主席。

同日：滬西羅別根村被日機轟炸，結果死村民二十人，傷六十人。日軍偷渡蘊藻浜，以圖截斷華

軍連絡。羅店華軍生擒日軍十人。

同日：今日日機兩度空襲南京。一機爲高射砲擊中，起火墜地。

同日：日機六十架往廣東襲擊，華軍驅逐機迎擊，發生猛烈空戰。

同日：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氏於五日飛抵莫斯科。

同日：太原報告，八路軍克復平魯等三軍事要區。

同日：施肇基博士向美國廣播演說，詳述中國抗日之理由，並請求彼邦人士一致抵制日貨。

同日：國聯今日通過諮詢委員之建議書，並表示一致對於中國作道德之援助。國聯正式宣布

日本違反條約及侵略中國之不當。

同日：華盛頓來電：國務院發表聲明，痛斥日本之侵略。該項聲明，主張維護條約之神聖，並譴責

武力之罪惡。

十月七日：在大雨中蘊藻浜戰事繼續開展。渡河之日軍，現已被華軍截擊，散據浜南，已失連絡，並聞已被華軍擊退。

又，晚間日艦砲擊浦東，該方面之華軍砲隊，亦還擊。雙方砲戰，有數小時之久。

同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氏致書紐約泰晤士報，陳述一致抵制日貨之理由。

同日：據華軍方面聲稱，日軍在攻羅店之時，曾違法施放炭精毒氣。

同日：據東京廣播消息，日軍總司令 Hirojima 大將，在上海受傷，現已運返日本醫治。

同日：美聯社記者晉謁蔣委員長於南京，談話中對於羅斯福總統之維護條約尊嚴及保持人世和平與權利之演說，蔣委員表示欽感，並謂中國抵抗日本侵略，雖至一兵一卒，亦決不罷休。

十月八日：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今日發表聲明，對於國際之各種同情聲調，表示感激，對過去數日各國所建議之意見，加以批評，最後並鄭重聲明，世界各國應一致站起維護條約之尊嚴。

同日：天雨，上海各線戰事，較爲平靜。日軍砲擊浦東，歷一時之久。據軍事觀察估價，日軍砲火之所耗，大約在美金三千元以上。

同日九月份在南京、廣州及上海所擊下之日機，爲四十八架。此外尚有十六架受傷。自八月十四日以來，日機之損失，達一〇九架。

同日：松井司令發表聲明，內稱日軍之目的，在糾正中國軍隊之抗日態度。

十月九日：今日爲中國國慶日之前夜，蔣委員長在無線電中作廣播演說，聲請全國一致以全副力量與全副精神毅力，抵抗暴日侵略。

同日：天雨未停，上海前線，除不斷有小接觸之外，並無激戰。雙方陣線，毫無變動。

又，上海華人已組織一委員會，統理抵制日貨事宜。

十月十日：今日中國全國一致慶祝雙十國慶。南京在細雨濛濛中舉行鄭重紀念儀式。中政會主席汪兆銘演講：中國須集中人力及財力爲抗戰之用。

同日：天雨，上海前線並無激烈戰事。浦東華軍礮隊，轟擊楊樹浦日軍陣地，日軍亦還擊。雙方礮戰歷二小時之久。

同日：華軍發言人對於日軍司令松井大將之將要嚴懲中國政府及中國軍隊之荒謬聲明痛

加駁斥，並謂日軍嫉恨中國政府之故，在於政府能完成全國統一，而使日軍無法侵略也。

同日：日內瓦來電，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致國聯聲明書一件，內中除接受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之通知書外，並聲明各國極力設法中止日軍之侵略。

十月十一日：羅店華軍反攻，上海各線以天雨已止，一變幾日來之沈悶空氣，今日全線均有激戰。聞北華軍追逐日軍至北四川路，機槍及步槍開始活動，在蘇州河南岸，槍聲頗為清晰。黃浦江中日艦與浦東華軍砲隊互擊甚烈。下午，日機肆行轟炸，在大場與真如之間公路上，擲彈頗多，意欲阻止華方軍火之輸送前方。

同日：據倫敦來電，勃羅塞爾，或將為九國公約簽字國開會之地點。

同日：日機八架，今晨空襲黃埔口岸，結果死平民二十人，傷十餘人，先後共擲彈七枚。貧民收容所亦遭襲擊，死傷十餘人。日機又襲粵漢鐵路南段，日機二架被擊墜地。

同日：午後蘇州車站被日機襲擊，結果死傷平民六人，燬車三節。日機一架被擊墜地。

同日：日機轟炸太倉之岳王寺小學，死小學生數十人。

十月十二日：一部份日軍竄入大場與真如之公路線，旋被華軍截擊，即向後潰退，雙方損失頗重。

同日：英意蘇俄三國外交人員一隊，在閔行附近，途遇日機六架，開機槍掃射，幸彼等機警，故下車逃逸，未遭日機毒手，所乘之汽車，雖有兩輛上面以英國國旗爲掩蓋，日機仍不顧國際公法，向下掃射，該一隊外交人員，係由南京來滬，事前且通知日本領事館。

同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半之間，日本轟炸機十八架在北車站與寶興路兩處轟炸，並未有片刻間斷。日機懼華軍之高射砲，炸彈均在極高高度上擲下，目標不準，華軍並未有多大損失。同時，大場與真如之公路，亦遭日機蹂躪，彈片橫飛，誤傷平民二十餘人。

十月十二日：今日有日機五架先後被華軍擊落。在南京擊落二架，江陰二架，其餘一架在鎮江附近被迫降落。南京午後有激烈空戰，中國飛行員一人受傷，但飛機仍在明故宮飛機場安然降落。同日：無錫商會及其他抗日團體致電日內瓦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博士，報告日機在中國境內之種種獸行，並稱：日機於十月六日在無錫一帶擲彈三十餘枚，死傷平民數千人，財產之損害，達

一千萬元。

十月十三日：滬西羅別根飯店再度被炸，死傷村民三十餘，現附近之鄉村，居民均逃逸一空，創痍滿目，不忍卒睹。

同日今日爲滬戰之第三月第一日。全日各線在激戰中，日機又肆虐轟炸。日軍在前線當在二十萬人以上，但激戰至今，雙方陣線，並無特殊變化。今日在租界一帶被日軍及日機傷害者，爲數千百中死亡三人。

同日：日機肆行轟炸北車站，英國在界路之守防軍，爲避免危險計，暫退至愛而近路，危險區附近之防位，一律放棄。

同日十月十二日日英意俄三國外交官員由京乘汽車來滬，分乘汽車三輛，其中二輛，車身上面覆有英國國旗兩面，其餘一輛，並未覆有任何附號，乃遇日機在閔行附近以機槍掃射，結果審視覆有英國之旗之汽車兩輛，經日機肆行掃射，其餘一輛，並無遭遇射擊。日軍之專向英國尋事，於此可見一斑。

同日：據報：德意兩國，對於在華之德意軍事顧問及其他在中國擔任職務之兩國人民，並無召回之決定。

同日：日機轟炸開北，炸彈流入蘇州河南岸，傷中國市民十三人，有無軌電車一輛，亦被炸及，車身全毀，死傷多人。

同日：日軍砲火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兩處橫飛，下午四時一刻至六時十分之間，死市民四十餘，傷六十餘。

同日：今日華軍全線反攻。英勇之士卒，由戰壕中躍出，向前衝鋒，以砲火爲掩護，同時有中國飛機二十架，掩護進攻，日本紗廠被華軍擲彈，大火延燒不止。

同日：夜間羅店及廣福與蘊藻浜各線，華軍開始反攻。

同日：日機轟炸永安第二廠，廠屋起火。

同日：夜間華機轟楊樹浦日軍陣地，擲彈多枚，日軍損失奇重，華機安然凱旋。

同本：南京今日兩度被日機空襲，在城南一帶擲彈，旋被中國驅逐機截擊，日機狼狽逃逸。

十月十五日：上海前線，忽轉沉寂，中日軍雙方均未有大規模之攻擊。陣地各無變動。

同日：據美國經濟學者之調查，兩月以來，上海之損失，至少在三十萬萬元以上。

同日：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今日向美國聽衆作播音演說：歷述日本略侵之種種，並稱：根據人道與正義之立場，中國謹向美國大衆請求二事，其一，萬不可直接或間接資助侵略者，以便利其二，應極力使中國伸張今日之生死抗戰。

同日：所謂日軍之第四次總攻，預計在十五號以前將華軍擊退之第二防線，至本日止總攻雖已於九月二十九日開始，但二週以來，華軍之陣地屹然不動，日軍之進攻，反見疲勞，預定計劃，未能實現，且損失奇重，非待援軍之接濟，日再無進攻能力。

同日：據路透社東京電：日本海軍省發表，本月十二日空襲南京之時，日機五架被擊墜地，機身全燬。

十月十六日：日機十七架下午空襲南京，在光華門一帶，擲彈七八枚，損失甚微。
同日：嘉興車站又遭日機轟炸，站旁停有難民車數節，亦遭轟炸，死傷四十餘人。

同日上海全線沉寂，雖有不斷之小接觸，但大事尙有待。日艦砲擊浦東，爲時甚暫。在瀏河附近，有一日艦擱淺。

同日日軍施放毒氣，今日由外國專家二人證明一切，一爲南京紅十字會醫院主任醫師埃的，勾博士，一爲國聯代表鮑息克博士，二人聯合發表聲明，日軍確會施放毒氣。

同日南京國民政府接受由駐京比國使館轉來九國公約簽字國在北京開會之通知書。今日外交部長王博士正式表示中國決意參加會議。

同日自開戰以來，上海文化機關被日軍先後燬壞殆盡，損失總計在一千萬元以上。

十月二十四日華軍六日來雖備受日方陸空軍之猛烈進攻，仍堅守大場不退。大場介於上海羅店之間，爲上海南翔間公路中之重要據點。同時日軍猛攻江灣及閘北華軍陣地，日方所傳華軍開始後撤之消息，華方軍事當局及外人觀察家，均加以否認。日機轟炸滬西死傷鄉人不計其數，斷臂折足之華人，羣入租界求治。

一英兵，五華人，爲飛翔於凱旋路之日機槍所擊死，其時適在英防線之內，當地所駐英兵，即開

J. began
10/18

機槍還擊。此爲上海戰事發生以來，日軍與第三國軍隊衝突之第一次。

日海軍及領事當局，當日卽向英海軍及領事當局道歉。表示遺憾。當日機掃射時，適有上海聞名之外人數人，正騎馬在附近，馳騁虹橋道上，至是均以馬躲避，僅以身免。一馬飲彈倒斃，二馬受重傷，旋卽告斃。

同日：華機夜間兩襲吳淞楊樹浦日軍陣地。

同日：中國紅十字會爲救濟傷兵及難民起見，發起組織國際委員會，委員皆係上海中外名人。進行募集一千萬元，中國財政部亦撥款百萬元充作基金。

十月二十五日：一週以來日軍雖猛攻大場，以華軍誓死力守，故大場仍在華軍手中。日來戰事已漸迫該鎮，華軍在日軍猛烈轟炸之下，頗受相當之壓迫。一星期間，雙方損失奇重，在某一役中日軍陣亡者，達二千人之多。

同日：日機炸松江，無辜民衆死者二百人，傷者四百人。上海附近死傷亦重。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內居民爲流彈所擊斃者三人，傷者十九人。

同日據中央社報告：自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兩月中，日機飛南京轟炸共六十五次，死無辜平民二百人，傷三百人，民房被燬者二千所。

同日英國駐滬軍事當局，將凱旋路事件呈報本國政府，以便與日本當局直接交涉。

駐滬美德總領事，因日機濫向凱旋路上馳馬之美僑德僑數人用機關槍掃射，分別向日本駐滬總領事提出抗議。

十月二十六日：日軍進攻大場及廟行，華軍宣稱：當死守閘北及江灣。今日日機轟炸大場之事，據稱爲有史以來最慘烈之一役。日機一百五十架以上，參加轟炸。日軍佔大場後，復進據真如鎮，及國際無線電台，並繼續向南翔推進。

英駐滬軍事當局恐再有類似凱旋路等同樣事件發生，特令駐防之英軍，於來復槍上裝置高射瞄準器，遇日機掃射時，卽加以還擊。

同日：日機飛南京蘇州轟炸。

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方面華軍抗戰已有七十六日，因戰略關係，駐守閘北江灣方面之華軍，奉

withhand
命自動撤退新防線南自梵王渡車站附近之蘇州河南岸起，北延至長江邊瀏河止，長三十公哩。華軍夜間即開始撤退，清晨時完竣。撤退後閘北全區起火，掩護撤退之部隊五百人，誓死不退，仍據蘇州河北岸之四行堆棧繼續抗戰。該五百人並致書俞市長表示抗戰到底，請求供給食糧，該部隊係八十八師之健兒。

同日：滬西擊落日機三架。

同日：日機一架，低飛向駐守凱旋路之英軍襲擊五次，投三彈，駐軍當即發槍還擊，約三百響。意駐軍一名，爲日軍高射礮彈所中而隕命。美國亞洲艦隊雅納將軍命美水兵登陸駐防，遇日機進襲時，即發槍還擊。

同日：今日梵王渡車站附近有難民無數逃入租界時，爲日軍機槍掃射，死三十餘人，英駐軍駛往援救傷者。

難民之逃入公共租界者達三萬五千人。

駐滬英國總領事菲力潑通告，居住公共租界憶定盤路以西之英僑，即日遷居，以避意外危險。

同日：據路透社東京電，日本正式拒絕參加將於十一月三日在比京開幕之九國公約會議。

同日：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裁費信惇宣稱：蘇州河以南及滬杭路以東之公共租界，不因戰事關係，而變更其地位。

十月二十八日：英美駐滬軍事當局屢向駐守閘北四行倉庫之孤軍勸告繳械後退入租界，孤軍仍抱堅決抗戰態度，託故謝絕，其忠烈之精神，爲舉世所屬目，青天白日旗一面，迎風飄揚於倉庫之屋頂上。

駐守彭浦、真如鎮之華軍，因避免日軍猛烈之砲火，向蘇州河南岸撤退。日軍攻南翔甚急，其他戰場方面，較爲沉寂。

上海市長俞鴻鈞向在華軍撤退時，協助江灣閘北難民遷入租界之友邦軍人表示謝忱。

同日：華軍師長因憤大場失守憤而自殺。

同日：英軍總司令部宣稱英駐軍放棄日商豐田紗廠。該廠位於蘇州河南岸與英軍防區貼鄰，前此英軍應日方之請求開入駐守。

同日：難民十五萬人，自西區逃入公共租界。

同日：據東京報告稱：現今之中日爭端，只可由兩國間自行解決，不願第三方面之參加云。

同日：華方報告：日軍自八一三開戰以來，死傷人數超過七萬五千人。

十月二十九日：傍晚時日軍礮彈十六枚，落於兆豐花園區內爆炸，死英兵三人，重傷二人，輕傷一人。

同日：駐守垃圾橋之英軍阻止日海軍登小艇攻擊四行倉庫之孤軍，英軍此舉係因日軍破壞英軍防地所致。日軍經英日高級長官之干涉後，即自行撤退。

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讚美孤軍之忠勇，並勸勿放棄最後陣地。

同日：在蘇州河北之日軍，企圖渡河，被華軍擊退。滬西兩軍有激戰。雙方隔河用大礮互轟，南翔爲日軍猛轟。

同日：日機二十架飛松江投彈百餘枚，死傷數百人。嘉興、無錫、常州亦遭日機轟炸。無錫死四十人。

同日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復原返京。渠自十月二十三日乘汽車視察前線受傷後，即留滬居私邸中療養一週。

同日據中央社消息稱日海軍第三艦隊自開戰以來迭受損失，魚雷艦二艘，驅逐艦一艘，在瀏河沉沒。驅逐艦及巡洋艦數艘，受華機襲擊而受傷。

十月三十日：閩北孤軍不顧日軍之攻打，仍扼守四行倉庫中。中國女童軍設法至孤軍所在地獻上大國旗一面，孤軍即升於屋頂旗杆上，人心奮昂。終日機槍戰不息。日軍猛攻華軍陣地，被華軍擊退。兆豐花園區域內較爲沉寂。日軍企圖渡過蘇州河未成。駐滬英總領事正式用書面斥責昨日傍晚日軍砲彈落於兆豐花園區內，而致炸斃英兵三人。

同日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氏應各國駐滬軍事當局之申請下令撤退閩北之孤軍。上午一時開始退出三時竣事。四百壯士經在日軍機槍掃射砲轟之下，由西藏路橋開入租界。在退出前，四行倉庫，曾爲日軍之燃燒彈投中起火焚燒。

同日：下午二時半，日機一架，向駐守白利南路，鐵路橋區域方面之英軍，用機槍掃射。英軍當即

10/13
Crossed
Stonham Creek

還擊日機旋即遁去。結果無死傷。晨間，兆豐花園區英軍營中飛來流彈一枚，炸傷英軍三人。二十九日被日機所擊傷之英兵一名，今日因傷重斃命。

同日：一小部日軍往羅別根鎮一帶於重礮掩護及煙幕之下，偷渡蘇州河。兩軍隔河用大礮互轟。小南翔廣福前線陣地無變化。

十一月一日：蘇州河南之華軍陣地，連日遭日軍之猛攻，然終無變化。日軍分小隊渡河進襲，爲華軍機槍之掃射所阻而退回。

小南翔等處無戰事。雙方陣地不動。

日機當轟炸滬西時，飛越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上空，數彈落於凱旋路英軍駐紮地附近，日方示意英駐軍自凱旋路一帶撤退，英軍拒之。

美駐滬海軍旅長皮芒脫，向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提出抗議。緣有中國船一只，在蘇州河南岸美軍防區內卸貨，日水兵一隊自北岸乘船南駛，將船貨擄去。長谷川即向美方道歉船貨釋放。

十一月二日：蘇州河南之日軍因大雨及華軍機槍之掃射不能向前進攻。據調查，日軍之在蘇

州河南岸者分據四點，惟因華軍不絕襲擊，故祇退據河邊。今日日艦向浦東發砲兩次。

虹橋鎮遭日機之轟炸，房屋幾全燬。滬西華人被炸斃一百五十人。

同日外交部發言人發出長篇書面談話，對於十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務省送交駐日比使館之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覆文加以駁斥。談話中再提及日本在華之侵略行爲，中國爲勢所迫，不得不加抵抗云云。

十一月三日今日大雨，上海方面無大規模之戰事。蘇州河南之日軍，向南進攻，未得逞。

華方否認華軍自虹橋區後撤之謠。

中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由饒神甫領銜向中日兩方軍事當局在南市沿法租界民國路之處建設難民區以容被災人民。

上海銀行業公會及錢業公會正式宣布對日經濟絕交。

日軍發言人稱：凡無日本標記之飛機飛臨，或飛近日本陸軍或海軍駐地時，日方即立即加以射擊，此宣言似對各國之飛機而發。

同日各國對於遠東之道德憂慮，於布魯薩爾九國公約會議開會時發表。

據稱：英美意見一致，法代表團促各國注意日方之屠殺及殘忍。意代表主張考慮實在情形。

南京中央通訊社宣稱九國公約會議如不幸失敗，則中國將繼續抗戰。

十一月四日：蘇州河南之大戰行將開始。蓋渡河南進之日軍數隊已取得聯絡。一般推測虹橋區將成日軍進攻之目標。華軍增援部隊開到，守禦羅別根村附近之陣地，迎擊日軍。

日艦集中黃浦江中。同時開到大批汽船，引起各方種種猜測。一般人料日軍將在浦東登岸，日方又有運輸艦數只滿載生力軍抵滬。估計上海戰場上之日軍數在二十萬人之上。

上海市政府對中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所建議之南市難民區加以批准。據報：日方對此原則，亦已予同意。

同日：顧維鈞博士，昨在九國公約會議席上發言云：中國需要和平；但如日本繼續侵略，則中國亦將繼續抵抗。

十一月五日：日海軍於空軍轟炸及軍艦轟擊之下於今晨在杭州灣乍浦附近之三小鎮登陸。

三鎮爲乍浦東北三十公里之金山嘴，東北四十公里之漕涇鎮，及全公亭。兩軍全日在該處交戰。上海觀察家認爲日軍登陸關係戰事方面，甚爲重大。駐紮浦東松江之華軍，將感受嚴重威脅。

同日蘇州河岸，因大雨傾盆，戰事較爲沉寂。

上海國際紅十字會難民委員會主席饒神甫宣佈將南市北區劃作難民安全區之建議，已得中日雙方之正式同意。

十一月六日日軍約三千人，在乍浦北登岸，進入內地七哩，向黃浦江岸推進，以松江爲目標。

華方調重兵增援，趕程往乍浦北方，以阻日軍前進，終日有激戰。

上海方面兩軍陣地，無大變化。據外人方面消息，日軍在蘇州河南者，已有八千人。

同日顧維鈞在布魯塞爾否認德國將出任調停中日爭端之謠。

十一月七日蔣介石將軍在南京宣稱中國不願與日本作直接談判。蔣氏重行斷言中國抗戰之決心，直待國際條約之效力恢復，國際正義確立方罷。

同日華方增派援軍，以阻止在乍浦北首登岸後向松江推進之日軍。

據報日軍先鋒部隊已抵達松江附近之黃浦江南岸。惟日軍已渡過黃浦江之報告，則未得上海中立方面之承認。華方軍事當局否認華軍自浦東撤退之謠，惟承認有調防之舉。

蘇州河方面，兩軍仍在僵持中。日軍爲華軍所阻，不能南進。

十月九日浦東華軍經駐守八十八日後，自動向西南撤退，一部份調守南市以增保衛大上海之力量。

同日：杭州灣區域內有激戰，據報日軍已越過米市渡附近之黃浦江，向松江進攻，日軍佔領松江城垣一部份之謠，爲華方所否認，上海松江間之交通完全阻斷。

同日：今日下午有日機四架，轟炸南市約半小時，彈落處當即起火，居民死傷甚衆，日機轟炸前，居民約六萬餘人，避入法租界，南市安全區宣稱，自今日下午五時起，實行開放容納居民。

同日：蘇州終日遭日機轟炸投彈，達百枚以上。

日機三十架飛滬杭線各城轟炸，其中以松江、嘉善及嘉興受害最烈。

同日：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發表，上海自開戰以來，中國工廠之遭受日機轟炸，受損者達二千家。

以上。

not yet
William

十日：南市遭受日方飛機及重砲猛烈之轟擊，華方報告謂，日機二架爲華方高射砲所擊落，浦東華軍與南市水閘附近，日砲艦上之日軍，作劇烈之機關槍戰，今日半夜，日軍自浦東登陸成功。

同日：日方宣稱，松江陷落，實際上松江仍在華軍手中，惟城垣外有激戰，傳聞有日軍一隊，進攻松江嘉興間之楓涇，日方軍事報告稱，九日佔領松江之日軍，向青浦進發，並謂該隊已與上海方面之日軍取得聯絡。

同日：南京一星期來，未有日機前往轟炸，今日又遭空襲。

同日：據駐美大使王正廷博士之電告：美國紅十字會援助美金一千萬元爲救護中國難民之用。

同日：英國艦隊司令立德爾及司馬萊脫少將今日初次拜會日本松井大將。其他駐滬各國軍事領袖，如美法意各國，亦非正式前往會晤。

十一日：日軍渡日暉港，迫擊南市華軍，華軍即退入兵工廠路。至下午十一時左右，華軍約二千

人退入法租界，自動解除武裝。至中夜，南市仍繼續戰事，自兵工廠路一帶擴展至南市外灘。

同日：日軍又在浦東繼續登陸，並無遇阻，此一事足證明在浦東方面之華軍已全部撤退。浦東與南市兩岸，大約有三十餘處起火，皆爲日軍之炸彈與礮彈爆發所致。

同日：在法租界境內，有華人十四人被流彈擊中斃命，尙有受傷者十六人。中有六外人受傷。一爲英人名司底芬，卽倫敦每日電報新聞之記者，因受日軍之機槍擊中而殞命。

十一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以華軍主力自上海戰場西撤時，發出長六百言之告別民衆書一通。

同日：日本日下午日機十六架襲京，其中兩架被擊落。

同日：日方運輸艦八十艘，運載援軍及軍火抵吳淞口外，援軍數約六萬人。日軍將向瀏河至乍浦之新陣線大舉進攻。日軍在鎮海西北面之觀海衛登陸說不確。

松江方面情形混亂。日方宣稱已佔領滬杭線上之嘉善。

同日：上海日軍司令松井對記者談話稱，渠現爲上海之眞主人，如軍事上感覺需要，渠卽在公

共租界及華界內採取自由處置，

十二日下午二時半，南市華軍向法租界撤退。四時半日軍佔南市，由南市退入法租界之華軍，官方公佈其數爲五千人。日礮艦撤除南市黃浦之封鎖柵。

上海市長俞鴻鈞氏在接見最後一次中國報紙記者訪問時宣布：此後渠每日接見記者之舉，將無期延擱，蓋華軍防線業已移入內地矣……

論上海之戰

E. S.

題解：這裏又是一篇第三者論滬戰的小文，我們的忠勇軍隊，是怎樣的在絕度優勢的

敵軍壓迫之中支持到二三個月之久，這篇小文裏可以告訴我們。

現代大戰。上海之戰，在作戰軍隊的人數方面，而尤其是在所用技術部隊的數量方面，是屬於現代大戰之列的。

如果從日軍在吳淞寶山一帶登陸的那一天算起，中間經過許多大小戰事，空軍的轟炸，強大砲兵的決戰，直到華軍右翼退往南翔，蘇州河的陣線，一共延長了兩個半月，那末由吳淞到南翔的直線上，日軍只推進了十六——十八公里。

兩個半月來雙方在毫不間歇的戰鬥中，都蒙受很大的損失，「河水都被血染紅了，」——

個戰事公報中這樣說。

當然，如果說華軍退到新陣線，並沒有物質方面的大損失，但是它的活動力量，一定是很大的，僅僅爲了華軍缺乏技術，不得不用師團的數量來填補。這一簡單的原因，無論如何華人的喪失要比日人多幾倍。

戰爭的開始。

上海之戰的開始，應當從日軍登陸之後向羅店、楊行、蘆藻浜一線推進的那時算起，換句話說，就是九月初。

日軍主力從這一線開始壓迫廣福大場的華軍，並且逐漸緊迫，九月中旬，佔領劉行，給予華軍第一個打擊。

這從事進攻的日軍之終極目的，是在於取得南翔方面的京滬鐵路線的出路，截斷中國首都與工業中心和國際都市的上海的交通。

向劉行推進和受到中國軍隊在江灣一帶頑強抵抗的時候，顯然日軍司令部還私下預定了一個計劃把江灣區的華軍包圍。

包圍計劃被發覺。但是這計劃在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純粹因爲行動的不謹慎，完全被華軍發覺了。試看那時日軍向江灣東面推進，雖絲毫不受華軍的壓迫，但立即在華方的官報中被指出了。

這被覺了的「包圍」計劃，因日軍推進遲緩，對於華軍當局已不怎樣可怕。華軍從這個被威脅區域裏退出來的出路，始終在華軍當局的手中，並且能夠隨時出退出。關於這一點，華軍當局是怎樣的信任，把軍隊支持在江灣區直到最後關頭。

整個的九月底和十月上半月，從羅店到閘北的全線上，是在戰事逐漸趨於激烈中過去的。日軍兵力增到師團。十月下旬，日軍陣線推進到廣福，日軍的突擊部隊從此便轉向南面直進，開始準備斷然的衝破真如方面華軍陣線，以進達上海邊境，扼緊包圍線。

這時據華方官報宣稱，日軍到援兵二萬，即一師團，這樣，日軍的兵力便增加到八師團了。空前的轟炸，爲實行衝破孟家宅——大場線的預定計劃，在這線的南面集中了「空前」

數量的坦克車和一百多架轟炸機。

ie.
16/10/37
man

在這陣線上和這日軍鐵拳對峙的是開來援助中央軍的廣西軍。

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之戰的最後戰鬥開始燃燒，二十四日繼續了一整天，最後終於達到十月二十五日的那一階段。

「被轟炸機遮掩得天都黑了」——關於這次戰役，中國官報這樣說。強烈的炸彈從飛機上整批的拋下來，集中在這狹小的平原裏無數大礮的可怕的怒號的，混合成一個總的吼叫，其中特別清晰的是日本巡洋艦上重礮的可怕的爆炸。

真正英勇。中國軍隊真正英勇的支持着現代日本軍事技術的強大的打擊，日本登陸軍隊是這樣豐富的擁有着最新軍事技術。

這技術與英勇的「人的羣」的殘酷的搏鬥整日整夜的繼續着……但是「人的羣」並沒有退卻。

但是中國軍事當局，鑒於損失的重大決定把軍隊移出江灣和閘北退往蘇州河的后路防線包圍沒有成功。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十點鐘到二十六日的清晨華軍右翼開始撤退，到早

晨的時候，這整個艱難的動作便完全終了了。

這樣，包圍江灣和圍北華軍的企圖，應當認爲是沒有成功的。

中國軍隊的後撤是相當安全的，但是早晨有一百五十架的飛機昇起轟炸一部分還沒有來得及佔領自己地位的華軍。

再多不能夠了。日軍截斷京滬鐵路線的目的是達到了，但是中國軍隊的陣線始終還僵伏在上海。

中國軍隊雖蒙受了感覺得出的人力的損失，並且喪失了閘北，但是，絲毫不用誇張地，她有權高昂起自己的頭來說：我的陣線並沒有被衝破，頑強的保衛祖國疆土的每寸每尺，在不能相比的技術的壓迫之下，經過兩個半月的長時間，只後退了十六公里。

她可以勇敢的說：對於祖國的軍人的天責，已經忠實的，英勇的履行了。

再多她是不能夠的了。

本來的軍人面目，日軍是供獻了自己應有的忠勇和戰鬥力，但國際的上海不能不驚嘆

年的中國軍隊的真正英勇的堅強，實在中國軍隊直到現在才把她的本來的軍人面目顯露給吃驚的全世界看。

中國軍隊正像一條什麼童話似的大龍，一面用爪子抓住揚子江岸，一面抓住國際的上海近郊，在頑敵的強大的打擊之下扭動着牠的節環，蜿蜒着，流血着，但是頑強的反抗着，忍受着打擊，幾乎不轉移地方的保衛着牠的幾千年的故土。

提高了民族人格。作家先生們，不要說現代戰爭的陣線上沒有個人的偉績吧，兩個半月的上海戰事，雙方不被注意的英雄的偉績像明亮的星辰似的掛耀着。

你看，這一方面，一個中國人的英雄，敵人已靠近鼻子了，他還載負着爆炸品游泳在河裏，去炸毀一個有重要軍事意義的橋梁。

另一方面，一個日本英雄，受了致命的傷，還給渴極的同伴送水，水送到時，他已死在朋友的懷裏了。

你看，寶山的一營中國兵，不願意撤退，從營長直到最後一個士兵，爲了自己祖國的福利，含笑

死在光榮的戰場上。

你看，一營日本兵，被中國人包圍，不願投降，全營飲敵彈而亡。

你說，這些偉績有什麼地方比不上弗爾木比爾時的斯巴達人的偉績呢？

陣亡在上海沙場上的英雄們也可以說：「巡禮者啊，去告訴斯巴達吧，我們這些忠於祖國的人都躺在這裏呢。」

這些偉績，造成軍隊的力量，提高這些英雄們所屬的那民族的人格。

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之戰的第一部分完全終了，中國軍隊站在新的陣地上準備作新的戰鬪。

因日軍必須作應有的部署，上海必定有一個短時期的沉寂。（譯自俄文「斯羅沃報」十月

二十九日）（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譯報）

閩北退却記

楊紀

題解： 本文將閩北我軍退出前後的心理，詳爲敘述，我們讀完本文後，對於收復故土的要求更是一發不遏。

要求更是一發不遏。

萬感叢集。滬戰爆發前一日，記者在閩北區域乍遇我軍鬪士，橫槍阻途，英勇之氣，不可一世。使人回憶一、二八閩北失陷情景，誠不勝其悲喜交并。八、一三後，不圖僅撐七十四日，大場忽焉失守。閩北、江灣之軍遂被迫而作戰略上之退卻。五年前之悲劇，不幸今又重演。記者在現役中旅居閩北，甫二十日，遽爾於秋月蒼涼之夜，隨軍西走，當時萬感叢集，儼如中山路上之軍馬，喘息返館，不能自已，因拉雜爲記。

大場在軍事上之關係，記者業於二十一日本報闡明，且期其必守。蓋此處一失，閩北、江灣即成

四面受敵之地，故欲保守閘北、江灣，必以保守大場爲條件。惜大場守軍力薄，終於放棄。致使本月九日以來蘊藻浜、南之血戰，盡付流水。第一道防線之守勢，亦因而打破。全在內線之閘北、江灣，其守軍不能不行戰略上之退卻矣。

全軍歡聲雷動

二十六日之晨，大場失守之消息傳到，閘北駐軍無不悲憤填膺。正午即奉

「死守閘北」之命，全軍歡聲雷動，滿擬拼將頭顱，同作壯烈犧牲，不意下午九時又來立即撤退之命。雖然命令如山，究竟人係感情動物，何況血性男兒，衛國鬪士，眼見此苦守數月之大好國土，即將再受敵人鐵蹄蹂躪，豈不悲從中來。記者對於滬戰向抱樂觀，及遇如斯情景，亦不自禁而感慨唏噓矣。

中國復興之徵象

深秋夜涼，下弦之月，遲遲不上，記者與偵察地形之參謀數人，繞道沿光復

路向西徒步，隔蘇州河則租界燈火如晝，市聲漸息，以視吾人於黑夜摸索喘息不寧者，誠如天堂地獄。其時蘇州河北岸已有載滿輜重之舟，啞啞夜航，余等得乘艚船三艘，排水前進，過廣肇山莊河面時，清晰密集之槍礮聲，自波上飄來，流彈掠頂而過，墜入租界爆炸者，不計其數。河邊哨兵，荷槍露

26th
9 P.M.

立，深暗之人體輪廓，由於遠處火光反映，呈出雄偉渾奇之姿態，實足表現我軍沉着勇敢之精神。余等在火車港登岸，展轉始入交通路。時我部隊正陸續向西移動，在敵礮壓制之下，寂然穩步，大有不動如山之概。倘非素質優良，在退走時決難獲得如此成績也。既折而南，入中山路，敵礮數枚，射落左近田間，炸聲甚鉅。適我空軍飛至掩護，敵之高射礮，信號槍，探照燈竟鬧成滿天星斗。惟敵礮則停止射擊，避我發現目標，致受轟炸。我機繞飛數週，在真如附近投下照明彈數枚，指示行軍目的地後，瞬即飛去。地下部隊在任何環境下，仍用齊一步伐，埋首前進。此種精神，實爲中國復興之徵象。

誰使汝受荼毒。記者因職務關係，至×××，不得不與同行之參謀告別，獨入租界趕回館中報告。惟因脚傷未愈，步履艱難，時已午夜，租界因戒嚴關係均經闔戶，僱車不得，踽踽於途。幸遇一九三號西捕，深表同情，載送記者至靜安寺雲飛分站，得一貼有通行證之車，風掣而歸。

回憶閩北於一、二八失陷時，敵獲之可利用漢奸胡立夫等進行傀儡組織者，此次閩北之難民，均已跟隨部隊全數退走，決無胡立夫之流再生。敵在政治上得閩北毫無用處。

閩北市區已受敵數月轟炸，幾成焦土，敵今晨侵入時，又縱火搜索，房屋被燬，損失不貲，據點喪

失殆盡。敵在軍事上得閘北毫無用處。

閘北經數月之轟炸，夷爲瓦礫之場，工廠堆棧之貨物，如非運盡，早卽敗壞。敵在經濟上得閘北毫無用處。

記者今晨再赴租界沿邊遙望，則閘北火舌四起，黑烟彌天，其中尙有槍礮之聲，顯係我軍掩護部隊尙未退盡，以致再起巷戰者。入夜烟火之勢，直干霄漢，焦臭之氣，數里可聞。嗚呼閘北！誰其使汝受此荼毒者！（二十七日晚寫）（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大公報）

閩北我軍撤退

題解：

本文爲外人之目擊記，雖爲一短篇，而敵人的粗魯無智，我軍的鎮靜有謀，卻亦表

現無遺。

無的放矢。

……經過整夜的廝殺，中國防軍以有秩序的狀態撤退了；到二十七日一清早，日

本兵才用機關槍和步槍猛攻過來，并佐以裝甲汽車。這侵入者是那樣畏縮，每當前進以前總要「無的放矢」地對路旁的空屋放幾排排槍。

『中國軍隊的撤退是做得極端地好，』『他們是非常鎮靜，并且有紀律。』至於日本兵，則剛剛相反，他們每當走進一幢被破毀的廢屋時，總要以可怕的嗓子嚷着「萬歲」不「萬歲」，并且搖幌着他們的旗子。

二十六日夜九時半，在百星大戲院附近，曾經有過一場惡戰。雙方機關槍，步槍，手榴彈並發，可是陣線俱無變動。

一場極凶惡的血戰。『兩小時以後，就約有三百名中國兵士，開始沿界路撤去』到二十七日上午三時，大部分中國軍隊已西越北浙江路。雖然他們的撤退路徑是沿着北站，界路，和浙江路（那裏的靠租界的一邊是由英國軍隊防守，）卻絕未有過一個中國兵士想越過租界線。

雖然他們的主要部隊已經撤盡，卻仍有少數忠勇的中國死守者留下來，以備阻止日本兵的前進。『到二十七日上午五時半，曾經有過一場極兇惡的血戰。』百星大戲院內，有一架中國軍的機關槍，很痛快地掃射着他們的敵人。

接着，日本兵從北四川路方面弄來了一輛裝甲汽車，並且在距離僅五十碼的地方，向興利當店和百星大戲院掃射。他們曾經花去不少排子彈，只是可惜裏面一個人也沒有。結果到上午六時，這些攻擊者才窮喊着「萬歲」，挨進這建築裏去了。

三個中國槍手，接着這些日本兵又沿着靶子路邊的房子背後，來到寶山路，並且在一月香

烟廠的屋上懸了一面旗子。到六時半，他們又在兩路管理局屋頂上的東面一根無線電柱上扯起了他們的國旗，並且照例，又發了一聲『類似野獸』的「萬歲」的喊叫。

當他們穿過車站前的廣場沿着界路前進的時候，僅有三個中國槍手，伏在浙江路角上，阻止他們的前進。人數雖然祇有三個，卻抗拒日本兵的進佔，至半小時之久。後來槍聲漸漸沉寂下去，到七時，日本兵才完全佔領了北站。（士平譯）（二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辛報）

日軍無錫苦戰記

士平

題解：

本文譯自「日本大阪每日新聞」是一日籍記者所作，因此文中所謂「我們」

皆指日人，而所謂「敵人」卻是反指我們中國了。我們讀完本文，可知不論敵軍

進攻何處，都要付出他們的絕大的代價出來的。

倒下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前二時，協阪部隊和下枝部隊的一部一同從無錫城外開始總攻，

擊到太陽出山的時候，在敵人的猛射中進了市街。午前八時，先在民家的屋上高高地扯起太陽旗，

接着舉起了最先進入無錫城的喊聲。這時驚起了敵人，對準了太陽旗集中掃射，而和大橋少尉一

同在屋上搖晃着太陽旗的山下政治一等兵，就把輝耀着的太陽旗染成紅色，倒下了。同部隊不勝

激憤，企望一氣佔領城內，正想渡過河去，這時從對岸商店街的所有窗子，敵人都向這邊射擊起來，

俄然展開了猛烈的市街戰。

手溜彈突然爆發。橋上有着土囊堆成的堅固障地，森村少尉和他的部下，正待把牠取除，那知土囊上裝置着有手溜彈，轟然爆發了，結果向井一等兵戰死，森村少尉和兵士二名一同負了傷。可是部隊主力，卻不因此稍怯，而一舉通過了，記者等在彈丸雨飛之中，向南門前進着。機關槍隊對準了敵人的狙擊個所掃射，可是明於地理的敵人，卻馬上移動開了。

非前進不可。不慣於市街戰的兵士的苦心，真有令人落淚者。記者和東京朝日新聞的前田電影班員一同一步一步向前進。實在，即使要退後，也沒法退後的。這時敵人的捷克機關槍，一齊向這邊掃射；突然前田君喊一聲『啊！』便倒下了。敵人的子彈打中了他的頭部，使他變做了新聞報道戰線的花。那時正是下午一時半。等槍聲一停，記者便挨到他身邊去，這時前田電影班員已經是無言之人了。把染成紅色的前田氏收容於附近民家，眼淚不禁從胸的深處湧了上來。可是一直像這樣呆着是不行的，非前進不可。記者於是跑了出去。自己一邊人的機關槍隊，趕上了這邊的二層樓上，可是敵人卻早移動開了；所以不管怎樣令人墮淚地努力，也不能使敵人完全沉默。

光在房子裏面鑽。在前田君被擊斃的地方，野崎則年上等兵受了右足盲管槍傷。記者等沒有辦法，只得在房子裏面鑽着，以避危險。可是光在房子裏面鑽，是不能向前進的。房子和房子的罅縫間，卻沒有辦法。於是先叫一個中國人走過去試試，這時一夥子彈也沒有打來。「已經了結了！」於是協阪部隊長准許我們向前進發。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都太平無事地奔過去了，因此後面就接了上去。可是突然間，捷克機關槍又重新射擊起來。三個人，東橫西倒地被擊斃了。起先是讀賣新聞社記者渡邊峯雄君，接着是南澤增家和塚崎修一兩一等兵。那時正是下午二時五分。我們想去把渡邊君的遺骸拖出來，可是每一次敵人都猛烈地向我們射擊，無論怎樣也挨近不去。這時我們想，若叫中國人去，也許不要緊，便派我們僱用的中國人去，可是單單一發，他也被擊斃了。跑去取兵士的槍的中國人，也同樣被擊斃了。……渡邊君等的遺骸，決定掃蕩後再加收容，大家一同開始獻以默禱。默禱數秒，突然被轟然兩個炸聲所驚競了。僅在數十尺前面，小林正雄少尉，松尾董上等兵，牧田諭一等兵三個人，都因手溜彈而完成了壯烈的戰死。這些都是掃蕩無錫的寶貴的犧牲。

又遇了猛烈的狙擊。我們的空軍，更開始了城內轟炸。因為過於進入，大有被誤認為敵人的

危險所以我們每當聽到爆音時，就用太陽旗做標示，一面前進。中國的街道，簡直認不清；無論我們怎麼走，也走不出南門。我們想，也許走錯了路，便重新縮回頭來。「敵人已經逃走了！」這樣放膽向前突進的山本清五郎一等兵，在田中被射穿胸部，戰死了。三上齊伍長，也受了胸部貫通的重傷，倒地倒了。不久來到河邊，又遇到了猛烈的狙擊。我們要候敵彈中止的當兒，奔過橋去。記者剛剛奔了一點路，突然捷克機關槍又噴出火來了。我想這卻不妙，馬上折了回來，等射擊停後，總算奔了過去。脇阪部隊長看見記者安然無事，非常高興，說：「我還以為終於又有第三個被幹掉了呢！」（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華美晚報）

江陰鑿戰的回顧

君甸

題解：

江陰要塞的失陷，很使得我們喪心，可是我們讀完本文後，便知當時的江陰的守

軍以及江陰的民衆，都無負於國家的。

成·功·的·前·奏·是·失·敗·

江陰——大概大家都曉得是國防要塞。歷代用兵，這區區的小城，總不

免要遭劫。近代內戰，亦沒有一次與江陰無關係。明末民族英雄閻應元誓死不降，堅守孤城，抵抗清軍二十餘萬，經八十餘日血戰，至外無援，內絕糧，卒和孤城共亡。這種可歌可泣的史事，在這強鄰壓境的時候，正值得我們迴憶。我們應該拿出力量來拱衛國土，擁護領袖，抗戰到底，那才有最後勝利啊！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成功的前奏，是失敗。淞滬鏖戰兩月，國軍爲戰略關係，步步西移，沒有多天，就迫近江陰來了。江陰，並沒有什麼美妙的風景，祇有大自然的壯美。我不妨介紹一點，關於戰前戰後

的情形。

要塞形勢日緊。江陰北枕長江，東擁巫段諸山，西有蕭山青山爲屏障，南有秦望山大小茅山，此起彼伏，形勢雄壯。要塞列在黃山君山，彼此呼應，北對靖江。近代努力經營，森嚴絕倫。電雷學校，飛機場，均佈置於險要地帶。且公路縱橫，有武澄錫澄琴澄及其他支線，交通便利，工商業尙不致落後。戰線逐步西移，要塞形勢日緊。駐軍全體約十師。此外尙有江防總司令劉×，江防司令××，要塞司令歐××，戒嚴司令由袁縣長兼任，佈防頗爲嚴密。實不料鐵一般的要塞失守得這樣快！

城內一片瓦礫。江陰民氣勇敢，有一句流行話，說江陰「拼死吃河豚」。此次抗戰，可謂強差人意。壯丁出任輸送及擔架，暗裏還幫助做特務工作。多數人，不願意避難到別處去。老弱婦孺的避難，均是有組織的，有條不亂。日軍進攻計分兩路：（一）由常州經申夏港，迫蕭山青山，我軍抵抗，最稱驍勇。雙方死傷極爲慘重。尤其是民衆死傷累累。日軍憑其犀利的飛機大砲，卒致防守二山之二營將士，全作壯烈犧牲。（二）由錫境進擾，經北渚青陽，聯合由常熟攻入隊伍，沿錫澄路佔青陽，越月橋南閘，二面攻城，礮彈如雨，大火延燒。自東門起，至司馬牌樓一帶止，火光四起，繁盛區盡付一炬。

如吳汀鷺住宅，縣政府，利用紗廠，無一幸免。北門街完全爲飛機炸毀。南菁學院，顧家埭，善汀路，大宜春，小橋頭，同生泰，日新恆等巨大商店，均成一片瓦礫。

含淚退卻。

城區於十二月一日下午失守，此時要塞駐軍，仍憑險發砲，與敵激戰。經三日夜卒以外援斷絕，乃自動燬去塞要，含淚退卻。時爲十二月三日。

江陰旣遭難，最難堪者爲一般民衆。顛沛流離，饑寒交迫。甚至家破人亡，露屍郊野。現江北陣地，卽日又將展開血戰。日軍準備渡江，欲佔靖江泰興而入揚中，以拊鎮江南京之背。然其艦隊尙不能越我封鎖線一步也。（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大公報）

日本在京滬線之收穫

蘇聯 Krasnaya Zvezda, Golubev 作

題解：

這裏是一篇論京滬線戰爭的客觀分析，日人雖動員如此多的兵力，擬一鼓而消

滅我軍的主力，但是我們卻是逃出來了，以後的戰局發展，是極難預測的，台兒莊

一役，算是給敵人一個潰退的信號。

希圖短期戰爭。

日本在華的軍事計劃，起初只是要在華北陣線上作斷然的一擊。京滬陣線

上的戰事，只有次要的作用。日人起初只是要用上海的戰事來分散中國政府在華北的兵力和注意。這個計劃的原則是表現日本軍事當局希圖短期的戰爭。

依據這計劃，日軍在上海的初步戰事便展開了。十一月之前，日軍在上海一帶的戰線，只佔揚子江和黃浦江之間的不大的一塊。他們的兵力不過四五師。

日本在京滬線之收穫

這一個時期，上海陣線上的中國軍隊，據外國報紙的確實估計，有八師至十師。如果注意，日本的每一師團，約近二萬人，中國的一師團卻只有一萬至一萬二千人，那末這時期雙方在戰線上的戰鬥員的數量，可以認為是相等的。

三個月推進二十公里。中國軍隊技術的缺乏，戰鬥訓練的水平比較低，卻有中國兵士非常高長的士氣來填補了。這便是上海陣線上的戰事所以具有牽延性和少發展性，而日軍的推進更非常之慢的原因。

在起初三個月的戰鬥中，日人在這陣線上一共只推進了十五至二十公里。

日軍在上海陣線上的戰事的性質和計劃，以及這陣線的作用在十月底和十一月初的時候，有了急劇的變化。那時，一方面，逐漸顯出日本「速戰速決」的希望完全破產，和華北戰事的決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其他列強在布魯舍爾會議席上對於日本的實際的投降。

十月的半個月，上海的陣線是在瀏河，大場，江灣，滬東。

日本激增兵力。

十月的下半月，日軍把兵力增加到七八師人，中央突破了中國的陣線，並由

北面奪取上海。

但是中國軍隊並沒有失去戰鬥力。對日軍進一步的推進繼續作有計劃的反抗，中國的增援軍隊，仍能夠到達戰線上。

日軍只有激增兵力，形勢才能好轉。關於增兵問題，日本總司令部真個決定了。

十一月五日夜，杭州灣的乍浦附近，大軍開始登岸（據德國 *Militer Wochenblatt* 雜誌載，共三個步兵師團，約六萬人。）

登陸的軍隊在岸上鞏固後，便開始迅速向北面擴展，擴展到上海陣線的華軍後路去，這使中國軍隊不得不從上海退到瀏河、南翔和青浦的一線去。

十一月十四日日本的登陸軍隊在乍浦附近受到嘉興方面的中國軍的強大部隊的反攻。雖然日軍將反攻部隊的右翼包圍，但是中國軍隊起初在這方面是獲得非常大的勝利的。這便阻滯了日軍在上海至蘇州鐵路線以南地帶的行進。

再增新援軍。鐵路線以北，蘇州河和揚子江之間，中國軍隊擊退日軍所有陣地的進攻。

這地帶戰事的命運，直到日軍新到援軍（有一二師人）在瀏河與福山之間登陸後才決定。這新到的援軍，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緊接進攻常熟，竭力由北面包圍中國軍隊，截斷他們退往蘇州和南京的後路。

包圍的威脅，逼迫中國軍事當局不得不把自己的兵力繼續向福山，蘇州，嘉興一線後撤。況且這時在南面的日軍非但把嘉興方面中國軍隊的反攻阻滯了，並且把他們緊逼到嘉興去。

雙方大損失。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日軍的活動在三方面展開：在常熟，在蘇州，在平望，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日軍佔領常熟，平望，嘉興，並緊迫到長江沿岸的福山。

十一月二十日，日軍沿上海蘇州鐵路由常熟，南面由平江方面集中兵力向蘇州進攻。在雙方都蒙受很大的損失的激戰之後，蘇州便被日軍奪去。蘇州的被佔，威脅着中國陣線的中央突破。於是中國軍事當局下令撤退到嘉興無錫之線，那裏預先頗備有堅強的防線。

日軍爲不使中國軍隊在這條防線上黏固起來的可能，又取新的包圍戰術，圖謀把兩翼的中國軍隊的主力包圍。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在揚子江岸的江陰地方日軍又有新的部隊（據外

國報紙載，約有一二師人）登陸，作爭奪江陰的頑強的大戰。日軍的另一部隊（約二三師人）這時沿太湖右岸向湖州和長興開始作包圍的進擊。

日軍第三個部隊沿京滬鐵路繼續由陣線上進攻無錫。

江陰和無錫的戰事，雖然有慘重的損失，但仍不給日軍以嚴重的進展。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軍南面的部隊佔領湖州，十一月二十四日激戰後又佔領長興。長興的陷落，對於江陰至無錫間的中國陣線，形成由南面的威脅，中國軍又不得已退往南京蕪湖之線。

企圖包圍並消滅。此後日軍便沿揚子江岸用江中的軍艦掩護，沿蘇州南京的鐵路線推進。

由太湖南岸經溧陽溧水，由湖州向廣德蕪湖（在離南京七八公里的揚子江岸上）推進。

日軍這幾方面的行進是說明日軍軍事當局圖謀把中國軍隊的主力壓迫退往江岸北面或南京南面把他們直接在首都郊外包圍並消滅。爲了這，日軍的南面部隊應當奪取蕪湖，北面部隊應當渡過鎮江與南京之間的長江，中央部隊則由東面和東南面進攻南京一帶。

是用下述的形式執行這計劃的：十二月二日日軍佔領江陰，常州，溧陽。他們的南面部由東南

方面和蕪湖只一江相隔。這樣說來，在十二月二日，南京地帶的中國軍隊南面便被包圍了。這便預先決定了南京的命運。

但是中國主力退出了。此後的戰事，中國軍隊是在首都的東郊作後衛戰，並且逐漸把主力在鎮江南京間渡江到江北去。

十二月二日之後，南京陣線上的進攻，日軍係取錯綜的方向：從浙江沿揚子江和鐵路，由溧陽經句容，由溧陽經溧水，由蕪湖沿揚子江經太平。

十二月五日，日軍佔領鎮江，句容，溧水，太平。十二月五日至十一日戰事在南京東郊和南郊，紫金山中進行。中國軍的主力已經渡至江北了。十二月十一日，和中國軍隊的掩護部隊進行激烈的市街戰之後，日軍進入南京城。但是中國軍隊的主力又從打擊中退到江北去了。

一部分外國報紙預料，日軍佔領南京之後，便開始向北面作新的進攻，以與在華北作戰的部隊會合。但是日軍在揚子江岸的揚州，浦口，太平方面築成要塞後，在那一方面都不展開嚴重的進攻，他們的活動僅止於奪取小地方，大概是爲了保障日本的軍艦能在鎮江，南京，蕪湖間的長江中

行駛。

八萬人攻杭州。佔領南京之後，比較積極的戰事發生在最左翼，即杭州一帶。這是因爲佔據

杭州一帶的中國軍隊，威脅着上海南京日軍整個陣線の後路。

當判明在和杭州對峙的日本軍隊不能藉自己的兵力佔領這地帶的時候，日本軍事當局便不得作大規模的調遣。

曾經佔領蕪湖並且由南面進攻南京的日軍部隊，便完全向後轉了。這一個部隊（據報載，有四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共約四萬多人）經甯國、廣德由西面和西北方面進攻杭州。

十二月二十四日調遣終了，日軍向杭州作集中的進攻：從東北方面，從北面，從西北方面，從西面進攻。假使上面所轉載的報紙上的消息是確實的，那末日軍在這一個人進攻中所參加的兵力不下四師至四師半，換句話說，就是挾有強大武器的七萬八千至八萬五千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激戰之後，杭州被佔領。中國軍隊退往南面和東南方面。

此後需要無可數計的軍隊。日軍在京滬線上的進攻，都是圖謀作「斷然的打擊。」其中所

參加的兵力，有十三至十四師之多，人數總共達三十萬，換句話說，就是比一九三〇年前的整個日本陸軍還多。

這一個進攻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在南京城下擊潰中國軍的主力，另一方面要給中國和外國一個深刻的印象，說這進攻的激烈性和威力。

但是中國軍隊從崩潰中逃出來了。戰爭是繼續保持着它的長期性和牽延性。揚子江戰線的長途，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戰役中，由三十五——四十公里（十一月底上海戰區）延長到今日的五百至六百公里。支持這一個陣線，需要日本比三月前它所需要的無可數計的更多的軍隊。（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譯報）

東戰場形勢

掃蕩

題解：

京滬、滬杭兩線的撤退的我軍，現又活躍起來，敵人在東戰場的疲於奔命，可說意料之中，本文有關於這方面的詳細報告。

料之中，本文有關於這方面的詳細報告。

詳細檢討一下。

路透社漢口電，『武漢警備司令陳誠將軍，於十一日午後分析軍事現狀時，發表驚人之預測：以爲南京杭州不久即可收復，陳將軍謂當世人刻方注意津浦戰事時，長江以南蘇浙皖三省東戰場之戰事，亦正在進行中，其性質之重要，縱未較津浦線爲甚，亦與津浦線相等。蓋此方面之華軍，刻與日軍主力隊共約有十四師團之衆者相周旋也。』

全滬的華軍，在接獲華軍克復濟南的消息之後，又聞得這個驚人的預測，他們興奮得幾乎發狂，他們更堅定信仰他們領袖的決心，因於最後勝利的日期，的確一天天在那裏拉近了。

事實上已經告訴我們，東戰場上，華軍們早已佈就了一支偉大堅韌的游擊網，他們早已發動了廣泛激烈流動戰，各處日軍的交通線，時常被華軍阻撓破壞，零星的日軍部隊，不斷的被華軍包圍殲滅。蘇浙皖三省的日軍，早已遭受到極大的威脅，而且各地的農民，都給華軍們有力的援助。

但是目前，在東戰場上的游擊隊，因為戰略的關係，尚不需要克復或死守重要城市的企圖，他們現在除了牽制長江以南的日軍，無法抽調部隊前往津浦線作戰，和隨時加緊掃蕩日軍零星的部隊之外，他們等到津浦線上日軍總崩潰的時候，他們立刻可以發出總攻擊令，將東戰場上的日軍，全部肅清，所以不僅是克復南京杭州，就是收復上海，也是他們意料中將來所得勝利的一小部分，實在無足稱爲一件奇異和驚人的消息。

現在我們並不將日軍的力量估計得太低，因為最近東戰場上華軍形勢的逐漸好轉，的確已經成爲不可掩沒的現實。這裏，我們可以將各地的形勢，更詳細地檢討一下：

蕪湖方面 蕪湖那裏已經集結着大批華軍，且已進佔日軍飛機場，及蕪湖東門，擊斃日軍一千餘名，對江二壩之日軍，經過華軍一度圍擊後，已紛向裕溪口方面逃竄，並且已經失卻作戰能力，

潰不成軍。定遠方面的日軍千餘人，大半均屬僞軍，他們已經不願爲人們利用，高呼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日軍們高壓的驅使，反使他們增強了反正的決心，所以最近日軍與僞軍在那裏時常發生衝突。

廣德方面 廣德在過去期間，中日軍隊曾經在那裏展開不知多少次的拉鋸戰，日軍先後傷亡達數千名，但是廣德至今還在華軍的手中。廣德西之宣城城內的日軍，現在已被華軍四面包圍。**京滬線方面** 南京四郊及句容丹陽鎮江一帶，最近因爲該處岔河及湯水方面決堤，完全沉浸在大水中，南京城內日軍的糧食，已經發生恐慌，他們又沒有辦法從旁的地方去運糧食進城，因爲四郊還潛伏着華軍游擊隊三萬餘名，他們控制了各處日軍的交通線，倘使大水不退的話，日軍們將整整的餓死在城裏。

無錫及蘇州的四郊，如柏木橋、張金橋、八士橋及太湖一帶，完全在華軍游擊隊手中，人數在十萬人以上，由青年司令田文龍等統帶。每夜日軍們躲在城裏，倘使不到天明破曉的時候，他們再也不敢走出城門一步，因爲過去華軍已經給他們很好的教訓，他們的零星部隊，在晚上出城去巡查

後，始終沒有看見一個日軍，回到城裏歸隊。

一部分華軍，在本月初，克復了溧陽後，直撲宜興，宜興城外，中日軍隊，已經展開激烈的遭遇戰，日軍傷亡甚重，實力不支，紛紛敗退城內。

滬杭線方面。關於杭州的四郊，共有游擊隊十萬名以上，他們隨時發動着韌性的流動戰，日軍已經受到極困難的遭遇。對江蕭山餘杭一帶，早已集結着中國正規軍二十萬名，由鐵軍司令張發奎將軍統帶。上月間，該處一部分華軍六萬餘名，運用神奇的戰術，偷渡錢塘江，猛烈地衝上對江江岸，海寧海鹽兩面的日軍，倉惶應戰，死傷達一千餘名，紛向乍浦方面敗退。華軍遂於此時克復海鹽海寧，向乍浦積極推進。另一部華軍，並繞道至嘉興嘉善四郊，進攻日軍，日軍已有敗退模樣，緊密的槍礮聲，驅走了平湖一帶的華人，滬杭路沿線的華人房屋，均被縱火焚燬，因為他們恐怕游擊隊匿跡其間。

浙西方面。浙西長興吳興一帶，華軍活躍尤烈，十一日上午，他們已經克復了青草塢，切斷了長興與吳興間日軍的聯絡線，午後日軍大批增援襲擊，但是結果，仍被華軍們猛烈擊退。宜興西南

十六公里的張渚鎮和溧陽南二十公里的戴埠，連日日軍在兩處山中構築了堅強工事，現華軍們正在竭力掃蕩中。

滬郊方面：松江、莘莊、泗涇、青浦、佘山、真如等處，最近已發現華軍游擊隊戰鬥員的蹤跡，他們的戰略，又是這樣的神出鬼沒，使日軍們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龐大的消耗，而無法捉摸。松江城上，日軍已架起大礮。

滬西開北及南市斜土路、曹河涇、土山灣、新龍華一帶所駐的日軍，已經大批增援，構造防禦工事，每晚隆隆的礮聲，和緊密的機關槍聲，不斷的從西南傳來。

浦東方面：最後我們還得將浦東形勢略述一下：浦東、奉賢、南匯、川沙三縣，自從華軍西移後，三縣始終在華軍游擊隊的控制中，當時日軍因為前線戰事的激烈，三縣地處海濱，對於軍事上並不十分重要，而且日軍的人數太少，實際上不夠支配，故始終不敢進犯。但是曾經一度派員前往，招撫收編，南匯、川沙兩縣的李志明、俞道生等無恥份子，竟與他們妥洽，突然懸掛太極圖旗，因此激起了奉賢縣游擊隊袁英傑、王八妹（即雙槍王小妹）、丁雪山等的義憤，聯絡了浙西正規軍，及太湖

松江方面的游擊隊，人數已有五萬餘名，在十一日晚上，突擊南橋莊家行一帶的日軍。日軍傷亡百餘名，紛紛敗退，同時日軍大批增援，向杜家行盧家灣一帶進襲，但因為地勢不熟，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困難。前日起，浦東的形勢，更趨緊張，日軍是這樣的忙碌調動，原駐三林塘楊思橋周家渡南碼頭一帶的日本陸軍，已經全部出動，向各重要鎮市增防，遺下的防務，由陸戰隊擔任。但是各處的日軍，仍感不敷支配。

總之過去六個月中，日軍在東戰場上的死傷，達十八萬人，消耗約六億九千六百六十萬元，他們用了這樣龐大的代價，而所換來的，僅是東戰場上的幾座空城，和京滬滬杭兩條破碎了的鐵路。而且現在，他們還得撥派十五萬的大兵，駐守在那裏，每日消耗，更爲驚人，同時還有四十多萬中國游擊隊，不斷的在東戰場上活躍着，向他們索取侵略的代價。（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文匯報）

日方掃蕩計劃的粉碎

題解：

本文係陳誠將軍在漢口應記者的報告，對於敵人在東戰場最近的失敗原因以

及我軍奮勇的抗戰的經過，都有詳盡的分析。

(一)日軍企圖及計劃。日軍鑒於江南一帶華方游擊隊愈形活躍，予日軍現在及將來軍事政治進行上以極大掣肘，於是遂以肅清華軍各地游擊隊為先決問題，因此有所謂「掃蕩計劃」之建議。其「掃蕩」之方針，仍擷取廣德、封鎖、廣長公路，以使皖南、皖北之日軍打成一氣，同時並圖佔安吉、孝豐，以鞏固杭州、武康，掩護京杭國道，其預定期間，擬由三月十五日開始，以二星期完成之。

(二)日軍之配備與部署。日軍依上述計劃及其預定日期，遂開始軍事行動，其進攻部署並使用兵力概數約述如下：甲、以波田旅團（台灣軍）由宣長公路西犯泗安，乙、以籐田兵團主力，分

路南犯戴埠及張渚鎮，丙以某師之一部，沿宣廣公路東犯洪林橋，企圖匯合東北南三路大軍，四面圍攻廣德丁，此外另調牛島兵團之一部，北取遞規鎮，圖擄孝豐，並以第十二師團一部東襲安吉，以爲策應。

(三) 華軍當時各部形勢。日軍對東戰場之毒辣計劃，華軍早已洞燭其奸，遂決以各路配置之部隊，依迅速行動與猛烈之攻擊，乘日軍分進之初，連繫未成之際，予以各個擊破。同時最高統帥部更鼓勵各部之攻擊精神，以期擊破日軍之狂妄之企圖。

(四) 當時華軍各部之情勢。子廣德泗安安吉等要點，有某某部守備，丑東之孝豐西之節渡均有華軍某某等部駐守，寅某隊及其部佔廣德德清及宜興以南太湖以西地區。

(五) 華軍各部擊破日軍經過如次。(一) 東路方面，由長興泗安之日台灣軍，二十四日與華軍某部在泗安西北發生遭遇戰，一時曾被攻陷，嗣經增援反攻，約四日，迄二十八日，即將該日軍擊潰，向五洞橋宜興方面逃竄，此役斃日軍約二千餘名。又由吳興進佔安吉之日軍第十二師一部，被華軍迎頭痛擊，傷亡慘重，日軍不支，遂退去。(二) 北路方面，南犯戴埠張渚鎮部鷄嶺同官里之

日軍第三師主力，先後均被華軍一一予以各個擊破，日軍勢成總崩潰，紛向宜興、溧陽方面逸去。

(三)西路方面，由宣城東犯洪林橋，日軍某師一部，於上月二十一日即為華軍堵擊於該處，(四)企圖侵犯孝豐、安吉之日軍牛島兵團，及籐田兵團之一部，均被華軍嚴重打擊，日軍知勢難得逞，遂潰退，廣德之日軍籐田師主力及台灣軍，被華軍逐次猛烈反攻，日軍不支，遂於三月二十五日向流洞橋退卻。華軍臨時變更新部，即以若干師之兵力，由西南北四門圍殲，日軍大部已被華軍殲滅，殘餘日軍，均向宜興方面遁去，此役日軍傷亡五六千，華軍亦稍有犧牲。三流洞橋戰後，日軍散在廣德以北地區，圖負隅頑抗，均被華軍擊潰，紛向宜興、溧陽方面潰竄，華軍卒以宜興、溧陽為目標，分三路先頭部隊均已到湖洑鎮、張渚鎮，至此日方所謂「掃蕩計劃」遂已告粉碎矣。綜合東戰場所見，此次戰役，為對日軍外線作戰，以各個擊破後，對其集結之兵力，行包圍攻擊，於戰術上有甚大價值。日軍之失敗原因，在計劃過於遠大，而實行力不足以副之，其他如連繫不良，部隊精神萎靡，亦其敗因也。(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文匯報)

江南劃期的勝利

劉尊棋

題解： 本文是中央社的一位戰地特派員的報告，對於我軍在東戰線的抗戰經過，更有明晰的綜合的概述。

這一次敵軍於南北兩戰場同時慘敗，在日本帝國主義四十年來陸軍戰史上構成空前的恥辱，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我們神聖解放戰爭的一個偉大轉機，要知道日本「皇軍」時時刻刻誇示的，是它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至「滿洲事變」，長城戰爭，直到最近，絕對沒有遭受過一次失敗，正惟如此，所以這一次我們在津浦北段和太湖西南岸給它的嚴重打擊，將在日本國民心理上刻印着一個極大的失敗的暗影，而在我們，則毫無疑義地更加強了最後勝利的信心。

津浦北段我們對於敵軍殲滅戰略的成功，已經為全國民衆所普遍知悉，但是江南敵軍對於

我們殲滅戰略的慘敗，則因為種種原故，還未為各地深刻認識，為此之故，記者有義務將它的始末因果詳細寫出，作為我們光榮的研究資料。

記者在這次敵軍企圖殲滅我們，而反被我們打擊得粉碎的過程中，始終沒有離開最前線的指揮官，而且親眼看到幾次戰鬥，檢閱了不少敵人的日記和其他文件及戰利品，同若干受傷官兵談話——感謝那些忠勇的將士，他們賜與我不少寶貴的材料。

一、戰役的始末

先簡括地說明，日本「中支派遣軍」司令官畑大將履新之際，顯然攜來一個重大的訓令，這個訓令包括兩點，即（一）迅速抽調兩個師團到津浦線南段，貫徹打通全線的預定計劃，（二）在抽調以前有先用全力將我威脅京滬國道和京滬線的數萬部隊掃蕩殲滅的必要，根據這兩項戰略原則，畑大將一面調來台灣守備軍的第一第二兩個聯隊，於三月初旬到滬轉杭，一面動員蕪湖宣城方面的第六師團，杭州餘杭的第十八師團，和京滬線上的第三師團，外加久留米騎兵第十二聯隊，獨立工兵第三聯隊等，自三月十七日起，以兩個星期時間完成「掃蕩殲滅」的計劃。

爲實現這一計劃，第六師團的第四七聯隊首先自宣城出動，利用重砲的「密集射擊」將宣城南十八里的孫家埠佔領，繼而沿宣長公路向東推進，同時台灣守備軍第一二聯隊，則一部由杭州經武康攻孝豐安吉，一部由嘉興經吳興，會攻泗安廣德，第十八師團也隨後趕至，敵本欲取得泗安廣德，佔領宣長公路後，一邊將我孝豐安吉以東部隊澈底掃蕩，一邊將我公路以北——宜興溧陽一帶——的萬餘正規軍及數千游擊隊，包圍殲滅，同時第三師團則分自武進金壇南下，合力向該部隊壓迫，完成這包圍殲滅計劃。

三月二十一日敵軍會合到廣德，二十三日就向北推進，此時北面敵軍早已衝至宜興溧陽以南，陷於孤立狀態的×師，便被重重包圍起來了。

在宜溧兩縣附近，×師與敵作戰大小四十餘次，但終於因爲敵軍利用平原發揮所有現代武器，同時利用太湖幾次抄襲我軍後路，以致×師不得不於三月十九日退集到銅山鳳凰山和金雞嶺的山地，最後更因爲南面敵軍也包圍到門口塘流洞橋（在廣德北十七八公里），迫使×師漸次縮小防地，到了二十七八兩日，×師僅能在金雞嶺長約五公里寬約三公里的狹小地區內，與敵

肉搏，造成了全部戰役的最高峯，敵人在這期間每日以七八架飛機輪流轟炸以二十餘門大砲從四面射擊，同時縱火焚山，使×師失去隱蔽立足之地，戰鬪情況真是達於萬分緊張之境，若不是該師×副師長以下的官兵勇毅撐持，使我們的援軍次第趕到，解開重圍，萬餘官兵必將全部殉難。

首先是×師朱團自廣德以南衝殺至流洞橋，將金鷄嶺以南的敵軍三千餘人牽制，二十六日×師自安吉泗安趕到，迂迴至流洞橋敵軍之後，反造成了包圍敵軍的形勢，戰局至此便急轉直下，主客地位完全改變，敵不敢戀戰，迅速北退，沿金鷄嶺鳳凰山東北的橋下鎮、橋亭、釣橋、向張渚鎮宜興方面潰竄而去，×師乘勝猛追，斃敵二千餘名，連同×師一路抵抗下來所斃傷敵軍的數目，共計在五千與六千之間。

這一個偉大的勝利，主要原因之一，當然是×師×師以及×師朱團官兵上下不顧犧牲的殺敵精神，但是（一）我軍在東南戰場上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脫棄被動地位隨時抓住主動地位，以及（二）我們全線聯絡的確實，也是極重要的因素，這是不可否認的，不過在許多地方我們仍犯了陣地戰的錯誤，尤其是×師受敵包圍以後，沒有充分利用山地的地形地物，在許多地方受

制於敵，以至遭受極大的犧牲，也是不可忽視的，還有，在這一次敵人向我×師步步圍攻之際，宣長公路以北，尤其是溧陽宜興方面的游擊隊，似乎沒有充分發揮獨立作戰，襲敵擾敵的效能，以致坐失許多良機，不過在敵軍向宜興溧陽潰退的時候，他們盡了相當截擊的任務，是不能抹殺的事實。

二、爲什麼敵軍發動掃蕩計劃

自本年一月初旬至三月初旬，東南戰場的形勢是這樣的，敵軍一面以蕪湖爲據點，一面以杭州爲據點，像螃蟹的兩隻筍子一樣，控制着江南全線，敵人的習慣是每一個據點都以其面前的兩個小據點爲掩護，蕪湖的前面有宣城魯港，杭州的前面有富陽和餘杭，我們幾次向他這左右兩大據點的正面反攻，證明都很吃力，於是從經驗上得到教訓，我們必須攻敵之虛，要行迂迴運動的戰術，截斷敵據點與據點間的聯絡，並積極發動游擊戰，繞襲敵軍的側背，方能收效，我們漸次把滬作戰以來的被動地位，轉變過來，抓住了軍事上的機動，我們的游擊隊一天多似一天地衝到富陽、餘杭、武康、吳興公路的東面，對於公路和滬杭鐵路不斷襲擊破壞，使敵疲於奔命，同時正面我軍乘敵之虛，攻克廣德，歸復宣城至長興間的公路，一面牽制着宣城之敵，一面攻擊着長興、吳興，而保

障了中間通達宜與溧陽和京滬鐵路的門戶，我們的正規軍陸續向這門戶裏面推進，克復了宜溧兩縣，三月初旬×師最前鋒都到了無錫常州的南側，和金壇以東的地區，形成對京滬鐵路線和大南京的嚴重威脅形勢，我們的游擊隊更配合着正規軍克復了郎溪，溧水等縣，對秣陵關及京蕪公路實行襲擊，這在敵人方面當然是難以容忍的威脅。

在這時候，敵軍在津浦線上正陷入膠着狀態，北段固受牽制，南段更因兵力不夠，無法向淮河西北推進，津浦南段的軍事，本來受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的指揮，所以松井被召回國後，畑大將爲了推進津浦南段的攻擊，乃亟願將第六和第十八兩個師團調到江北去，但是江南我軍的進展，既然如上段所指出，日漸迫至敵軍的主要聯絡線和根據地，所以在移調這兩個師團以前，不得不先將我們這枝挺進部隊掃蕩消滅，將敵軍的防線仍推至宣長公路，然後以比較薄弱的部隊，守住這一線，抽出第六第十八師團到江北去，一俟津浦線打通後，再轉過頭來，或自兩翼包抄，或自中央實行突破，實現其江南的第三期作戰計劃，這就是敵人這次「掃蕩」的動機。

三、首先佯攻寧國牽制我軍

三月十三四日敵開始自蕪湖向宣城增兵，第六師團的主力逐漸移到宣城，十五日拂曉，很久蟄伏在宣城城內的敵軍，突然衝出東門，經雙塘店而至雙溪橋，首先與我×師×團第九連的兩排警戒部隊接火，敵先頭部隊爲騎三百餘，後面便是四五百騎兵，緊接着又是敬亭山的大礮，我們的兩排弟兄，當然敵不過，所以戰了兩三小時後，即向後撤退，敵軍一股自雙溪塘店（宣城東南五公里）沿公路南來，開始集中火力猛攻宣城東南十七八公里的孫家埠，十五十六兩日敵以十五生的重礮數千發毀滅孫家埠全鎮後，復以煙幕掩護步騎兵前進，與我軍激戰一日半，始佔領該鎮，當時記者正趕到孫家埠附近，同我們的指揮官討論到敵軍的企圖，我們終於判斷敵人向蕪屯公路而來，不過是佯攻寧國方面，而實際則牽制住我們正面的部隊，使他從容向廣德前進，果然敵人佔領孫家埠後就堅守着工事，未續南犯，十七日我們的部隊在雙塘店以東的洪林橋與敵接火了，敵軍數目在兩千以上，攜帶着修橋補路的器材，並坦克車大礮等，這時我們不能不痛心的是，宣城以東的公路橋梁，雖經我克復兩三個月，但仍未澈底毀壞，讓敵輕易修復後，就揚長奔馳至廣德，在達到廣德以前，當然我們一路截擊了不少敵人，但敵人終能利用那公路，使我們小部無法堅決

攔阻他，敵人還留下一兩千人以麻姑山爲根據地，向郎溪進犯，郎溪雖早經我克復，但始終只有游擊隊在那裏，並沒有我們的正規軍，所以大批敵軍到後，我們祇有「避實擊虛」放棄了縣城。

這是敵人從西邊進行掃蕩的步驟和經過。

四、台灣軍登場

當孫家埠吃緊的時候，左翼的敵人，以台灣軍爲先鋒，也自杭州出動了，他們合計約三千五百人，沿京杭國道北上，一股到了瓶窰鎮後即穿小路，過黃湖鎮、古城、木橋頭、閔日場等地，竄至孝豐附近，一股到了武康向西折，經過莫干山南邊的簞頭鎮、佛堂、張家村，與前一股在孝豐安吉間的遞舖鎮會合起來，開始與我×師的一部接觸，此時×師的大部分在武康吳興安吉之間游擊，一部份已衝過京杭國道在德清崇德方面襲擊敵軍的側後，孝豐方面只有圍把人，至此十分緊張，邊打邊退，一直被迫到城下，安吉因受敵左右夾攻，於十九日棄守，正在危急之際，我們××師的部自南方趕到孝豐東七八公里的山塢和白水灣，恰好抄至敵人的背後，同時×師的主力，也自吳興方面撤下來增援，敵人一時陷入天目山與莫干山之間的山谷中，經我們猛烈的圍攻的結果，台灣軍的「處

女作」便告失敗了，傷亡在一千左右，但是可惜我們當時沒有能在安吉以北的山谷缺口處將敵堵住，否則不但這股敵兵不能竄至泗安會攻廣德而且可以完全繳械，實在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

因為沒有堵住敵人的退路，他們兩千多殘兵便經龍灣村，上舍橋攻到泗安，而且進一步佔領了廣德，敵人的文件表示他們判斷我方在廣德的駐軍有二萬左右，本想會同第六師團將這些軍隊「掃蕩」的，詎知一到廣德，我們並無一兵一卒，甚至連一個老百姓也沒有，敵人意外的撲了一個大空，這是二十一日事，當晚不能在城內停駐，就移到城北八里的飛機場宿營，半夜裏中了我們游擊隊的埋伏，僅憑手榴彈炸斃他一百餘人，於是翌日拂曉，敵人就分向門口塘，流洞橋和長興方面退去了，退到門口塘的敵人，正遭逢我們×師朱團的截擊，便集合到流洞橋，此時×師也已追到流洞橋，但因敵據高臨下，不易通過，相持了兩天，朱團爲牽制敵人增援到西北邊，加強包圍×師的力量，死不放開敵人，但是因爲猛烈向山上之敵仰攻，結果一團官兵犧牲了一半左右，但是他們這犧牲是太光榮了，代價太大了，若不是朱團的死戰，我想不僅×師趕不上來夾擊，而且×師的團將始終不能解開吧。

五、×師的苦戰

戰役的中心是×師，他們是敵軍掃蕩殲滅的主要對象，他們與敵人接觸得最早，自三月九日起，在宜興溧陽以北，已與第三師團發生不斷的小接觸，最初敵人只以三五百人來攻和橋楊巷甓橋等地，後來他們的來勢日漸雄大，不得不退出京杭國道兩側的平原，太湖給了敵人莫大的幫助，我們守和橋時，敵人從湖汶鎮登陸，抄至我後，而且京杭國道上是敵人機械化部隊自由運用之地，他們當真打來，我們自然無從固守，這是×師苦戰的第一階段。

京杭國道以南有兩個大鎮，東邊是張渚，西邊是戴埠，三月十九日以後，×師便退至張渚戴埠一帶來打了，但是這裏雖非平原，卻也無高山，故仍難立足，我們又一面自張渚沿釣橋同官里而退至鳳凰山，一面自戴埠過橫澗何陸岡陳家村而退至金鷄嶺，敵人這時對我已形成嚴重的包圍，自三月十九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師與外間已完全斷了聯絡，打得彈盡糧絕，敵人從飛機丟擲幾百枚燃燒彈，將山上的淺松修竹一齊焚燒得乾淨，每天以重砲毀滅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死傷官兵都無法抬出，有一次我們在金鷄卡上有兩百多重傷官兵抬在一個關帝廟裏，敵人到後，用汽油將他

們一齊燒死，在這種狹隘的地區之中我們的師部也難以隱蔽了，三月二十七日竟爲敵機所轟炸，副官處長受重傷，營長一員陣亡。

二十七八兩日我們士兵的手榴彈幾乎都用完了，但仍堅守着金鷄嶺的高地——海平線上約七百餘公尺，×副師長仍身先士卒，以一當十，阻敵攻擊。敵人在二十八日從早到晚衝鋒十一次，想奪山頂，但我們以機步槍很經濟很巧妙的阻回，每次衝鋒敵軍死傷總不下百餘人，換言之，當天敵人死傷共有一千多，記者當時在軍部中，××軍長一時一刻沒有離開譯電室，我們都摒息等待。「祇要有電話來就不必擔心，」這樣彼此安慰着，二十八日夜晚十一時來了一個電報，講到全師彈藥僅足數小時之用，士兵已一日未見米粒，敵人攻擊愈發急了，記得我們一夜也沒有入寐，希望夜間有什麼突變，可以拯救出全師英勇的官兵，兩點鐘了，沒有消息，三點鐘，四點鐘，到大亮都沒有消息，「是不能保了。」

整個的軍部被一種緊張窒息的氣壓所圍繞，勤務兵也顯得不像往日那樣活潑了，號兵吹的號音每天是非常清脆的，震得四圍山裏的回音，十分好聽，令人卻特殊的重滯，每一個人的神經都

爲×師全師弟兄的命運所緊緊的繫住了。

直到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師才來了一個電，「敵人自流洞橋退去，×師已與我左翼取得聯絡，全師包圍線業已被我擊破，」×軍長揉着一兩夜沒有睡眠的眼睛，仔細的將每一個字吸收到眼簾裏，纔緩緩的吐出一口長氣來，生命重新降臨了。

我們的生命，就是敵人的死亡，是一點也不錯的，原來二十八日夜晚我們的×師看見了一天都衝不過流洞橋，便悄悄迂迴到流洞橋東南的獨山背後，深夜的給敵人一個猛烈的襲擊，敵人顯然沒有預料到這一着棋子，而且那裏的主力不過是台灣守備軍，根本缺乏作戰經驗，並且是在孝豐安吉吃過×師一個苦頭的，於是連鍋灶馬匹傷兵都來不及帶去，一股腦兒沿着廣宣公路潰退下去，天明到了槐花堪市附近時，又遭我伏兵一頓突襲，先後左右被我們包圍痛殺，死傷又達一千二三百人，潰散開來的，也有一千多，敵兵這一天表演了他們最得意的馬拉松賽跑，七八小時內共跑出一百一二十里，在他們也是一個空前的紀錄了。

敵人的包圍線這樣被我們衝破後，×師於二十九日上午便與我朱團聯絡上了，得到新的援

軍和物質接濟後，×師開始配合×師反攻起來，本月二日將敵壓迫到金雞嶺鳳凰山背後，更一鼓作氣追擊下去，敵人初先還在金雞嶺頑抗，沒有退卻的表示，後來看見流洞橋的敵軍一直退到他們的尾後，超越了橋下鎮而達同官里，乃僅僅以金雞嶺爲掩護，使主力五千餘人陸續退出三木關，向戴埠逃去，最後我們將金雞嶺的敵人掩護部隊也完全肅清，葬埋了敵人這一次大規模的冒險。

六、勝利的偉大意義

太湖西岸這一空前的勝利，不僅在東南戰場上有極大的影響，而且對北戰場尤其是對津浦線也有着莫大的影響，爲什麼呢。

東南戰場這幾月來——甚至最近的未來——我們主要的戰略原則之一，不外是截斷蕪湖杭州間與南京上海間的敵人聯絡，然後實行各個擊破，這一次敵人想消滅我們對於他這兩個聯絡線的威脅，並鞏固這些聯絡線，以形成進一步對我皖浙陣地的侵略，但動員了十個聯隊左右，結果不但未能達到目的，反被我們夾擊與包圍，打得落花流水，完全粉碎，死傷潰散在三個聯隊以上，使他一時完全失去進攻的能力，自然在根本上動搖推翻了他們的作戰計劃。

其次敵人原想以第六師團和第十八師團調到津浦南段，配合他們在北段的進攻，現在這兩個師團都被我們控制着，已不能自由移調，這樣更使敵人在津浦線上的失敗，成爲不可挽救的失敗。

最後，就記者的觀察，這一次戰役中間暴露了敵軍方面幾個重要的弱點，（一）官兵的普遍厭戰心理（如征夫野哲隊長等的日記所證明）。（二）新軍（台灣守備軍）的缺乏作戰經驗與作戰的持久能力（孝豐安吉和流洞橋兩次的潰退都是台灣軍先開腿的）。（三）敵軍對「敵」情判斷的錯誤，他們以爲我們在廣德有兩萬人，結果是跑去撲空。（四）敵軍聯絡不確實，本來當着我們×師追至流洞橋並繞過獨山襲擊敵後時，敵軍很可以自長興出來再將我們包圍的，他們沒有這樣做，嗣後流洞橋之敵退卻，金鷄嶺敵軍突然孤立起來，三面敵軍一齊瓦解，這都是他們聯絡並不確實的證明。

然而這一次戰鬪，我們雖打了勝仗，卻也暴露了我們方面不少的弱點，前面曾指出來我們退守山地後仍免不了受陣地戰的制動和游擊隊沒有十分活躍起來，兩點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兩件

應注意的事，忍不住要指出來的，就是：第一我們軍事雖然步步向前推進了去，可是我們後方的勤務，尤其是傷兵的處置，如收容所，担架和戰地醫院等，應有完善的布置；第二，公路是機械化敵人的命脈，留着這個脈絡，敵人隨時可以制動我們，斬斷這些脈絡，敵人就等於解除武裝，這是很淺顯的道理，然而我們克復了幾個月的京杭國道中段，宣長公路全線和無錫宜興公路，南京郎溪十字鋪公路，卻沒有澈底破壞，給敵人坦克車礮車往來馳騁，現在我們雖重新克復過來，但是付出了多麼重大的代價啊！我們認為破壞公路橋樑是最淺易的軍事工作，是應當澈底的予以破壞，免為敵人所利用，因為個人在戰場上痛切的感受到這許多印象，不知不覺的有些超出題外了。（二十七年

四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武漢日報）

平漢線抗戰別紀

題解：

本文爲一戰地記者所作，關於去年九十月間我軍在平漢線的失敗，報告很詳盡，

但是我軍是盡力抵抗的，實在值得令人歌泣。

平漢線的急變。

平漢線這次的急變之開始，固然是由於固安縣境的日軍強渡永定河，其實還是日人的進襲平漢線之準備完成。固安縣境永定河，早已被日人視爲唯一南侵的捷徑，在九月十五日前，我們每日得到日人企圖渡河的準備工作之種種報告，結果，居然由準備而成熟，由成熟而開始侵犯。中間僅是三五天的功夫。日人南渡永定河的企圖，雖已成功，但華軍兩團守軍的同歸於盡，這種壯烈的犧牲，真使日人膽寒，後來有人責備固安守軍疏於職守致陷重鎮，這種不白之冤，只有那永定河畔所永垂不朽的兩團忠骸來辯證罷了。

由良鄉侵涿州。日人由良鄉南侵涿州，數十萬衛國男兒都抱着最大決心，準備作一次壯烈的犧牲，決不肯苟且生還。記者適於此時由涿州南返，眼望着許多將領在痛號疾呼不肯略退。由於戰略上關係，終於只有捐除己見而從事。這種慷慨激昂的情緒，懷存在每一個抗倭士卒的內心！

逼近保定前夕，當倭寇逼近保定省垣的前夕，中國正規軍已在保定南展開戰線了。準備着痛快淋漓的和他撕殺一番，這時保定城內的警察和一部分兵士都因為躲避日機轟炸而離城他去，但某省的保安團竟自動的肩起這維持省垣艱巨的責任。由後方開入保定，直至保定已陷重圍，日方衝破保定北門的時候，那位愛國情殷的保安隊長還在南關車站指揮所部作反攻的爭奪，後以衆寡懸殊，勢難支持，這位保安隊長仍欲作最後的奮鬥，準備與城共存亡。終於因為大勢已去，歸路漸絕，才由幾個團丁把這團長強拉而去，這種奮勇守城的魄力，真值得我們敬仰！

民軍奮勇殺敵

孫殿英自從前年去職後，便閒居於北平，日本人很想利用他來作些危害國

家的事情，但是孫氏深明大義，並不為重金所動。這次盧案發生，他便向宋哲元請命殺敵。由宋氏委以民軍司令，孫氏便把所部招呼起來，在北平近郊一帶活動。以後二十九軍奉命撤保定，平郊淪陷

敵手，他便親率着有數的民軍在平西門頭溝一帶和敵人搏綏，很給倭敵些虧吃。倭敵爲了要消滅他和他所領導下的民軍，便遣派大批飛機去轟炸他，但結果反使他更加堅強抗倭的勇氣和決心。

在房山建殊功。以後各地民衆自動投効參加的逐日增加，當局便委他爲游擊總司令。房山一役，他建了些功勳。當保定吃緊的時候，各軍都奉命撤守正定及滹沱河。那時他正在加緊的訓練所部於行唐，直至正定及滹沱河開始激戰，他并未稍退寸地。仍在行唐一帶堅守，并將所部化整爲零，開始游擊。一直到現在，他仍舊穩駐在各縣，趁着日軍南侵的時候，便向日軍後方游擊。弄得倭敵無可奈何。最近他將零星的倭敵包圍解決，得些戰利品來補充。因此，他竟得獲許多精良武器而來殺敵。現在平漢敵軍後路已被某路軍後方及孫部截斷，使日軍時時受到威脅而難放手南侵。這種不屈不撓的毅力和衛國守土的忠心，真使那些棄城脫逃懼戰而退的正規軍隊所要愧死的。

新樂鐵橋被炸。新樂鐵橋的被炸毀，是這次平漢線軍民的絕大損失，因爲這座鐵橋橫貫於寬達二三里的沙河中間，是平漢線黃河鐵橋以下的第一大橋。當中國大軍奉命後撤和數百萬同胞正在逃生的緊急關頭，這橋竟被日機炸毀了，所有沙河以北的車皮和機車以及中國軍民所有

的笨重物件，完全拋棄於橋北了。記者眼看見堆積成山的各種東西，放置於沙河北岸，尤其是那些重砲和戰車以及各種客貨汽車竟擺成一條陣線似的，簇新的一九三七年的別克汽車，數量亦屬不少，其他則無庸贅述了。

兵士營救弱女。數百萬軍民都要經過這橋南來，日以繼夜的萬頭攢動，扶老攜幼的跨橋而過，以致很出了些悲劇在這橋上。當記者混在成千累萬的大隊中渡越這橋的時候，一個年正芳齡的女郎竟不幸被亂人擠跌河下去了。那時正是秋汛告急，水勢汹涌，眼望着這女郎便捲入漩渦而飄泊於急流的浪波中去了。我們毫不通水性的人們只有看着這條生命的告終，誰料在這女郎已被擠跌河中的一刹那間，一個士兵竟跟着由那高達十數丈的鐵橋上跳下河裏去了，不到五分鐘的功夫，這女郎已被那士兵抱在懷中浮出水面，慢慢的渡登南岸。然後施以人工呼吸，她便由那已死的壽命中復活了。當這女郎在明白這蒙難和復活的原尾後，她便決心以身來許救她的士兵，誰知這士兵竟早已啞然無聲的走遠了。可見他還在趕程南去，回歸部隊，但他這種義俠之舉，除使那被救的女郎永生難報外，也是中國國軍的光榮。

勒征婦女爲娼。倭敵的獸行，已在這次戰爭中完全暴露無遺。日前滹沱河正在激戰的時候，便發現曲陽唐縣一帶被他們勒征良家婦女三百名充當隨軍公娼的事。這種違背國際正義的野蠻行爲，只有倭敵做得出。當華軍前線將士聽到這種殘無人道之事的時，真要氣破了每一個將士的心。尤其是那些被害關係人的本身，對於這種奇辱，怎能忍得着？以後正定城被他們衝破的時候，進城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屠殺，全城的青年壯丁幾乎全遭毒手。

三千壯丁罹難。據由城內祕密逃出的人們說，正定城內已有三千名壯丁同蒙殺身之禍了，這種滅盡天理的暴行，真不能再稍忍受，於是冀省中部各縣的人民爲了切身利害所繫，決定自動奮起和那人類之公敵的倭奴拼這未死的餘生。據悉各縣均已祕密取得聯絡，雖然沒有什麼健全的武器，就是寸鐵尺木也要雪洗這國難和家仇。現在冀中各縣聞風而起的民衆，已有數萬之衆，這種民間之武力，至少也可挫折倭敵的鋒芒而爲國家民族建樹些微功呢！

日軍避重就輕。這次石家莊的淪陷，雖然爲時甚快，但正定北津沱一役的戰況之激烈，和華軍誓死不退的英勇，也足使那日人膽寒。同時日軍的損失之重和消耗之巨，卻已相當的可觀。本來

這次華軍之扼守滹沱河及正定，原抱着極大的決心。所以滹沱河南岸的陣地，準備得非常堅固，并早已配備重兵，待敵來臨，即予痛擊。更兼以沙河、滋河，兩條連續的火線，於日軍開始南侵時，很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倭敵知道這是一層難以跨過的壁壘，便改變策略，把攻那掠南口的故技重演出來。

滹沱河變墓場。當雙十節的前一天，日機在中國陣地上放置了幾個汽球，然後就是接連不斷的排礮射到陣地來，每天總是連接數千發的射來，可憐中國數千守兵，便在三天內均遭了敵礮的轟炸，一條漫長的滹沱河岸竟成了他們終生的墳墓！在這敵人猛烈礮火的攻擊下，那身負堅守正定之責的某軍長兼某省主席的某氏，依然親在火線中督飭殺敵，并不稍退。後來，他的鋼甲汽車，已被敵人的機槍掃射了。雖然他的左右在奉勸他暫為躲避，但他仍舊不惜一切的狂呼指揮，終於他的鋼甲汽車中了敵人小鋼礮彈了，他才飲淚而下，離開正定城。連日日軍在無厭的南侵，火線已經延長到石家莊以南了，可是這位神勇殺敵的軍長，始終沒有離開火線，每日在火線中和士兵混在一起。直至現在止，他仍在最前方……（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大美晚報）

平漢線上三次血戰

閻海萍

題解：

本文原名北線歸來，分載二十六年十一月時事新報，篇幅很長，這裏所載的，僅係

其中一段。但我們讀畢可知我們的衛國勇士是怎樣的去完成他們的任務的。

房山我軍大勝。

平漢線上統共有三次血戰，第一次是平頂山的爭奪戰，第二次是河西務的遭遇戰，第三次是漕河線的防禦戰。這三次血戰，雖然最後的結果是我方退卻了，但就局部的戰鬥的本身論，我們是勝利的。作戰的部隊，雖然遭受絕大的犧牲，但終竟完成了他所負的任務。

第一二兩次的血戰，記者都「親與盛會」，雖然飽受驚險，但覺得生當斯世，有機會參與這偉大的民族解放鬪爭，也不能不算是「人生之大幸」了。

平頂山是在房山縣縣城東北方面坨里車站西方的一座小山，由良鄉到坨里有平漢路一條

短短的支線，專爲運輸紅煤廠一帶的煤炭而敷設的，坨里車站是處在四面皆山的低地中，在軍事上並無何等價值，而牠西側的一帶山巒，以平頂山爲最高。這一座不毛的童山，在農業上是沒有絲毫價值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就軍事形勢論，這座小山，是佔極關重要的。

當時×××率領×師精兵，由房山向東北方面前進襲擊正在攻打南口的敵人的左側以應援苦守南口×××軍；敵人的情報是何等的靈通，所以在×軍尙未到達房山時，敵人便使用一聯隊的兵力，企圖佔領房山縣城，以阻撓增援南口的我兵。那時駐在房山的我軍，僅係×××的四五百名游擊隊，戰鬥力極爲微弱，絕不足以保守房山。但在敵人到達的前夕，××師便與×××部的游擊隊換防了，第二天接觸的結果，是我們完全勝利，敵人的朝鮮第八聯隊幾乎完全被殲滅。

在敵人發現房山城內我方正規軍隊之後，馬上便放棄用輕騎佔領房山縣城的企圖，而用一旅團的兵力，盤踞在坨里四週的高山上俯瞰房山，控制了向南口增援的道路。

一·定·有·熱·鬧·看· 當×××部與××師換防的晚間，記者也於當天同幾位朋友到達房山，訪問×××氏。當我聽到換防的消息之後，便跑到孫氏的司令部去請他寫信向××師師長介紹，當

他向介紹信上蓋章的時候，便笑着向我說：「你不是以沒有大打爲不滿足嗎？好了，留在這裏一定有熱鬧看。」說完便將介紹信和一張油印的房山縣簡圖遞給我，他這種暗示，使我非常興奮，知道將來此處將有一次血戰的。

在夜半××師師長也進城了，記者便混在公務員的隊伍裏。在南城門口，和這位素以勇悍著稱的將軍會面了，他很誠懇的歡迎我，因爲「房山縣先有新聞記者到來」是他意料之外的事。在他初到時，事情是很忙繁的，識相一點，不多打擾，只將住址留給他，他便告辭了。回到客棧去，逆旅主人正煮好了一大盤「良鄉栗子」請我吃，並且告訴我說：「來了正式軍隊了，房山縣保得住了。」我們一面剝栗子，一面談天，在我睡覺的時候，已經可以聽到很清晰的槍聲。

天明時，跑到司令部去打聽消息，所遇到的兵士，個個都笑逐顏開，這種寫在臉上的戰報，一望便會使人知道「打得很好。」

×氏正躺在屋中的躺椅上吸烟，一見面便說：「這一仗是早點，午飯晚飯還沒有吃呢，晚間非拿到平頂山不可了，因爲敵人若佔據着那個山頭，我們便完全被控制了，一點也沒法活動，本師是

負着掩護的任務，若在我的防線內使友軍受到損失，我便沒法交代了。」後來他告訴我，今天飛機一定來轟炸，勸我搬到城牆的洞裏去睡一覺，夜間可以到北城門上去觀戰，他晚間決定以一營步兵對平頂山上的敵人舉行夜襲。

值得效法的。上午八時三架敵機便在房山縣上空出現了，在城中擲下四五枚重量炸彈，城內的老百姓都扶老攜幼地向城外逃避。街市經過一度紛擾之後，馬上便呈現出慘涼的景象，被擲中燒夷彈的房屋，冒着濃重的烟火，也無人去搶救，因為那種古老的城市，根本沒有消防的設備，而在這種時期，更談不到這些了。在敵機第二次到來的時候，街頭已經沒有行人了，士兵們都站在屋簷和走廊下暫避，敵機這次並沒有投擲炸彈，只用機槍向逃難的民衆掃射了一陣。縣政府所組織的救護團的旗幟，還插在十字路口，迎風飄盪，但救護人員早已各尋生路逃避一空了。受傷的民衆和士兵，都由××師的擔架隊抬到臨時包紮所去包紮。記者到包紮所去訪問軍醫官時，碰到兩位福音堂的外國修女，她們是自動攜帶着藥品來幫忙的，這種勇敢俠義的精神，是值得佩服和效法的。

七時由北門出城，到五里店的團部去，因為該團今晚負責佔領平頂山陣地，所以團長和參謀長都很忙碌，由一位王參謀陪同記者到離城八里路的小河灘上的樹林中，去隱避，等候這一次英勇的夜襲的開始。

夏天的炎熱，雖然絲毫沒有因為初秋而減退，但北國的深夜，也很涼爽宜人。我們臥在潮濕的沙灘上，覺得十分舒適，一隊一隊的戰士，默默地從沙灘上走過去，在對面的山脚下消逝在黑暗中，這時大地沉入死寂的氛圍裏，只有遠處傳來幾聲犬吠，打破這夜的死寂。

遠處響了疎落的幾聲槍聲，敵人的陸上探照燈，馬上發出巨大的光芒，向我們這方面的天空掃射，王參謀告訴我：「這是由坨里車站敵人的鐵甲車上發出來的。」槍聲逐漸的緊密起來，敵人的槍彈也嗤嗤地從我們頭上飛過，敵的大礮也響了，遠望平頂山頭，飛起萬千條的火線，礮彈炸出一團一團地火花，我們的預備隊也增加上去了。

我們衝鋒了。半小時後，槍聲中便傳來了一陣殺聲：「我們衝鋒了！」王參謀從沙灘上跳了起來，跑到林外的土堆上向遠處眺望，但除幾條火線外又能看見什麼呢。

一陣殺聲，一陣槍聲，間隔着發作，我們也有時臥下，有時跳起，顯然我們的情感爲這槍聲和殺聲所控制了。這槍聲和殺聲，固然殘酷淒厲，但這是我們民族解放的音樂，這是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對敵人的唯一的答語。

傳令兵引導着擔架隊將傷兵都陸續地運下來了，我在一位受傷的營長口中，聽到了這次爭奪戰的實況。

受傷營長談戰績。平頂山的面積只能展開一營的兵力，本營奉命攻擊佔據該山之敵，我首先用一連由南面的小路上向山頂上攻擊，仰攻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他們在各要路口上都配備着機關槍，火力很猛，非有相當的犧牲不得越過。好在第八連的官兵都很用命，所以在接觸後，不到半小時便與敵人用短兵交戰了。當然，日本人最怕和我們作白刃戰，當第八連衝上去時，他們雖然有四百多人，但是都已手慌腳亂，不知所措。這時我馬上以二個連衝上去，以一連幫忙第八連掃蕩敵人，以一連用火力壓迫對面山頭的敵人，使他們不能應援。這次從開始攻擊到掃清戰場止，共爲六小時，現在我們已經是完全佔領平頂山了。向週圍的山頭射擊，以探敵人的虛實，我就在衝鋒的

時候受了傷，傷勢並不重，一個月以內准可以好的。」這位具有農夫氣質的程營長，很簡略地說明了戰鬪經過之後，我們便一同回到城裏去了。第二天清晨，我在包紮所中，爲他攝了一影。

眞·正·的·血·戰· 第一次的夜襲，那只是平頂山血戰的序幕。眞正的血戰是在第二天開始的：坨里的敵人，當夜並沒有被我們驅退，因爲我方的礮兵，當時還停留在保定，沒有趕到前線，只憑步槍和機關槍，是不能給予敵人的鐵甲車以多大的損害的。所以在第二天的清晨，敵人礮火便向平頂山作集中射擊，但日本礮兵的技術太拙劣了，命中的比率太低，除妨礙我們的後方活動之外，並沒有其他的作用。但在九時後，七架飛機，便盤旋在平頂山的上空，向我們簡單的工事投彈，向顯露在地面的士兵射擊。在兩小時內，平頂山嶺便化爲焦土，一營守兵便完全殉國了。當飛機投彈和掃射的時候，我們用望遠鏡可以看到我們忠勇的將士，繞山而走，絕不後退的英勇姿態，眞使我們感泣。但以血肉之軀，來抵抗無情的礮火。最後，終竟因爲傷亡殆盡，平頂山又被敵人佔據了。當日夜間又被我軍襲得，但在開始夜襲的時候，記者便離開了房山縣，騎着一匹肥壯的軍馬，到易縣去追蹤×××氏。

平頂山改爲紅頂山。後來，在涿縣及滿城縣兩地，都會到×師長，他告訴我，「只平頂山一處，本師便犧牲了兩千多人，因爲我們不控制住平頂山，×軍便不能通過，我軍完全犧牲在飛機大礮之下，而日本兵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的傷亡，也在一千以上。總計兩方在那座小山上所傷亡的兵員的血，一定可以把那座山染紅的。將來我們勝利之後，我一定在那座山上樹立一座紀念塔，把平頂山改爲『紅頂山』來紀念我們的將士。」

由於平頂山之戰，使敵人不敢攻擊平漢路正面的××路軍，在固安失陷之後，包抄涿州的敵人，在通報上，也不得不承認「該方面之敵之戰鬥力甚強。」而現在該路士兵，仍然在娘子關與日軍鏖戰，使他們不得西進，結果日軍還是繞到舊關去攻擊的。

現在只有拼命。第二次河西務的血戰，更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師的壯烈犧牲，雖然沒有抵禦住敵人的西進之兵，但確乎掩護住平漢路西側的撤退部隊。××師是十四日奉命由涿縣出發的，當夜便到達了大清河的西岸河西務一帶，那裏沒有工事可以憑藉，只有一條小河。

敵人過河了，雙方才開火。敵人有飛機掩護，有大礮射擊，有坦克車衝鋒，而我軍只憑步槍和敵

人抵抗，以血肉之軀和敵人在大清河西岸，抵死相拼，在兩小時內一旅精兵，便完全犧牲了。而師長裴××，仍然率領着另一旅衝上去，終竟將敵人一度擊回大清河東岸，使房山琢縣的部隊得以向後退卻，裴師長在敵火猛烈慘重的情況下，對部下所下的命令，除指揮作戰以外，而最沉痛勇敢的話是：「現在只有拼命，否則亦不得生。」這是多麼英雄壯沉痛啊！

最後，他奉命撤退了，在臨退卻的時候，還鼓起餘勇向敵人衝鋒一次，河西務一戰，雖然沒有挽回平漢線上的頹勢，而忠勇將士壯烈犧牲的精神，確乎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尤其是他對於友軍的收容和掩護難民撤退，盡了最大的努力。

明知失敗也要打。第三次血戰，是發生在漕河線上，九月十八日，平漢線正面的敵人，疾風暴雨似向漕河線上的我軍壓迫，而由紫荊關西進的蒙古騎兵，也迂迴在我軍後方。誠然如某軍長所說是：「明知失敗也打一個痛快仗，決不便宜了日本鬼子。」

這一次惡戰繼續三晝夜，我方將士，在極度劣勢之下，浴血抗戰，慘重的犧牲當然是意料中的事。由房山琢縣撤退的部隊，也加入作戰，東起霸縣，西至裏長城，這廣大的平原中，展開了一幕慘烈的

的混戰。

記者當時隨軍流轉，每天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因為一切都入於混亂狀態，弄得完全莫名其妙，直至渡過沙河南岸，遇到某高級指揮官才知道這次慘敗的經過，慘敗的主要原因是守而不攻，結果是沒有守住。

黃河北岸我軍英勇抗戰

題解：

本文是將最近平漢線戰況，作一有系統的約略報告。這方面的防軍和晉南一樣，

并不作渡河的企圖，要在黃河北岸殲滅敵人。

平漢南段最安靜。

「七七」事變本來發動在平漢線上初期的北戰線，亦以平漢線琉璃河

以北一段爲最激烈，漳河一帶，也曾展開血戰，可是現在除黃河北岸一段入於混戰局面外，鄭州以南還是安然無恙，比起廣九粵漢常被轟炸，隴海中段之時受礮火，在後方的鐵路，算以平漢南段爲最平靜了。平漢特快車把記者送到鄭州了，鄭州居河南中心，爲平漢隴海兩路會合要站，輪軌四通，本來商業是很繁盛的。從前記者曾經有不少次數經過鄭州，真可以算是中州民殷物庶之區。自鐵路開通以後各地貨物都以牠爲集散地。因是商賈雲集而貨如輪轉了。

戰士鎮定來往。鄭州自從元宵節日被日機狂炸以後，不少的財產和可寶貴的生命犧牲在日本炸彈之下，接續二次三次之狂炸，繁盛的市場，頓成丘墟。人民受過血的教訓，成了驚弓之鳥，自晨至午商店閉着門，有些過廢歷年的景象。老百姓在上午九點鐘以前，便扶老攜幼，往郊外去避飛機。薄暮才相率歸來。商店亦於是時開始貿易。記者到達鄭州之後，肚皮已餓得空空如也，然而找一間飯館就比登天還難。幸而得到一位路警的指出，在離車站後便不遠。有一家草蓬搭的小飯館，吃了一塊大餅，一碗飯，才把這一次民食問題解決。鄭州白天雖然是沈寂得很，但是有不少華軍的英勇戰士很鎮定地來來往往，官長士兵都是精神飽滿，個個有着雄偉的身體，和充分的精力，雖然服裝因為久經戰陣不甚整潔。但絕不見有頹唐的氣概，這就足以擔保中國必定能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展開激烈血戰。在小飯館裏晤見兩月前在新鄉有一面之緣的張君，張君原是北平大學的學生。抗戰發生後，放棄了書本跑到某軍部工作，盡了黃帝子孫應盡的義務，他說他在二月十六晚新鄉棄守時隨着掩護部隊退出，現在因為某項任務渡河南來，不日仍返前方。他說二月六日起日

軍動員三萬餘人，配備新式的機械，一路以安陽爲根據，沿平漢南侵，一路以大名爲根據，從陽公路推進，又一路由武安向東南突擊，當天下午平漢正面及兩翼都發生了激戰。十一日湯陰淪陷，日軍手中。華軍改守淇河沿岸側面陣地，展開激烈血戰。雙方傷亡均甚重大。

日軍源源增加。十三日以後開始在汲縣國防線劇戰，日軍源源增加，礮火集中襲擊，坦克車戰車猛衝，城北之頓坊店，薛山，黃土崗，東寺門等陣地，華軍浴血抗戰，時加逆襲，日軍的步兵固然非華軍敵手，即坦克車也破壞了不少，但以礮火密集，陣地難以固守，十四晚官兵揮淚向新陣地轉進。十五六日在山彪鎮一帶與日軍再撕殺了兩整日，這次血戰結果，華軍固有壯烈犧牲，而日軍被華軍打擊亦喘不上氣來。

向鐵道兩傍展開。華軍不願爲一城一地的爭奪而犧牲，固守，所以十六晚放棄了新鄉，將士爲着以最後一彈，以最後一滴血，鞏衛國土，祇向鐵道兩傍展開，絕未有一兵一卒渡河而南。華軍的戰士仍在北岸從事運動戰。日軍愈深入，愈容易將其殲滅。

日軍埋骨之所。張君還講了很多關係於作戰策略的話，然以事關軍事，未便爲讀者告。張君

還說了不少北方民衆打擊日軍的話。各村鄉民的民衆都是不甘願做奴隸的，近日紛紛起來，組織游擊，使日軍感覺得滿途荆棘，走一步都要付出代價。尤其是豫北一帶，原來已是紅槍會的根據地，民衆又強悍，豫北終於是日軍埋骨之所。

可以放心。別了張君之後，離開鄭州向黃河南岸前進，南岸離鄭州二十餘公里，岸邊有高聳着的邙山，俯視黃河，形勢十分險要。山之下便是世界聞名的大工程。全長十餘里，有一百零八孔。這一回因軍事上的關係，自動破壞了五十餘孔，華軍北上的英勇戰士，祇得臨時再搭浮橋，或用木船駁渡南岸。華軍有不少工事，北岸仍留有大批英勇的部隊繼續和強敵死拼，所以南岸一帶還是安靜如恆，固若金湯。當我遇見了一位擔任河防部隊的排長和他攀談，他祇簡單地說「可以放心。」後來記者說明了身份和採訪的任務，他才稍爲說明一點，但聲明祇是個人談話，不能發表。……

（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大美晚報）

崞縣之役

題解：

本文對於姜玉貞族長殉國的經過及其價值，都有介紹，去年晉北戰役中，忻口未

失守之前，我軍在崞縣所給敵人不少的打擊，亦可在本文中看到。

往·後·直·退· 敵人自南口戰役起一直攻入雁門關內，一方面是採用超越戰術，一方面是採取迂迴策略，我們前線的幾十萬大兵，在敵人的這兩種戰略之下，和潮水一般的往後直退，一直退到了距視爲華北重心太原市一百八十里的忻口。在本月一日至四日之間，爲保衛國家保衛民族在前線的英勇戰士，大部在無秩序的狀態之下，潮水般的往後直退，三十成羣，五十成夥，由晉北忻口起一直退到晉南太谷，長達三百餘里的路程，處處看到一批一批的戰士，還夾雜些猛攻敵人負有輕傷的英雄。處在後方安居樂業的民衆，受了相當的擾動與驚恐，現在後方的問題算是解決了，單

崞縣之役

等我們前方的官兵和敵人拼個你死我活，爭取最後的勝利。躲避敵人飛機的轟炸，本來和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密切的關係，在本月一日以前，太原市的任何一個人，都以躲避敵人的飛機來襲，爲每天惟一的工作，到本月一日至四日之間的這四天以內，民衆認爲前線隊伍神速的後退，這個問題，確較敵機來襲的問題，是異常嚴重。

重新配備。凡在山西不是作漢奸的人們，不分階級，不分貧富，在一日至四日的四天之內，真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因爲我們前線的晉綏軍和其他各部，如浪一樣的滾進來，新增援的生力軍大部，又在途中，敵人如果長驅直入，我們在這樣慘敗之下，有什麼力量來抵抗。所幸我們大部的援軍，以積極行軍的方法，沿着兩條鐵道，步行或乘車，神速的開到忻口一帶。我們前線的重新配備，於本月四五日之間，即行開始。這樣的危局，才慢慢的挽回。

前線的心腹之患。我們的軍事重新配備尙未完成的時候，敵人即用超越戰術圍攻崞縣而攻原平，圍原平而攻辛口，並擬如法推進，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敵人的肺俯，我們已瞭如指掌，所以嚴令王××堅守崞縣，姜××堅守原平。敵人越地前進，除負堅守之責外，並須負出擊敵人的重大責任，

一方面阻敵前進，一方面掩護我增援大軍配備完成。四日夜間敵人的大部越崞縣而趨原平，我王××當派精銳兩團，邀擊於崞縣原平之間，戰後仍退返崞縣，敵人於五日起，感我崞縣之守軍，成了敵人前進的心腹之患。就把攻原平的大部，撤到崞縣附近，同時又由大同方面，調來了攻城重砲七門，原平敵我的血戰，略見和緩。崞縣的戰事，又重新展開，敵人的大批飛機和大批重砲，於六日的早晨，分別開始轟炸城內的民房，炸的連一間完整的也沒有，城牆的西北角炸的和平地一樣。經過了六七小時的轟炸，敵人的步兵，由被炸的城牆缺口上衝上來，在缺口上插了敵人的一面小旗，我軍選拔的奮勇隊，雖將敵人擊退。但是缺口上的小旗，仍被風吹的飄蕩在那裏，敵人的重砲，向缺口處瞄準施放，步兵偃偃彎腰而來，這個缺口得而復失者數次。我軍有鉅大的壯烈犧牲，城北面的兩個重要陣地，同時也被敵人佔領，崞縣的城關，已成了一片焦土。我守城的兩個團長，和幾個少校參謀及上尉副官等，都犧牲在爭奪這個城牆缺口下面，崞縣的爭奪戰，就在這樣淒慘之下不守了，我守軍即退到距城十五里的辛章村。

原平血戰

崞縣戰事的結束，又引起了原平的血戰，敵人的戰略，似又有了改變。因為超越戰

術，確有重大危險性存在，所以在辛口以北的雲中河一帶，雖有步哨的接觸，敵人又拼死力的攻我原平。我姜旅長玉貞與敵經過四五日夜的血戰，竟步了烈士之血跡而犧牲，崞縣和原平的血戰，才把我增援部隊的配備完成，崞縣雖然失守，姜旅長雖然犧牲，保持後方的任務，總算達到了十分之七。

改守爲攻。在慘敗中，我們真是還有點慶幸，我們知道我們的增援的生力軍，已完全到達了目的地帶，並且已經佈置完竣，前方的指揮官，由我勇敢善戰深勇謀略的××將軍指揮，後方的全體民衆很興奮的等待捷報傳來。因爲我正面協同左右兩翼，馬上就要開始總攻，可是敵人的鬼技，在我正擬總攻的時期，又已變更，除用少數的部隊，佯向忻口正面進攻，調集大部，由原平西南之閻莊大白水等地，取了大迂迴的形勢來襲。我前線×總指揮官已成竹在胸，當分重兵由正面和左翼兩方實行出擊，這樣的改守爲攻後，自十二日起，至今日止，和敵人已有六日之血戰，斃敵在五千人以上。此爲我軍由南口後退後空前未有之血戰，空前未有之勝利。寫這一篇通訊時，敵我還是血戰中。敵人的後方，確實是空虛的，所有大部的兵力，都蜷集在前方，敵人前方的接濟，雖用數量較多

的汽車載運供應，我第八路各支隊，在雁北的十三縣中，到處給敵人以襲擊，火車道和汽車道的途中，都有我便衣隊的活躍，把敵人的運輸汽車和軍需品，毀壞了不在少數。所以在晉北的敵人，將要殲滅於我前後左右的夾攻之中。

已告恂安。晉北戰事的順利，已一天好似一天，而娘子關外的形勢，於本月十三日，突然緊張起來。所以一般人的眼光，又由晉北轉移東線，敵人在東線的戰略，又採取了進攻雁門平型線中茹越口和大小石口的方式，所以在十五日的晚上，敵人避開了天險的娘子關，由關南七八里處的固關來襲。傻不過的中國人，也知道前車之鑒，所以把衝入固關的敵人四百餘名，除生俘八人外，其餘的已一律殲滅。三島的倭奴，也要知道我們中國人，都不是些傻瓜。井陘西面的雪花山也是軍事上必爭的要地，敵人曾在十五日以前，佔領過三次，每次均被我將敵人殺退奪回，雪花山現確爲我軍佔領，北線和東線的陣地，我方已告恂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時事新報）

日軍在山西豫北的大迂迴戰

方秋葦

題解：

本文對於晉南豫北日軍的進攻及我軍抗戰的經過，原原本本，分析得非常清晰，

我們讀完本文後，對於這一線的抗戰史蹟，更可得到扼要的概觀。

本來日軍對華方第二期作戰計劃，決心第一步進攻徐州，打通津浦線，然後向隴海線開始殲滅性的大進攻。日方爲完成此一作戰企圖，避免與華方津浦線三十萬大軍作主力的會戰，故對徐州之攻擊最初是採用遠距離的迂迴戰略，由津浦北段進攻濟寧，企圖直趨歸德，以斷徐州的歸路。殊料日人此一遠距離的迂迴戰略沒有成功，箭頭止住了濟寧。（這是韓復榘伏法後，三路軍孫桐萱曹福林浴血奮戰的結果。）於是日軍改從津浦南段，突破蚌埠，臨淮關及定遠，準備運用得意的「敵前上陸」戰術，強渡淮河，想以懷遠爲據點來擊破鳳台蒙城向徐州迂迴。可是日人的「湖沼

兵團』在強渡淮河時受到了打擊，華軍于學忠部的運動戰初次的使用奏了奇功，一直把日軍三個聯隊包圍殲滅。日軍這一失敗，并非說明進攻徐州計劃已失敗，而是證明日軍在第二期作戰中的『湖沼兵團』攻擊精神的薄弱，和日軍誇耀世界的『敵前上陸』的慘局。

日軍作戰計劃隴海線大迂迴。津浦線的周圍都市烽火，日軍不能把華軍圈起來，無怪「戰術大家」石原莞爾有些震驚，於是不能不重新決定新的「作戰計劃」了！

日軍新的「作戰計劃」是什麼？便是對平漢線的集結攻擊，準備於掃蕩黃河北岸華方挺進軍後，再用「敵前上陸」之戰術強渡黃河，突破鄭州或開封，向隴海線作大迂迴的殲滅戰。決定此一戰略的理由如下：（一）因為打通津浦線，切斷隴海線的作戰計劃，受到重大的打擊，不得不發動對平漢全線的攻擊，一方面牽制華軍的實力，他方面聲援津浦的日軍。（二）濟南取得以後，平漢線的黃河北岸，成爲中國軍在華北抗戰的重要據點，爲要再突破黃河陣線，南下切斷隴海線，甚至沿平漢線威脅武漢，不得不首先「肅清」黃河北岸的中國軍隊。（三）由於西戰線韓侯嶺的阻隔，不能順利前進，從平漢線左翼越過太行山脈，威脅晉南中國軍的右側翼，策應山西正面的進

攻是必要的。(四)沿平漢線偏西晉省東部，太行山脈，綿延約千里，廣大地域間，佈滿了十萬以上的游擊隊，爲保證將來遂行其南進的軍事計劃，首先要對這些游擊隊採取包圍襲擊形勢。

日軍進攻豫北用中央突破法。基於以上的戰略理由，日軍於二月六日動員了三萬以上的主力，配備着高度機械化武器，一路以安陽爲根據地，向平漢線正面南段進攻；一路以大名爲根據地，沿大名到濮陽的公路推進，另一路以武安涉縣爲中心，向晉東南進展。

本來，豫北是戰略的一個重要支點，尤其豫北中心的新鄉有平漢道清交貫縱橫，是極其重要的。就戰局的情況說，如果華方要東攻大名，北攻安陽，都必要握有此一支點。並且勦擊津浦北段日軍後路及由新鄉轉道晉南亦較容易，假如豫北被陷，華軍由黃河的南岸反攻，沒有由豫北沿平漢線挺進的省力；華軍由鄭州西由隴海入陝接濟晉南，沒有自新鄉轉道清線西達清化，北過太行，比較便利。反攻津浦日軍嚴陣以抗，沒有自豫北東征，截斷後方，比較易奏速功。豫北雖有如此重要，可是華軍挺進軍宋萬兩部，卻擋不住日軍的衝突！

黃河以北各縣淪陷原因追討。二月六日爲日軍集結開始向平漢全線攻擊之日。亦正是華

方挺進軍某兩部在湯陰換防之際，日軍乃乘此時機南進，於十一日將湯陰佔領，直抵淇河左岸。這時候一部華軍退至淇河右軍的側面陣地。本來這裏有相當工事，日軍坦克車與騎兵均不易突破，很可支持，但該部一再表現出毫無堅決意志，結果日軍渡河，於十三日攻陷淇縣，集結向汲縣國防線中央突破。當然，不能守淇河，也不能守汲縣，所以十四日晚汲縣也陷落了。可是汲縣的陷落，卻決定了新鄉的悲慘命運。

日佔領汲縣，一面沿平漢線南進，一面佔領了輝縣城東北二十里的山彪鎮，十六日的激戰，華方挺進軍終於沒有抵擋住山彪鎮東進日軍的砲火，晚八時豫北重鎮平漢道清兩線中心的新鄉縣也陷入日軍手，十七日輝縣也陷落。這一中央突破的日軍，他的箭頭軍直插到黃河北岸前兩小站忠義鎮。同時右翼從大名南下的日軍，沿公路前進，三天的攻擊，清豐、南樂、濮陽等地到手了，沒有遭受損害。日軍第十四師團土肥原賢二到濮陽了，決定北路由白道口向滑縣及道清線進攻，南路經長垣而攻封邱，左翼的日軍，從武安涉縣出擊東陽關，打開晉東南的門戶。

攻擊成功以後之渡黃河計劃。依據當時的軍情判斷日軍於攻擊豫北成功以後，有三條侵

略進程：第一，將主力集中汲縣新鄉，沿道清線西犯，再配合晉中日軍向同蒲線的攻擊；第二，以直插黃河北岸的軍隊，作迅速的敵前上陸軍的戰術，強渡黃河（當時日人曾選定柳園口為強渡地），攻擊鄭州；第三，將右翼推進到黃水北岸，匯合新鄉一帶主力，向道清線作兩條平行線式的橫的西進，結果日軍採用了第三條戰略道路，用泰山的壓力，一鎚敲在正向道清線退卻的宋部頭上，於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四天間，輕鬆的攻陷了獲嘉、修武、博愛、焦作等地，二十二日起我軍已經改守丹河西岸和沁河南岸的戰地，終因日軍的砲火猛烈，這些戰地被突破，於是溫縣、沁陽、孟縣、濟源等地失陷。這些地方都是黃河北岸的最後戰線，對於黃河對岸是有威脅力的。黑岡口和柳園口更是兩個可能強渡的渡口，日軍佔有以上各要隘後，二十三日曾於孟縣附近用輕氣球升空，窺測華軍陣地；並發砲轟擊南岷之孟津。二十四日日軍一部更由濟源強渡，在猛烈的砲火掩護下強渡，結果渡過百餘人，但不瞬間即被華軍殲滅。日本這一動作，顯欲觀測黃河南華軍實力，準備西侵晉南，會合涉縣突破東陽關的主力（第一〇八師團）從兩翼去包抄同蒲線。再來試驗一次「色當」（Sedan）戰術，為天皇打一個「卡內」（Canna）

日軍理想中的山西大殲滅戰。山西是華北抗戰的重點，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言，日軍都非侵略山西不可，而中國也非以全力鞏衛山西不可。山西是中國收復華北及保護西北的根據地，只要明瞭山西形勢，便可以知道。山西之西與陝西只隔一條黃河，山西南部之風陵渡與潼關也，也只以黃河爲界，因爲黃河到潼關的河床較狹，日軍不需渡河就可以截斷隴海線的交通。在第一期作戰中，太原失守了，但同蒲線這一條晉南的大動脈，因爲韓侯嶺的天險擋住了日軍，所以晉東南五十餘縣相當穩定。在第二期作戰中，臨汾無疑成爲山西戰略的支點，由臨汾至潼關一百五十公里的鐵道線更無疑是山西戰局的大動脈。當然日軍要全部佔有山西，非攫取這條大動脈不可。可是晉中山嶺起伏，長驅五百公里，是一種冒險的運動。於是日軍便計劃着「如何飛過韓侯嶺？」韓侯嶺位於靈石之南，許家店之東，仁義后河底，南關之北，山勢峻險，峯巒層疊，守衛此線的衛立煌將軍是忻口戰役的指揮者，以他的力量和才略守衛韓侯嶺是有餘的。日軍自對山西發動二度攻擊以後，將第一師團河村恭輔主力全排在同蒲線，本企圖一舉而下風陵渡，殊不知經平遙，介休而至冷泉鎮後，便覺得很難得逞，待到過靈石而抵韓侯嶺，幾度遭受失敗，於是日軍便想到忻口。

攻勢作戰廣島師團的危運了，日軍於是又施展它的伎倆，集中五個師團，配合豫北的戰局，向晉東南行兩翼的大迂迴作戰。其兵力如下：

兵團番號	長官姓名	所屬部隊	及	官	長	姓
第一師團	河村恭輔	第二旅	本多正則	第三團	湯淺政雄	
				(第五七團)	堤越	
				(騎兵一團)	中山保留	
				工兵第一團	吉富敏男	
				野跑第一團	木谷資俊	
第二十師團	川岸文三郎	第三九旅	高木義久	(第七七團)	鯉登行一	
				(第七八團)	小林長次	
		第四〇旅	上月良夫	(第七九團)	森本舜太郎	
				(第八〇團)	鈴木謙二	
				騎兵二十八團	岡崎正一	
第一〇四師團	藤井洋治	第一〇七旅	伊藤知剛	(第一〇八團)	松浦博臣	

日軍在山西豫北的大迂迴戰

第一〇九師團	山岡重厚	第一〇六旅	溫谷三郎	(第一〇七團) 森村經太郎
				工兵第一〇八團 時澤
				野炮第一〇八團 遠藤三郎
				騎兵第一〇八團 高崎祐政
		第一一六旅	大島陸太郎	(第一三二團) 海老名崇一
				(第一一七團) 福榮眞平
				(第一〇三團) 桑田
第一〇八師團	下元熊彌	第一〇四旅	小林角太郎	(第一〇五團) 石田良彌
				戰車第二團 馬場英夫
				攻城重炮團 佐藤鐵馬
				騎兵一〇四團 藤本專次
				(第一六一團) 松崎直人
		第一三二旅		(第一三七團) 吉用定男
				(第一七〇團) 竹內一郎

七日陷於日手經過汾陽城郊經過一場血戰終於擋不住日軍的礮火日軍取得汾陽後一面以一聯隊兵力直薄離石到軍渡威脅黃河西岸；一面以一旅團兵力經大麥郊川口直趨隰縣。守衛此一线的的是八路軍某部，他們以爲日軍此一戰略，是要傾晉西兵力渡黃河西岸去威脅陝北，沒有知道日軍攻擊隰縣大麥郊是要與進攻孝義西南三〇餘公里的雙池鎮配合，在於取得韓侯嶺的平行線，而去截斷韓侯嶺後路。日軍進攻的主力沒有遭遇大的抵抗，大麥郊輕鬆地到手了可是這樣的卻爲晉南戰局種下不少的禍根。日軍看見八路軍的「游擊戰」進行「敵進我退」了，不禁大聲呼叫「把韓侯嶺和衛立煌圍起來」，因此便用了急行軍作戰方式去取雙池鎮，二十六日更由雙池鎮抄襲距離靈石南面四十里的南關。不幸南關失守了，華方靈石野戰軍主力因後路截斷，遂於二十七日自動的撤退一部份。日軍即沿平蒲線南下，相繼陷霍縣、趙城和洪洞，像單刀直入一樣。雙方在長治縣各有重大損失。東路方面，日軍自平漢線開始總攻後，第一〇八師團（預備役）便由涉縣（豫北涉縣爲晏南東陽關之衛星）間道入東陽關，華軍守軍有三師，器械裝備是比較薄弱，不意連戰不能壓住陣腳，轉爲日軍所壓迫，結果東陽關不守，黎城、平順和灣城亦相繼陷

落。由此時，道清線日軍已沿黃河直撲垣曲，及與進攻城的軍隊直薄長治，約有三旅團兵力。本來，長治是歷史上有名的地方，說部中有「金兀朮領兵在路上打了一月有餘，到了南朝地界，第一關乃是潞安州」這第一關的潞安州，便是今日的長治，在宋金元的興亡史中此地曾經流過不少的血。現在守衛此要隘的是四川善戰的李軍。日軍進攻長治時曾遭遇李軍猛烈的抵抗，結果敵一〇八師團和我李軍互相碰得粉碎，長治終於十九日在血泊中失陷了。日軍攻佔長治後，即經長子府城，安澤與西路南下的日軍會合，向臨汾圍攻。

臨汾是帝堯的故鄉，日軍爲要消滅這個「第二太原」，從兩翼去包抄臨汾，更企圖由臨汾直趨潼關，此一作戰計劃是相當毒惡的。臨汾也曾經過幾場血戰，終以東西兩路日軍會合成功力量的強大，二十八日即情況不明，這時候，同蒲線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華方各路大軍不能不改變作戰方針。將主力集結於同蒲線兩側，機動的達開大規模的運動戰，配合廣大的民衆武裝游擊隊，陷日軍於孤立的，被動的地位，使日軍只能形成線式的，據點式的，而不能發展爲平面式的佔領。考問此一場合，「坦能堡大殲滅」如何開展？

日軍雖佔山西前途困難種種。現在從表面上看來，日軍已佔有山西，它的箭頭已插在風陵渡的高地上，具有控制的力量。可是山西的運動戰正在有秩序地開展，已經成了混戰的模樣。在戰略上看來，日軍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

第一，日軍在山西從事帶有殲滅性的大迂迴作戰，可是它並沒有殲滅華軍的主力。現在華軍主力（無論野戰軍挺進軍及游擊隊）依然存在於鐵路之兩翼，以側面陣地作攻勢防禦，並未渡過黃河。要之，日軍不能把華軍壓迫渡過黃河，便是他的失敗。

第二，東晉南是運動戰的好地帶，華方的挺進，華軍是富有機動性的，對於日軍是很可能截斷其交通聯絡，並各個包圍而擊破之殲滅之。現在山西日軍在此一戰爭中已傷亡二萬人，同蒲線之日華正感進退兩難，如果日軍要想以迫南逐北的混戰方式來取得坦能堡的大殲滅戰這是極其困難的。並且相信日軍決難持久。

綜合山西全盤軍情，前途相當樂觀……（摘錄漢口民意週刊十五期）

晉南我軍英勇抗戰

題解：

本文對於晉南的戰局，分析很細，我軍在晉南的勇猛抗戰的經過，也有報告，現在

我們在晉南的軍隊，并無一兵一卒渡河南來，依舊牽制日軍不能活動，所以我們

期待這方面的戰局，還是很樂觀的。

幾個原因：

當二月中旬之初，華軍本已決定乘日軍以主力進攻津浦之際，由晉南反攻，以改變整個山西抗戰的局勢，並予津浦線抗戰以聲援；可是日軍反先向華軍下手，把主力戰忽然由進攻津浦線轉變為進攻晉南，結果華軍還是陷於被動地位，這是第一原因。日軍的戰略還是避實擊虛，向華軍迂迴的那一套老把戲。最初，他們不積極進攻正面的韓侯嶺和右翼的子洪口，卻先以全力進攻左翼的汾陽和孝義，向汾西迂迴，直接威脅霍縣，同時並以全力進攻極右翼的東陽關一帶，

繼而佔領長治，向府城店迂迴，直接威脅洪洞，這樣便陷韓侯嶺於兩面受敵，不能不退。因為同蒲路在趙城以南完全是平原，而且左右翼和正面的日軍三面壓迫，所以臨汾也不能守，乃直退侯馬。這時本來還可以沿中條山與汾河佈防，繼續抵抗，不幸沿道清路西犯的日軍直抵垣曲向西北迂迴夏縣，有橫斷同蒲路聞喜和運城的危險，所以侯馬在日軍南北威脅之下，也不能不放棄了。至此華軍的大軍全然分佈在同蒲路兩側繼續抵抗，戰局遂發生激變，整個的山西變為一個廣大的游擊戰場了。再就日軍進攻左翼和極右翼的局部戰略來觀察，他們也取着同樣的戰略，在左翼不以全力進攻克九峪和谷口，卻分兵由孝義向雙池汾西迂迴，使臨汾感受威脅，截斷左翼的後路。在極右翼不以全力進攻東陽關的正面，卻分兵由該關右翼的一個小口柳樹口攻進來，直下黎城，使東陽關不攻自破；在攻晉城也是同樣，不以全力進攻天井關，卻分兵由左翼紫陵鎮以北某小口攻進關內。這是第二個原因。

新鄉和涉縣相繼失守後，日軍以傾力西犯，影響到晉南極左翼的戰局，日軍西進而橫斷同蒲線的南端後，整個戰區的形勢都受到相當牽連，這是第三個原因。最後，戰線太長，部隊太複雜，因而

指揮不能有理想上的統一與靈活，也算是這次失利的原因之一，以下敘述東陽關方面的戰況。

東陽關失守。二月十三日，日軍由豫北武安分兵三路進攻涉縣，因為那裏是進攻東陽關的要道，當時在涉縣太行山游擊的孫某率部抵抗，因日軍砲火猛烈而不支，至十四日孫乃電長治請某長官由東陽關派兵增援，某長官急派羅團一營出關應援，當晚到涉。該部到達以後，激戰一夜，日軍終由左右包抄而來，該營死傷百餘人，亦不支而退至關內，涉縣乃於十五日正午失陷。涉縣既失，東陽關失了屏蔽，日軍於十六日乃進攻東陽關外約二十里之向當舖，因為這是東陽關外的門戶，此處若再不守，則東陽關的東部陣地便完全暴露於日軍的砲火之下，日軍進可以向關內威脅，退可以取防禦姿態，而阻華軍出關增援。十六日向當舖便在日軍優勢砲火之下失陷了。東陽關守軍乃固守陣地，準備迎敵，然而日軍卻在向當舖改取守勢，不直接進攻東陽關的正面，另以一千餘人，在飛機大砲掩護之下，進攻東陽關右翼一個小口柳樹口，十七日晨該口失陷。日軍入口以後，直向黎城前進，東陽關守兵某團的後路被日軍截斷，乃向黎城撤退，於是東陽關就不戰而失。

我軍奮勇迎戰。當時某長官聞報，急令駐黎城的某師與駐潞城的某師派隊馳往增援，死守

東陽關，此援軍到達黎城東北四五里時，即與入柳樹口前進的日軍遭遇，倉卒應戰，某長官又令死守黎城，華軍奮勇迎戰，終因傷亡過大而退，黎城遂於十七日正午失陷。日軍佔據黎城後不久即繼續前進，華軍利用山溝地形，曾擊斃前進的日軍二百餘人，以後繼續撤退，日軍十八日晚到達距潞城十五里之微子鎮。至此以後，日軍已東過險要地帶，由此經過潞城到長治，差不多完全是一片平地，且有公路。某長官認為形勢嚴重，一面調某旅長率羅團死守長治，一面令各機關各部隊當晚開始向長子撤退，十九日上午長治城內已斷絕交通，東南西三城門完全堵塞，只開南門以便出入。日軍十九日午由微子鎮到達潞城，當日下午到長治，實行三面包圍，只留南方為華軍退路。

決定犧牲報國。日軍包圍完成以後，即開始礮攻，共發礮千餘發，羅團憤激之餘，乃決定堵塞南門，全團與城共存亡。某旅長與羅團長的精神真可與宋朝末年死守潞州的陸登相比擬。至十晨，日軍大礮擊穿北城門的第一個城門洞，羅團長派某排長率士兵若干人往堵，該排長勇敢的接受命令，但自知此去必難生還，臨行將所佩證章交給連長，並說：『我決定犧牲報國，別無所念，只希望同志們繼續奮鬥到底。』不料去後方將任務完成，渠乃飲彈而亡，士兵生還者僅三人。不久，第二

個北城門洞又被大礮擊開，日軍乃一擁而進，開始白刃的巷戰，終因傷亡過多，乃下令退卻。某旅長與羅團長只率所餘二百餘跳城而下，何旅長與羅團長跳城時均受微傷。

最悲壯的一幕。

由東陽關至長治的沿途戰爭中，日軍完全利用大礮。華軍傷亡雖多，但始終

很少看見日軍。在長治城內的巷戰中，白刃相接，日軍的傷亡亦並不少，可稱爲山西東南角的抗戰中最悲壯的一幕。不過因日軍的輕重機關槍較多於華軍，華軍英勇的兵士整連整排的犧牲於機關槍掃射之下，傷亡過大，不能不含恨而退，長治城遂於二十日上午十時許失陷。事後有逃出城的難民說，日軍佔長治以後，大事搜查，凡着短襯袴者均視爲從公人員，而槍斃，平民喪於非命不下千餘人。

完全改變爲游擊戰。

日軍由長治進至城南四十里之韓店鎮以後，只留駐騎兵一連，未繼續

南攻高平，卻分兵西攻長子。先一日日機六架已將長子城幾乎炸平，至二十日下午日軍由長治到長子，繼續西進，進攻安澤東南的府城鎮，意欲進攻洪洞，斷韓候嶺的後路。華軍此時一面與西進的日軍在長子以西的石哲繼續抗戰，一面收容部隊，由長子附近移動，準備完全改變爲游擊戰，在東

南角抗戰到底……

持久的抗戰。現在山西的抗戰的局勢雖已到了這步田地，但並不能悲觀。全山西現已變爲一個廣大的游擊戰場，在那裏的正規軍和游擊隊還很多，最高級長官閻錫山至今還在山西，由他到整個戰區的各級長官，沒有一個準備退過黃河。一個個都準備在山西抗戰到底，那準備在山西完成殲敵的任務。在山西這樣有利於華軍的地形之內，華軍至少能長期的牽制日軍十萬大軍不得復員。在持久的抗戰中，華方絕對有殲滅敵人主力，使『日落西山』的可能。所以華軍現在還認山西是收復失地與屏蔽西北的一個據點，當局不許在山西的任何軍隊渡過黃河，這是十分正確的政策。閻錫山這次能表現這樣的決心，爲各軍表率不渡過黃河來，也值得贊揚。……（二十七年

四月十一日大美晚報）

淮河喋血記

克利

題解：

淮河在安徽省的東北部，敵軍佔領南京後，就渡長江北進，預備沿津浦線南段進

攻徐州，但在淮河附近遭遇我們的東北軍忠勇的抵禦，敵勢頓挫，本文就是介紹

我們東北軍是如何的捨身衛國於淮河流域的情況。

蚌埠的陷落。

日軍佔領光明以後，就繼續北犯，中國健兒當即予以迎擊。日方因兵力不夠分

配，無力繼續進攻，而華方亦以正在調度中，無意反攻，因此雙方相持了一個多月。直至一月二十日，日軍第十八師團高橋師團開到後，就在池河間與華軍激戰起來。一連打了幾晝夜，互有勝負，雙方陣地都無變化，但北方冰天雪地的嚴寒和精神的疲乏，使中國健兒不得不忍痛放棄了池河，而退到臨淮之間。

臨淮關離蚌埠不及百里，蚌埠是更吃緊了，於是從青島退出來的于學忠部，就被調到蚌埠來，可是不上幾天，又被調到別處去了。日軍攻入臨淮關後，就分開兵力向兩翼進攻。到三十一日，日軍攻下了兩翼，華軍也就從蚌埠撤退下來。蚌埠的聞人寶興、麵粉廠經理楊樹誠、善濟醫院院長余濟和，以及前電燈公司的經理唐少候等組織了維持會，把日人迎入蚌埠。同時懷遠在本月二日也失陷了。

新任某集團軍總司令兼第某軍軍長于學忠，慷慨激昂與記者談了一席話。這時候日人已經在淮河準備偷渡。于部趕到淮河北岸，第七天一早，蚌埠小蚌山上，日人的礮台就開始向華軍陣地發礮，從早上一直到傍晚，礮聲沒有片刻停止過。次日又是連珠般礮擊，那天下午三點鐘，日軍就開始在礮火掩護底下偷渡。

蚌埠新舊二船塘，平時是糧米船隻集中的碼頭，此次華軍退出蚌埠，事先沒有將這許多船隻集中到北岸，也沒有加以燬壞，便落到日軍手裏，因此六七十隻船和木筏以及日軍慣用的皮艇，船頭上疊起麻包土袋，就這樣被日軍利用，視若無觀的偷渡過來。北岸將士，發現了偷渡的日人，密集

的機關槍就不停的掃射過去。頑強的日軍，也在他們的船上以機關槍回擊，拚命的前進。戰事一直繼續到深夜，日軍的船隻被擊沉了二十餘艘，照每艇船上平均二十人計算，這一戰日軍起碼有四百人被擊落河中。

記者聽到前方戰事激烈，便連夜趕到曹老集。日軍自八日一夜偷渡失敗，九號一早又開始偷渡。小蚌山上的大礮，空中軋軋不停的日機，壓制住中國防軍，不能抬頭，日人一部偷渡成功，衝入了小蚌埠，雙方發生猛烈的白刃戰，經生力軍趕到，經過一場凶惡肉搏，始將日軍擊退。

東北軍戰蹟 前線戰事愈緊，記者趁着月色，跨馬離開軍部，趕赴火線。遙望小蚌埠是一片狼烟烽火，冒着數丈高的火光。

這次淮河血戰，東北健兒的鮮血，灑遍了荒涼的國土，這可歌可泣的戰鬪，永遠閃耀在民族解放的史冊上。竇旅長率領一旅弟兄，擔負着三十里長的陣線，日人還是那樣頑強的偷渡，飛機大礮，還是那樣的猖狂，但是中國的忠勇將士，已下了死守的決心，從軍長到弟兄，堅決的要阻止日人的前行，數年來的國難家仇，要在淮河洗刷了。

日軍一部一部偷渡了過來，白刃戰又開始了。一批一批的日人都在刺刀底下犧牲。但是中國忠勇的弟兄，在大礮炸彈轟炸之下，也一批一批的傷亡了。預備隊也犧牲很大，後面的預備隊怕日人乘虛直入，不敢移動。英勇的竇旅長，眼睛冒着火光；小蚌埠如真的讓日人佔領，全陣線就要動搖。於是就將身邊僅剩的奮勇隊，一齊派出去廝殺。

奮勇隊一名敢死隊，是從士兵中挑選出來的，他們握有最精銳的武器，有手槍自動步槍，輕機關槍，也有衝鋒手提式，全部一百多人，竇旅長帶着這一批勇士，如狼似虎直衝入小蚌埠的核心。各式的連發槍彈，如雨點似的射進日人的胸膛，日人那擋得住這一批勇士的猛襲，屍首一堆一堆地橫在地上，日人的重礮，還是不斷的轟了過來，這一陣血戰，小蚌埠仍然給中國壯士保持住了，可是奮勇隊的一百多人，只有三分之一生還。

左翼的日人，在臨淮關方面，仗飛機大礮掩護渡過了一團左右的兵力，守軍軍師，將日兵包圍完全殲滅。九日從早到夜，槍聲礮聲片刻不停，竇旅長打了一晚的電話，指揮前面作戰。

華礮兵逞威。十日早晨，華方礮兵也到了，擇好陣地，架起礮身，一來一往地隔河對擊，戰到午

前十時，日機又來轟炸。砲兵不得不暫時停止發射，前方陣地，因日機不停投彈，日軍又在猛烈砲火下偷渡過來，竇旅長在電話上報告師長，師長要他沉着應戰，無論如何，不准後退，否則就不客氣提頭來見！竇旅長離旅部到團部去指揮，團長到營部去指揮左翼，副旅長到左翼去指揮。這時的竇旅長，已數夜無眠，一天沒有吃東西，除了電話上指揮聯絡外，神經顯然有些緊張得錯亂。一個連長從前方下來，只剩下一個人，報告旅長；日人在炸壞了的大橋上架好木橋，小蚌埠已給日人佔領了。竇旅長不等聽完他的話，厲聲的叫他再上前線到打死了為止。他自己說：不到打死，沒有命令，他決不後退。

日人佔領了小蚌埠，華軍就用左翼的部隊側擊日人。在雙墩子團部清楚看見對岸小蚌山重砲轟出一道道的火光。團長張儒彬跑到前線失掉聯絡，音信全無，戰事愈打愈激烈，日人的坦克車開不過來，就在隔岸馬路上開來開去射擊。某副旅長及某團附因畏縮不前，被周師長就地槍決。

援兵到了，竇旅長又帶了所剩的幾十名奮勇隊，殺奔火線。天漸漸黑了下來，殺聲，屍首鮮血，括圍着小蚌埠，小蚌埠已成爲一片焦土。又是一夜的廝殺，一夜的砲聲和機關槍聲，人數愈死得多了，

但是上面的命令仍然是不准退卻。團長負傷了營長帶彩了。十一日的黑夜，英勇的壯士，揮淚退出，血染紅了的淮河。

這一陣淮河血戰，華軍將士傷亡在五千人以上，而日人第十八師團消滅得也所剩無幾了。（二月十二日）（二十七年三月七日文匯報）

在戰線上

蘇聯 Krasnaya Zvezda Rogov 作

題解：這裏又是一篇介紹津浦線南段的我軍戰況，並且告訴我們淪陷地域的民衆是怎樣儘量的撤退出來，使敵人空無所佔。

出乎日軍意料之外。二月十一日夜間，我隨同一羣中國的軍官到了津浦鐵路南段的前方司令部。在一間鄉下的泥屋內正進行着軍事會議。指揮部製成了保衛這一段的未來計劃。

從日本軍隊在這一段出現時起，到現在已過了兩個月。在這個時間中，日軍遭受了極大的損失，通過了一百五十公里的鐵路線，又構成了由軍事根據地算起，延長了一百公里的新戰線。津浦鐵路南段上的戰爭，真出乎日軍司令部意料之外，始終採取了最激烈的戰鬥方式。中國軍隊的反抗力量明顯地是增大了。

現在，正是深夜時候，指揮部在製作着新的計劃。二月十日的夜間，日軍在兩處地方渡過了淮河。這時在河北岸已經有將近兩聯隊人了。接迎着我們的，東戰場的總指揮于學忠將軍對我們講述了一遍戰線上一般的設備。

非常頑強與勇敢。次日，總指揮在戰線的這一段的一個負責的地區上對我詳細講述了一番關於戰場情形的話。在蚌埠失陷後的九天功夫內，日軍屢次——晝夜數次地——企圖渡過淮河。在反抗日軍的進攻時，中國的兵士們表現出了非常的頑強與勇敢。在這些日子中日軍的損失很大。爲了襲擊淮河北岸的堅固的中國軍力，日本指揮部調集四師團人，同時用五十尊大礮和二十四架飛機活動着。

二月十日的晝間，日軍的礮隊開始用猛烈的礮火掃射河北岸了。同時飛機也向中國軍隊的陣地拋了幾百枚炸彈。每一刻鐘內，在中國的陣地上面總有日本飛機的響聲可以聽見。中國的軍隊，在猛烈的礮火下，在由飛機丟下的炸彈下，英勇地守住了自己的陣地。

改爲運動戰。日軍爲了破壞中國軍隊的反抗力量，開始用起了化學彈。直到深夜，日本礮隊

的慘酷的射擊才沉默了下去。在中國軍隊的堅強性上的確被日本的礮彈破壞了不少。在半夜裏面，日本軍隊乘着汽艇渡過了淮河。乘在船上的日軍用機關槍掃射着，中國軍隊由河岸撤退了。撤退的經過很有秩序。日軍企圖向小蚌埠方面恢復突擊的計劃宣告失敗了。不用管日本軍隊如何渡過了河和破壞了中國軍陣地到如何的程度，日軍是已經不能繼續攻擊下去了。

中國軍隊爲了防禦淮河北岸，放棄了被動的防禦戰略，改爲運動戰了。在這樣轉變的結果上，日軍便成了雖擁有很大羣的軍隊，而卻只能在這一塊地方活動了。

一切不使敵人到手。我從前方回來時是搭乘的難民列車。是一長串，各式各樣的，裝滿了和平的人民的車輛。難民們把凡是自己能攜帶的東西都帶着。在撤退的時候，民衆帶走所有的食糧和燒掉一切燃料，爲了不使他們落在敵人手中。

在候車的車站上，我們在一個從浦口逃來的鐵路職員的家中吃了一頓午飯。鐵路職員對我們述了一番日人如何佔領浦口的事：

「當我們的軍隊由浦口退出時，全城已經完全籠罩在火燄中了。大火繼續了三天。結果連一

所完整的房子也沒留給那些日本人。其餘許多地方大多如此。——他結束着。

日軍佔領着城市的廢墟，燒燬的村落和荒廢了的田野。中國軍隊在撤退時破壞着橋梁和道路。女人、老頭子和小孩們都逃避開了日本的強盜們。幾十萬的和平的民衆拋棄掉城鎮和鄉村，人羣沿路走着，填滿了無盡休的列車。不管他們自己的情況是如何悲慘，但都相信中國民衆的最後勝利。（仁譯）（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譯報）

壽縣的兩座長城

題解：

壽縣位於皖北，是目前津浦南段我軍的最近前線的後方，所以由於本文內的各

個可歌泣的故事，我們能將津浦南段我軍扼守的大略情形，推測出來。

四·個·守·林·待·敵·的·士·兵

上月十八日，正是中日兩軍在上峯戰激烈時候，那天我們發現有四個士兵失蹤，在四天之間，這四個失蹤的士兵始終沒有音訊，第五天早上有位士兵無意地走進了洛河灘上的竹林裏，突然地發現了有四個士兵伏在竹葉叢叢的地上，往前一看，原來這四位士兵便是在前幾天失蹤的夥伴，可是那四位夥伴不會說話，不會動作，都已成了沒有知覺的木人一樣，可是手裏都還緊緊地握着手榴彈，準備要立即投擊的樣子，這四位士兵經人扛回灌了湯水以後始漸漸地酥過來，原來這四位士兵經了二次激戰後，便與大軍失了聯絡，他們便跑到竹林裏

去等候着敵人雖然把一天所帶的乾糧已經吃盡但都不願離開這個竹林因此在第四天都昏了過去，這個守林待敵的故事，雖然近乎守株待兔，可是這件故事，已寫出了他們殺敵心切的四個大字。

二擔手溜彈 在前星期中，有十幾個華軍，在定遠一個小村莊裏，和敵人作了三天的激戰，結果彈藥用盡，敵人緊緊迫近，當時那幾個士兵，情急智生，脫了軍衣，丟了槍桿，扮着一羣男男女女的難民，偷跑到敵軍的後方，恰巧敵軍有二擔手溜彈裝到，他們就一哄上去，搶了敵軍的手溜彈，向敵軍霹靂拍拍的擲去，「以敵人的手溜彈，殺了五十幾個敵人，」這是他回來後的一句痛快話。

獎金買鞋襪 上窰有四百多日軍，有一次被華軍包圍，日人爲了解救這個危難，曾經派兵來援，但華軍的將士從容地把被包圍的敵人繳械了一半，在戰利品解到這裏向上峯領賞的一天，記者恰巧在這個大可慶祝的盛會上，那些奪獲戰利品的士兵，在官長們大聲稱贊給獎金之後，一致提議將這些獎金購買鞋襪，分送給前線的弟兄們應用，記者在當時覺得怎樣的慚愧，怎樣的興奮，真是無法形容。

士兵頭腦可貴。前月在合肥破獲一個漢奸機關，捉得的一個漢奸，是個有名的人物，在他解送到六安的時候，他的一位北大畢業的「孝女」，硬要隨着她的漢奸父親到六安，走上了五六十里以後，那位「孝女」的二足已經拖不舉了，有位軍官起了惻隱之心，空出一匹馬來給他代步，當時同她們同行的有三千多的隊伍，那位「孝女」剛剛騎上馬背，那些解送漢奸的士兵和那同行的三千隊伍都停下足來不向前進來了，等到那位「孝女」跨下馬背，方繼續前進，士兵的頭腦雖然單純，可是真令人可敬可愛呢。

只剩了十幾個。有一連的士兵，在上月中旬奉命去擾亂敵人的後面全椒一帶，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地，非要穿過敵軍三道的陣地不可，那些士兵在穿過敵軍第一道陣地的時候，就犧牲了五十餘人，敵軍的第二第三的兩道陣地是主力所在，那些士兵便分爲八路前進，這一下子把他們的敵人弄得眼花耳亂，於是他們就在紛亂的敵陣中穿到了目的地，可是那時只剩了四十幾個士兵，但他們在那裏和敵人鬧了一個大趣劇，原來他們在二個山頭裏和敵人兜着圈子作戰，今天敵人到甲山，他們到乙山，明天敵人到乙山，他們又到甲山，這樣捉了半月迷藏後，又衝開敵軍三道陣

地，回到自己的原防，雖然最後只剩了十幾個的士兵，但已夠表顯不屈不撓的精神了……

連我自己也燒在裏面。士氣這麼旺，那末民氣怎樣呢？下面就說明這裏一帶的民氣：在上月鳳陽失守前幾天，軍政機關都勸告當地民衆從速遷移，但在軍隊後移的時候，有一個村莊中還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婦，死不肯離開，有人問她是不是走不動路，他搖着頭，問他是不是沒有錢用，他搖着頭，問他是不是捨不得家，他仍搖着頭。最後他大聲的說：「我的大兒子死在敵人的手裏，我的二兒子也死在敵人的手裏，現在我的報仇機會到了，我要引誘着敵人到我的屋子裏，然後關了門，放一陣火，連我自己也燒在裏面，」有人要拖這個老婦離開這個地方，但都被拒絕，那末這幕又熱烈又偉大的悲劇，一定是在日人的眼前揭開了。

人民自衛軍。凡是一村一鄉的失陷，都有用血淚寫成的悲壯的事蹟出現。在定遠失守的前幾天，當地民衆爲要使他們家鄉國土免受敵人玷污起見，都紛紛地豎起義勇軍的旗幟，有好多家青年夫婦，因要參加這個偉大的工作，都甘願活生生把自己的子女拋棄在家裏，像這樣慘極人寰的悲劇中，是蘊藏着如何偉大的精神，是種下了如何堅強的種子！

在壽縣的地方，最使人興奮的莫過于在街上所見的幾羣小孩子討錢的窮孩子，纏繞着你嚙嚙，固然使你不痛快，可是他們怎樣不害怕敵機，怎樣不厭聽礮聲，這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還有一般家庭的孩子，常常用竹竿做成槍，背在身上，在街上像煞有介事的巡邏着，這已夠叫你替中國前途慶幸，在壽縣最時髦的，是人民自衛軍，隔着幾家的門口，總有一個帶着武裝穿着短衫褲的人民站着，當地的小孩子，做這種玩意兒的也到處都有，一眼看去，老以為這個門口的武裝人民怎麼突然矮小了一半，還有他們散伏在單身的防空壕裏，作着劇烈的野戰，要使你驚奇，這種種雖然是小孩子模仿性的表現，但也是民氣的縮影。

你·休·得·回·家·鄉·來。昨天在一處地方，遇到有一位由鳳陽逃出來的青年，那青年說話時激昂慷慨，一見便知是受了重大的刺激的人，記者問他何以如此激昂，他突然的流着淚說：「在鳳陽失守的一天，我的七十六歲的父親，再三再四地囑咐我要離開鳳陽，并且還嚴厲的對我說：在最後勝利未得到鳳陽未收復以前，你休回家鄉來，無論家裏有怎樣大的變故，也要死守着這一句話，」他的話通過了記者的神經，真像一盆炭火倒在記者的頭上一樣。

我們的地方不是好惹的。壽縣離火線只有八十里路但一般民衆還是很安定看不出有什麼焦急的樣子，記者很奇怪他們鎮靜的工夫，老是向他們發着詰問，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回答：「看我們壽縣的地方不是好惹的，從火線到城裏就有一萬枝的民槍會發着威力。」他們的自信心，真是比鐵還強硬，比石還堅固！

總之，在這裏的士氣和民氣，已經築成了兩座不可摧毀的長城，無論日人的砲火怎樣猛烈，可是萬不能把兩座的長城摧毀毫末！（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大美晨刊）

山東人民的武裝自衛運動

蔡力行

題解： 本文將山東人民武裝抗戰的組織及經過，介紹得很詳盡，我們盼望各處的民衆都起來效法，繼續這個不斷的抗戰！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武力掠奪華北繼續進行侵略戰爭以後，華北各地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莫不先後發動游擊戰爭，實現武裝自衛，爲了驅逐日寇出中國而鬪爭。

山東人民武裝自衛的組織，有王立亭，張瑞璜，劉震東，劉耀廷，王潛，秦啓榮，陰耀武，范築先這些部隊總共實力共有十餘萬人。

王立亭領導智識份子，王立亭領導的是膠東游擊隊，他是一個中年人，別號育民，原籍河北，原任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訓練科長，在全面抗戰發生後，他便自動到山東來從事武裝自衛運

動，有很多智識份子參加，現在成立八個大隊，約有一萬五千餘人，武器也甚齊全，在高密、日照、膠縣、諸城、安邱、莒縣、臨沂、濟水一帶活動。在本月初間，第四大隊隊長王徵絨率領三百六十健兒，進襲莒縣、榆林溝的敵軍後方司令部。在八日清晨三時，即將敵人擊出村外，獲得子彈二萬餘發，手榴彈七十餘個，迫擊砲彈八箱，步槍十一枝，重機關槍一挺，偽華北自治聯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旅關防一方，旗幟符號軍衣多件，斃敵十五名。但我只有趙德勝一人陣亡。後來經過台濰公路時，適有敵人鐵甲車九輛經過，內係乘載敵兵二百名，企圖前往增援，當時雙方即發生激戰，又斃敵五名。這一次的奇襲，是膠東游擊隊的大勝利。在本月十日，第一大隊與第五縱隊向諸城、安邱間的景芝鎮進攻，隨即佔領安邱，敵人紛紛向濰縣潰退，現在膠濟沿線的日偽軍隊，也都發生恐慌。

魯東游擊隊

張瑞璜領導的是山東別動隊。他別號象冬，年四十餘歲，是山東運城人，在薯州第六師範中學畢業，曾任運城、朝城、壽張等縣的國民黨黨務指導委員，後來調任山東省黨部視察員，現任山東省黨部執行委員，最近負責收編土匪，組織民衆，現有實力約二萬餘人，在魯東一帶游擊。上月中旬，該隊曾在安邱、東古河、西古河、李家莊、里戶一帶截擊日偽軍千餘，發生激戰，斃敵將及

百人，我隊員亦傷亡十餘名，和膠東游擊隊有密切聯系。

劉震東領導的游擊隊，也有一萬餘人，武器也頗齊全，在魯東各地游擊。上月十七日敵軍坂垣師團田野部隊的一個聯隊配合張宗援劉佩忱劉桂堂等匪部，共約五千餘人，分攻莒縣沂水日照，劉桂堂部一千餘人於十八日進擾莒縣茶溝子等地，劉震東即派劉崇禧張鵬兩個支隊襲擊側翼，配合正規軍作戰，相持三日，雙方都有重大傷亡。到了二十一日，敵軍進迫城垣，劉震東司令奉命死守，晚間增援部隊到達，劉司令本擬退出城外游擊，但因該部留任城防，第二天清晨，城外敵人已經包圍猛攻，劉震東司令仍然不顧一切指揮搶堵，中了敵彈，當陣殉國。這是山東人民武裝自衛運動的一大損失。

魯南游擊隊

王潛領導的游擊隊，是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的特種工作團。王潛別號少陵，是江蘇銅山人，現年三十五六歲，在中央黨務學校畢業，曾任過中學教員，國民黨武長株萍鐵路特別黨部祕書長，差不多有五六年，現任山東省黨部組織科科長。濟南失守後，王團長即開始發動游擊戰爭，現在已有五萬餘人，以公務員、警察、農民為最多，在臨沂、濰縣、滕縣、鄒縣、曲阜、泰安、新泰、蒙陰、黃縣

一帶游擊，主力係在台濰公路沿線。曾和敵人接觸數十次，在本月一日曾克復臨淮關，使敵人在魯南戰場上受到重大的打擊。

秦啓榮領導的游擊隊在魯南亦頗活躍。秦司令別號向春，是山東費縣人，現年三十五六歲。係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組織科主任，現任山東省黨部執委。戰事發生後便領導抗日游擊運動，現在已有五十餘大隊，共有數萬人。在二月十三日曾在曲阜、鄒縣之間，和敵人相遇，擊斃敵軍少將司令田島榮吉夫婦和磯谷廉介，得到蔣委員長的獎勵。三月一日，第五十一大隊曾在泗水沂橋與敵人激戰，在敵人飛機大礮轟擊之下，他們採用散兵線式的游擊戰法，和敵人週旋，結果敵人消耗礮彈數千發，子彈十餘萬發，我們僅在柳河峪村一個地方便拾得彈皮四百斤左右，後來敵人知道中計，非常懊喪，將走時寫了「沂橋鎮中國軍隊往何處去？」這種作戰的策略，實在值得各地武裝自衛組織作參考。

劉耀廷有孟嘗君風度。在魯南還有劉耀廷領導的游擊隊。劉耀廷本人是荷澤縣一個富家子弟，現年四十餘歲，喜交遊，重義氣，頗有孟嘗君的風度，與綠林豪傑甚多結識。當韓復榘擔任山東

省主席時，他就奉命聯絡土匪，藉以安定地方，倘有任何掠奪搶劫事件發生，只要交他辦理，必可水落石出，所以他雖然和土匪往來，對於地方不無貢獻。這一次抗戰，他便領導一般綠林豪傑揭竿起義，現在參加者甚衆，在金鄉濟寧嘉祥兗州這些地方頗爲活躍，在上月十三日便協同國軍反攻濟寧，在南關一帶會與敵激烈巷戰，後來敵人退入城內，被我殲滅。十五日又挑選敢死隊百名，攜帶手榴彈，再度會同正規軍反攻濟寧，經過二晝夜的血戰，在十七日晚上進抵濟寧車站西貨房及鷄蛋廠一帶，敵人乃紛紛向濟寧東北潰竄，我們便將濟寧收復。到十八日，敵人援軍趕到大舉反攻，並以坦克車四輛作爲前導，我們游擊隊應戰，濟寧得失共計五次，後來因爲彈盡援絕，乃將濟兗公路橋樑破壞。在這一役中，我們死傷百餘人，但是敵人的犧牲更大，濟寧敵軍司令官竟因此而自殺。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以劉耀廷司令迭奏奇功，加委爲第×游擊隊司令，並頒中將的銜位。該戰區游擊隊總指揮，也特賞一千元，藉作鼓勵，這是山東人民武裝自衛運動的重大成績，可以和膠東游擊隊襲擊敵人後方司令部先後媲美的。

冀魯邊區游擊隊三萬。在魯北方面，有冀魯邊區游擊隊，是陰耀武領導的。陰耀武是河北容

城人，現年有三四十歲，在民國十六年間，他奉了國民黨的命令，祕密到河北定興活動，後來擔任國民黨保定市黨部執行委員，河北省黨部幹事，中央組織委員會調查科總幹事，現在實力約有二萬餘人，在黃河兩岸以及冀魯邊區游擊，與范築先部亦有密切聯絡，專門從事擾亂敵人後方和破壞津浦鐵道。在二月二十五日，第×大隊張國基部克復吳橋縣城，偽縣長王科生及敵軍三十餘都已聞風先逃，遺棄槍械頗多。三月一日起又先後克復廣饒、壽光、長山、孟都、恆台等七個縣城，在河北戰區也時常與敵人拼命。

范老先生最值得提起。最值得我們提起的，便是范築先先生，他是一位六十歲的老先生，現任山東聊城區行政專員，當軍隊退過黃河的時候，范先生不願接受撤退的命令，領導民團從事游擊戰爭，抱定誓死不過黃河的決心，並且請了二百個青年幹員，擔任政治工作，在各地迅速組織游擊隊。在去年十一月，在清平和敵人接觸，剿滅了四五十人，生擒三個俘虜。十二月的初旬，敵軍三百餘人襲擊堂邑，范老先生率領二百壯士前往攻擊，敵人竟倉惶逃走，獲得很多的戰利品，後來敵人調動七八百名大舉進攻往平博北，也被我們擊敗，傷亡二百餘人，最近在泰安、東平、汶上交界的地

方也極活躍，日前曾在汶上白馬廟羅山一帶和敵人接觸，當陣斃敵數十人，獲槍三十餘枝。行政院以范老先生領導民團誓死守土，在軍隊退出之後，仍能發動游擊戰爭，給予敵人重大的打擊，特明令嘉獎，並發給犒賞撫卹費一千元，作為獎勵。這位先生，實在是地方行政長官的模範。

收·復·山·東·失·地·的·先·聲·

山東人民的武裝自衛運動，現在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在第二期抗戰過程中，能配合正規軍靈活的作戰，給予敵人制命的打擊，我們相信山東人民的武裝自衛運動，不但能夠阻止敵人打通津浦線，切斷隴海線會師中原進攻武漢的企圖，而且可能收復

山東失地驅逐日軍出中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夕（廣州救亡日報）

沂河一役的血戰

題解：

下文介紹我們張、龐兩部將士，是多少勇敢的抵禦敵人；沂河一戰，張、龐兩軍各擔

任右翼，關係魯南戰役的得失極大，所以這一戰的勝利是很重要的，實在可說是

台兒莊我軍大勝利的序曲。

向·着·火·線·上·跑·去·

（徐州通訊）大清早起身的時候，便聽到一陣驚急的鐘聲，爲了避免日

機的空襲，同時想得華方在沂河兩岸得到空前大捷的經過情形，我和武漢日報的記者，便跳上了二輛洋車，帶着滿懷興奮的情緒，出了北門，跨過了沂河，向着火線上跑去。

剛走上不遠路，日機嗡嗡的聲音，便在天空中響着，西北角上起先祇有一點黑影，逐漸地擴大，而終於在我們的頭上盤旋。這時，我緊靠着大樹，另外一位朋友躲到大條石橋底下，由於過去躲避

飛機的經驗，我們都像木乃伊一般的僵立着，這樣可以不至於給日人發現目標，日人的飛機，越飛越低，一下子向我們頭上直撲過來。那時候，僅僅離開大地祇有二三百公尺，也許還沒有那末高。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日機的一舉一動，而日機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們，祇是來二次掠空而過，給我們一個虛驚，卻沒有送給我們一些禮物，其後又向正西方向飛去。

我們吐了一口氣之後，車子繼續向西北方向進了，沒一回兒，便拉進了一個鄉村。

「你們上那裏去？」一個哨兵向我們。「上軍部去。」

訪問張自忠將軍。由那哨兵的領導，便在一所民房裏會到了張自忠將軍。他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表示無限的愉快，臉上也透露出半年來從沒有的笑容。

我們坐下之後，副軍長李文田先生也來了，於是我們就暢談着這一次作戰的經過。

「在沒有將詳細作戰的經過說明之前，我先將我們計劃來說一下。」張將軍興奮地說着。同時他們身子，走到南面牆壁旁邊，指着軍用地圖，我們也跟着走過去，眼睛跟着他的手左右移動着，使我回憶起中學時代上講堂時候的情景。

「日軍的主力部隊是相公莊一帶，我們龐炳勛軍團的陣地是在沂河。我們計劃是定十四日的拂曉下總攻擊，由龐部向相公莊進擊，我們的一師強渡沂河後，即迂迴向相公莊壓迫，以圖將相公莊日軍的主力部隊，予以殲滅，該師便在強渡沂河之後，迂迴北抄，以斷日軍的增援部隊。這時候日軍的主力軍，大概有五千人模樣，我們想一下可給他們一個打擊，然後聚而殲之。」

「也許是日軍的聰明，他們在十三日下午二時，先下手為強，突然的由餘村（離臨沂十二里）方面，向龐軍進攻。你們在臨沂聽到的礮聲，便是日軍打的。」他向我們瞧了一眼之後，便接着說，「要是日軍的礮口向縣城射擊，那你們都完了。」

龐部血戰一晝夜。「真的，我們都完了。」我們笑着回答。

「敵人先用大礮猛轟，接着他們的步兵，便在大礮掩護之下，向龐部猛攻，這時候，龐部便將計就計，節節後退，在黑夜的時候，離開城垣祇有四里了。到了十四日早晨三時，我們每一個單位，都迅速地發動，向敵人進攻。」

「龐軍方面，先向敵人的進攻部隊，加以猛烈反攻，我們某師便由某某等處強渡，這時敵人已

在沂河東岸，嚴加戒備，我們的便衣隊偷渡後，就向敵人的戒備部隊進攻，同時我們正規軍強渡後，即佔領徐家太平、小太平等處，旋即向亭子頭進攻。敵人在亭子頭裏，佔據着礮堡頑強抵抗，經我們奮勇進攻，即佔領該村，可是殘敵仍緊守礮堡不退。這時某師由朱家柵船流等處強渡沂河後，即向張家屯、解家屯等村寨進攻，旋即佔領，同時某師的小部隊，亦已佔領石家屯高地，那時候，敵我差不多都在各村寨中混戰。

「我們各路得勢後，敵以後路被我切斷，便放棄南犯計劃，將大部隊抽調北援，並以唐克車裝甲車在礮火掩護之下，向我們大太平、河嶺等處猛攻，同時飛機也出動，向我們陣地狂炸。敵人的武器，雖然精銳，可是我們的部隊，在國仇家私之下，都咬緊着牙齒和他們死拼，在偉大的堅強的民族意識和熱情沸漲高燃着抗日怒燄之下，他們的武力也和我們平衡了。

「這樣的血戰了一晝夜，爲了達到我們殲滅的任務，便將敵人大部引到沂河西岸，使他們向我們的進攻，我們可以逸待勞，殺他們一個痛快。」說到這裏，他笑了一笑，便又接着說：

「他們雖然有最新式的利器，準着向我們大屠殺，可是攻進了我們的村莊之後，我們立刻又

猛反攻，和他們作一次白刃戰。這時候，唐克車、裝甲車、飛機，都失掉了效用，而有許多的敵人的利器，便做成我們的戰利品。」他說到這裏，更興奮了，狂笑一陣之後，又說，我們前線上的弟兄，多數已經使上了敵人的自動步槍，和穿上了黃呢的大衣了。

茶葉山之爭奪戰 「在十五日的那天，敵人在莒縣方面，又運來二千多增援部隊，他們在湯頭南邊下車後，便立刻急行軍到沂河西岸，向我茶葉山進攻。茶葉山是沂河西岸的唯一高地，爲兵家必爭之地。我們在那裏，早配備了雄厚的兵力，他們數度的攻擊，祇是多死幾個人而已。曾經有一次，敵機十二架，向我們的茶葉山狂炸，我們的陣地，全部被燬，敵人在大礮掩護之下，用唐克車裝甲車向我們衝鋒，這樣血戰了一天，終究被他們佔領了。茶葉山如果被他們佔領，那末，我們沂河西岸，將無立足之地，於是我們在生力軍增加之後，便乘他們立足未定，加以猛烈攻擊，肉搏多時，茶葉山失而復得，敵人在茶葉山碰壁之後，便想包圍茶葉山，而制我們的死命，便猛烈的向茶葉山附近的幾個重要村寨進攻。

「他們也抱必死決心，傾師進攻茶葉山附近的崖頭、劉家湖二處，我們的陣地被燬後，即被敵

人佔領，可是不一回兒，我們增援部隊到後，便立刻奮力反攻和他們肉搏，劉家湖失而復得者四次，崖頭失而復得三次，在那裏，真是殺得「屍積如山，血流如渠」，有一次劉家湖失陷，日軍以為華軍決無能力反攻了，便在那裏設了礮兵陣地，不料日軍喘息方定，華軍又在猛烈反攻，肉搏了一小時之久，立刻又克復了原有陣地，日軍倉忙逃去，所有一連礮兵幾乎全部被殺。四門七生的五生的大礮祇運走了一門，其他三門便被華軍奪獲。進攻的部隊中有一個連長，原是礮科出身的，便立刻將礮位調正，向日軍潰退部隊猛轟，日軍遂全部斷送在礮火之下。

「這一次居然得到他們三門大礮，這真是開抗戰以來的新紀錄，也是我們勝利前好轉的現象。」我不禁向張氏道賀，慶祝他們偉大的勝利。

張氏笑了一陣，又接着說：「敵人經過數晝夜的血戰，死亡殆盡，於是一面向我們劉家湖佯攻，一面便向沂河的東岸潰逃，我們現在方在乘勝追擊中，大致日軍力量也都完了，所謂坂垣師團的實力，也不過是如是而已。」

他們都縱聲大笑着。

「在抗戰的過程中」李文田將軍帶笑着說：「如果我們要和日軍陣地戰，那末，必定要吃到一個大虧。受到了血的教訓之後，我們在軍事上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這一次我們可以說是，將主力戰、運動戰、游擊戰、配合起來，才獲得了這一個勝利。同時最使我們興奮的，便是所殺的完全是日本人，沒有一個偽滿部隊和匪軍。」

忠勇的一個連長，龐軍團方面，這一次也有極好的成績表現，要不是龐軍的向北猛進，華軍前後夾攻也決不會有這麼好的成績。更其是龐軍的第四連連長郭清順於十五日進攻傅家屯時，他的腹部中了好幾顆子彈，他的部下，便勸他回到後方去，他說：「我這傷決計是醫不好了，我願意在我未死之前，親眼看見我們忠勇的弟兄，佔領傅家屯，那我在九泉之下，死也瞑目了。」這一連士兵，便在他們的長官沒有斷氣之前，一鼓作氣的佔領了傅家屯，這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使人無限的敬仰與悲悼，痛惜這一位忠勇的將領。

正嘆息着，日軍的飛機，又在我們的頭上，嗡嗡作聲。接着便聽見磅礪的幾聲。

「一個炸彈落到我們的頭上，這樣我們也可以說是爲國犧牲了，同時也可以和親愛的弟兄

們會面了。」張氏哽咽着說：因為他過去受到的刺激太深，所以到現在還是那麼悲觀。

「請爲國珍重吧！這一次偉大的勝利，一定有良好的影響，同時你的身體剛在復原，（張氏前幾天在軍次患病）更不應該太抱悲觀了。」我不禁對於張氏抱着無限的同情。

這時候，室內的空氣，顯出緊張與肅穆。我爲調和空氣起見，接着又向張氏問道：日軍在這一次犧牲多少？

「大致和我們相等吧！至少的限度，他們傷亡人數也在四千以上，同時日軍旅團長，亦已經陣亡，這是一個俘虜說的。同時我們俘獲的，除了三門大礮之外，還有坦克車二輛，裝甲車一輛，機關槍數十挺，自動步槍十枝，其他戰利品不計其數。」張氏答着。

那天下午，在解除警報之後，我滿懷興奮地又回到臨沂城裏。（二十七年四月五日大美晚報）

臨沂激戰經過

題解：本文可和「沂河一役的血戰」參閱，更可明瞭這次津浦北段戰局右翼鏖戰的

經過。

劉匪一擊即敗。（漢口通訊）華軍臨沂之役大捷後，津浦北段戰局益於華方有利，陣地亦愈爲堅固，記者特往訪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吳石，叩詢經過，承告各情如下：吳氏稱，臨沂之役，在兵數及戰術上價值言，並不能認爲大規模之驚人戰鬪，比歐洲大戰時聲震世界之麻倫坦倫堡會戰則相遜遠甚，但在長期抗戰中，能獲此大捷，既可挫敵氣餒，更可增強抗戰力量，其價值亦殊非淺鮮也。關於雙方激戰經過，概述如下：二月下旬，日第一〇五師團在青島登陸後，即南下至諸城，另外一部在龍口方面前進，同時並調部開往臨朐與在臨朐之日軍第一〇八師團部隊交代，在諸城之第

一〇五師團主力及臨朐一部之一〇五師團軍力，於二月下旬分道南下，由諸城南下者以偽軍劉匪桂堂作先頭，於二月二十三日佔領莒縣，由臨城南下者，於二月二十二日佔領沂水，三月初莒縣之日軍向南進攻，三月八日佔領湯頭鎮，但以劉匪所部軍紀低劣，經華軍一擊，便大敗潰退。日方嗣調遣第一〇五師團一部猛烈進襲臨沂，同時於三月初有日第五師團一聯隊，自日照西上，會合一〇五師團企圖攻取臨沂，故至三月十一日左右，華方臨沂頓見危急，當時以軍隊數量相較，固相差無幾，但以戰鬪力論，則稍有遜色，以是統率長官爲消除此重大威脅計，乃調派增援軍隊前往，會同擊破該處日軍。彼時日方兵力之配備，計有第一〇五師團兩聯隊，第五師團一聯隊，劉匪桂堂部隊騎兵約一聯隊，礮兵二營，以及其他配備。此外并有日空軍部隊協助作戰，合計共有二萬人左右。華方兵力配備，爲張龐兩部，臨沂大戰開始，在三月十五日晨，日方攻勢移轉計劃係採取包圍策略。於大戰前一日已完成包圍計劃。

暫告段落 十五日晨起，日軍開始向華陣地進攻，情勢非常兇猛，但經華軍奮勇抵抗，當日陣地無何變化。十六日起，日軍由甘屯、東沙莊、紅埠岑新莊一帶猛攻，結果有數地被其擊破，然觀察當

時日方作戰精神，甚爲衰頹，士氣不振。華軍窺破好機，乃起而反攻。旋日軍由臨朐渡過沂水襲擊，正與華軍張部發生遭遇戰，張龐兩將軍，均親臨戰場，揮兵衝殺，崖頭附近日板垣師團之長野聯隊等部隊，與華軍發生激戰，在崖頭一地，兩軍三進三出，結果仍爲華軍佔有。嗣茶葉山嶺高地，亦歸華方佔有，并於同時收復村莊多處，日軍見勢不佳，紛紛潰退，經過一日半之血戰，日一聯隊爲華軍殲滅殆盡。聯隊長長野被擊斃，并擊斃牟田中佐及少佐其他軍官多名，在甘屯一帶，華方反攻結果，一舉而收復湯頭鎮。臨沂大捷，至此暫告一段落。日方此次作戰所遭損失甚重，被擊斃於陣者約在四千人以上，被俘虜者約五六百人，現已解往徐州。其傷者雖無確實統計，但至少可達死者一倍。此外並獲有戰利品甚多，總之，概括統計，日第五師團之一聯隊全部被華方殲滅，其他被華解決之部隊，亦不在多數。至華方死傷數目，亦達四千人左右。

感想四點。至於此次大捷，個人有四點感想：（一）此次戰鬪，華軍乃北方軍隊，一般或視爲非最優良之部隊，反之，日軍爲主持侵略中國最積極之板垣第五師團部隊，及其預備師，戰鬪三日之結果，竟能使日軍潰敗不堪，擊斃及俘虜達五千人，損失在二分之一左右，由此證明中國軍隊之

潛力，絕非一般所能推測擬議。其實，中國抗戰之精神與努力，全國軍隊萬衆一心，南北同強，絕無軒輊可言也。（二）自開戰以來，華軍在華北作戰，從未有攻擊日軍之後，能繼之以追擊動作者，即南戰場，上海附近作戰，雖極激烈，予日軍以莫大之損害，但因近於陣地戰之關係，亦未見實施追擊。此次戰鬪既擊潰日軍，復施一日行程之機動追擊，於此可對日人多方惡宣傳予以嚴正之答覆，且可以事實表現抗戰能力之一斑於全世界。（三）此次戰鬪，與其言作戰計劃之巧妙，則寧可歸功於戰鬪實施之勇敢，大凡作戰，縱有戰略上巧妙之計劃，苟各部隊於戰線上實施不得其當，尤以精神上不能奮勇衝殺，絕無勝利可言。戰史所示，歷歷可考，軍事家所謂作戰可補戰略之不足，而精神駕物質而上之，此次華方龐張指揮有方，部隊上下一心，效命衝殺，乃有此鉅大之成果。吾人不能不對龐張兩將軍及其部隊表示敬意者也。（四）此次臨沂之追擊，與二月間在山西同蒲線方面之退卻，實具同一意義，何以故，「持久作戰」「消耗作戰」之要義，在保持強韌性，此強韌性，若加詮釋，即「時間」與「空間」之總和耳。依步步抗戰，予日軍以打擊挫折，使其戰力日見消耗，而得時間之強韌性，依廣袤酣雜之地形，因勢利導，或進而窮追，如此次臨沂之追擊，或退而暫避，如山西方面

退出鐵道線，而活躍於其東西各地，所謂「旅進旅退」之機動，使日軍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即得空
間之強韌性。然後抗戰之最後勝利，必屬中國也云。（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華美晚報）

滕縣血戰記

題解：

本文將防守滕縣我軍抗敵的經過，作了一個詳盡報告。按滕縣位於津浦北段綫

的正面，南下即臨城徐州，形勢很重要，所以我軍在此拚死爭奪，不肯輕棄，終造成

了後來台兒莊勝利的原因。

妄·想·幻·滅·

日軍打通津浦綫的妄想，在南段幻滅以後，遂改變計劃；一面以重兵沿濰台公路，

向徐海威脅；一面約三個師團的機械化部隊，沿津浦北段向徐州進攻，想以合圍夾擊的戰術，來完成牠的迷夢。某方某集團軍奉命抗拒，扼守滕縣以北香城石牆界河之綫，於茲兩月，自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一週間，華軍不斷在兩下店一帶，與日軍作劇烈的戰鬪，因雙方傷亡均大，各退守原陣地。至三月十四日拂曉，日軍約三四萬人，分道向滕縣以北地區猛攻，慶戰竟日，華方正面及左右翼部

隊各防線，均屹然未動。因華軍正面寬廣，空隙甚多，是日傍晚，日軍利用其騎兵及坦克車，繞攻華軍側後，致前線各部遂被隔絕。日軍復以主力萬餘人向華軍右側後運動，十六日拂曉，逾近滕縣東關，此悲壯之血戰，乃在滕縣展開。

人人抱必死決心。這時，華軍守城的部隊，僅某某師及某某師各一營（共七連）又某某師由前線調回的一營駐守東關外，武器既劣，子彈又告缺乏，可是華軍人人均抱有必死的決心，和犧牲的精神，雖然日軍用飛機大砲及自動火器，整整的向城外轟炸了一天，肉搏了幾次，結果日軍仍是得到了一個悲慘的失敗。入夜，華軍某師之呂曾兩旅部隊，共約兩團，陸續由前方調回，十七日午刻，某某師王旅之兩營，亦由城外入城，協同防守，兩個師部，均駐城內，所有守城部隊，由王師王銘章及稅代師長會同指揮。兩位指揮官意志很堅定，抱定與城共存亡的決心，所以傷亡很大，華軍仍然穩定如故。

砲火愈增愈密。夜間因爲是廢歷十五，日軍利用明亮月夜，終夜以大砲機槍向華軍攻擊，十七日拂曉，日軍的砲火，愈增濃密，幾個鐘頭，齊放以後，城垛子及各城樓均被掃平了，城內的民房盡

成一片瓦礫，擊起的塵土，把蔚藍的天空掩蓋着，天朗氣清的春日，竟成了一個暗淡黃昏的世界，這簡直是滕縣大劫的象徵。十二時以後，日軍礮火飛機集中，向城牆轟炸，東南門一帶竟被轟成無數決口，日軍即由此攀登上城，幸華軍忠勇官兵的努力，將日軍消滅，用鹽包搶修復元。日軍仍向各缺口處猛攻不已，雖累次攀登，均被擊退，但華軍無數官兵即在此頃刻間爲國犧牲了。到了午後五時許，東門被日礮洞穿，繼之以燃燒，華軍守城官兵死傷益多，無力支撐，日軍遂蠶擁入城。王師長銘章想挽回戰局，登西城督戰，不幸中彈成仁。日軍遂以全力向前進攻，各城門陸續爲日軍所佔，猛烈的巷戰遂展開。同時日軍礮火放燒夷彈，全城白烟四起，火光燭天，僅稅代師長及會旅長率領少數官兵，在日軍的密集槍礮射擊下，由西門衝出，大好的滕縣，竟於十七日午後八時許，淪於日軍手中。

前·所·未·聞·

滕縣血戰，華軍因武器的關係，衆寡的懸殊，雖敗猶榮。在這短短的兩日血戰中，有

很多驚天地動鬼神的事蹟，值得我們歌，值得我們泣：如師長王銘章，參謀長趙渭濱，副官長羅季乾，參謀長鄒紹孟，傅哲民，均盡忠職守，爲國捐軀。某師旅長王志遠，團長張宣武，某師的旅長呂康，副旅長汪朝濂，均冒着日軍猛攻的礮火，指揮部隊，以致受傷。某師的團長王麟，政訓員胡清溪，繆嘉文等，

均以完成任務，以身殉職。其未出城之兩師官兵，仍利用城內的破壞類垣，與日軍抗拒，據華軍飛機報告：至十八日午後，猶與日軍在城內混戰中。當城破的時候，所有受傷官兵，未運出城者，約千人左右，均以步槍或手榴彈與日軍拼命或自殺，無一偷生，抗戰之烈，死事之勇，前所未聞……（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大美晚報）

台莊血戰記

蒼 苓

題解：

台兒莊是徐州東北部的一个小村莊，有鐵路通到津浦線的臨城，地勢扼要，本年三月中旬，敵人在晉南受挫後移師津浦線，猛犯台兒莊，擬一鼓而下徐州；但是我軍卻奮勇抵抗，將來犯的敵軍在台兒莊整個消滅，造成空前的光榮戰史，下面四文，就是介紹這役戰史的。

這在記者是一件最欣喜的事，在剛到漢口之後，想到徐州參觀大戰還未起身以前，居然有機會能夠從新由台兒莊受傷來漢治療的兩位饒勇善戰的團長口中，一聆這次保衛大徐州首次在台兒莊殲滅日軍的激戰的實況。

受傷情形。 他們一名王烈武，河北省任邱縣人，一名王郁彬，河南省封邱縣人，我們本來素不

相識，乃由友人T君介紹，在四月一號的下午，到他們住的醫院特五號病室會到的，那是一間布置整潔，陽光充足的病室，那時兩人正靜靜地臥在兩個平列着的鋼絲床上休息着，經T君介紹並說明了來意之後，蒙他倆熱烈地招呼，於是我首先上前慰問他倆的創傷和辛苦，王烈武團長是在上月二十四號午後四時許在台兒莊寨牆邊受傷的，槍彈由右肩穿過，肩胛骨折斷，並傷及關節，現在正用架子夾着。王郁彬團長的傷口則在左膝蓋骨上部，亦爲槍彈所穿透，惟未傷及骨骼，受傷地點是在台兒莊北劉家湖，他們二位開始談血戰的經過，王郁彬團長首先開了口，「雖然我倆都受了傷，但實在是最痛快的一戰，心裏興奮得很，日人的企圖，是在奪得臨城、棗莊、嶧縣之後，想乘勝佔領台兒莊，威脅徐州的，日軍當時有兩萬五千左右，以磯谷師團爲主力，華方早已看透奸計，所以一方面將本路急調台兒莊附近堵擊，一方面並調曾經在南口作戰的部隊向臨城、棗莊大迂迴，以圖一舉將臨、棗、台支線日軍消滅。」

引誘日軍 首先渡過運河，進駐台兒莊的，是我和烈武團長所帶領的這兩團人，當時盤據嶧縣想進犯台兒莊的日軍約有三千餘名，當時我們向旅長請示，決不等他們進犯，再去迎戰，我們要

先給他們一個教訓才行，於是決定由烈武團長指揮全團把守台兒莊，由我率領本團全部北進去引誘日軍，兩面夾擊，一舉將嶧縣的日軍消滅，「計議既定，於是我便在上月二十三號正午向北進至泥溝車站引誘日軍，該地距嶧縣祇十八里，日軍乘佔嶧縣之餘威，正想南下進攻台兒莊，見我們向他來挑戰，便立時派一×隊約一千餘人向我們猛衝，激烈戰事遂於該下午一時在泥溝附近開始，雙方肉搏衝鋒，日軍礮火失去效用，激戰約三小時，斃日軍二百餘人，我方亦傷亡百餘，並有八連連長陣亡，同時並派便衣隊將泥溝迤東將日軍消滅一部，這時，見引誘日軍的目的已達，爲的和台兒莊華軍收夾擊之效，便佯敗退，於同日下午五時，撤至泥溝迤北八里之北洛，七時許，日軍果跟蹤而至，全力攻擊，激戰兩小時，便又於當晚十二時撤至北洛迤南五里，這時日軍距台兒莊已不過十七八里了，「二十四號拂曉，日軍由北洛轉趨東南，繞南洛，佔據台兒莊迤北八里之劉家湖，傍午時分，便進犯台兒莊，與華方守軍作猛烈之戰鬪，同時大礮六門，集中向該莊寨牆轟擊，我見我們計劃完全實現，殲滅的時機已經到臨，遂率部抄襲日軍後路，乘其用全力攻擊台兒莊之際，收復劉家湖，該村日方守軍不足百人，遂掃數消滅，有八人逃至村南跪地舉槍，表示投降，這時日軍腹背受擊，驚

慌狼狽，遺屍遍地，所有日軍千餘名，被殲滅七百餘，殘部遂向東北方潰退，而我們首次的殲滅戰，於是完成，我也便在這時受了傷，哈哈，這一戰，受了傷也是愉快的，至於在台兒莊方面激戰的情形，只好由烈武團長報告了。」他說完後，面上浮滿着笑紋。

殲滅經過。「是的，這一戰真是非常痛快，」王烈武團長接着說，「我是在上月二十二號早八時率全團接防台兒莊的，我們誘敵夾擊的計劃既定，我便指揮所部在該莊布置一切，預備殲滅日軍，台兒莊在運河北岸西南，距徐州八十里，北距嶧縣六十里，居民有三千餘戶，形勢非常重要，所以日軍對該莊志在必爭，而我們非給他一個大釘子碰碰不可，二十四號清晨，天霧濛濛，日軍步礮兵千餘繞過南洛，經邵莊、劉家湖攻擊台兒莊，自早十時起，用大礮六門向該莊寨垣轟擊，步騎同時利用礮火掩護攻城，華軍利用寨垣掩蔽，以機槍集中掃射，斃日軍約三百餘名，十二時左右，戰爭少停，因華軍已收復劉家湖，日軍後路被斷，大起恐慌之故，華守軍於是奮勇出擊，頗收夾攻之效，將日軍又解決七百餘名，殘餘便向東北方潰退了，我們的計劃於是完成，我是在日軍攻寨垣的時候受傷的，好在是在肩上，一個月便可痊愈了，我只恨自己受傷太早了。」他說時滿面帶着怒氣，記者以

時候已經不早，訪問的目的也已達到了，遂道了一聲珍重而與辭了出來，（四月二日）（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文匯報）

乘勝追擊

扼守台兒莊正面戰略據點的華軍從上月二十三日激戰到四月六日，全師四個團長，傷亡三個，十二位營長，祇剩了兩個；其餘下級軍官之傷亡，尤爲慘重。日軍東北側翼的華方野戰軍，此時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西北打，而到了日軍側背的另一枝華軍，由台兒莊正北向南打，在大包圍的環攻中，正面華軍配合上其他友軍的動作，於六日晚上進行全線攻擊！儘管傷亡如此之大，官兵如此疲乏，但在一聲攻擊令下，大家又奮迅衝進去了！

六日晚間九點半，華軍重砲彈，擊中了日軍的彈藥庫，動搖了日軍的陣地，前鋒衝進台兒莊寨子，手榴彈如雨下，展開白刃戰，把原來困守台兒莊一角之日軍七八百人解決了，祇有一小部份，狼狽的向台莊近郊退卻。

血腥的黎明中克復了台兒莊。四月七日的清晨，在這個血腥的壯烈的黎明中，華軍光輝的

克復了台兒莊，而且立刻向前追擊，肅清三里莊以北的日軍，攻克邵莊，俘獲了日軍坦克車八輛，山礮，輕重機關槍等等。這勝利的戰果，使大家興奮若狂！

趕緊披衣出發，坐臨台支線的鐵路搖車，向台兒莊直奔。前線尚有稀落的礮聲，這是日軍掩護退卻之礮擊，格格的機關槍掃射，這是證實華軍正在附近莊子上，搜索殘敵。鐵路兩旁的田野裏，礮彈窟與炸彈窟，到處都是。迫近前線了爲避免日軍機槍與日軍礮拿我們做目標，下車入交通壕，步行前進。

台兒莊南站的房屋，原來是三層，已被日軍重礮燬去了兩層，站的四週，滿是窟窿，皆日軍消耗大量礮彈之成績。北站房屋，祇剩殘垣頽牆。三架日機從遠處飛來五分鐘之後，來了一個猛烈的轟炸，一道柱形的泥土與濃烟，從離我們四百碼的地方射了起來。當我們還來不及伏臥在隱蔽所時，轟炸又接一連二地襲來。

每個士兵臉上掛着光輝的笑。日機的纏擾，使我們在路上浪費了好多時間。在接近台兒莊的交通壕中，欣悅的看到華軍英勇的士兵，有的蜷伏着休息，有的在築工事，他們的眼睛，因幾晝夜

不息的攻擊而紅起來了，值得奇異的是經過這麼慘烈的長期巷戰之後，依然無疲乏神色，講笑話，唱戲，歌詠，鬧成一片，每一個弟兄的臉上，都掛着輝煌的笑容，似乎忘記了前幾小時的激烈搏鬥，把戰爭看做滿不在乎的樣子。這是記者在戰地上首次目睹的深刻印象。不僅如此，當我們脫帽肅立路旁讓擔架兵擔傷兵過去時，所見傷兵，也都是滿面春風，找不出痛苦的愁容來！第二期抗戰中華軍攻擊精神，在光輝的勝利中，大大的提高士氣狂盛的普遍性，較過去已有飛躍的進展！

殉國前的刹那，猶有戰鬪姿態。下午一點半，踏進台兒莊西門，眼前是一幅斷牆殘垣的焦土景象！全城再也找不出一所完整的房屋，腳上所觸的，盡是瓦礫，彈片，礮彈壳，半燒焦的木片以及電線之類。從西門可以一眼看到任何一門郊外，沒有什麼東西來阻斷你的視線。『凱旋門係白骨築成，自由花乃熱血灌成。』在寨子內，還有不少忠勇華軍的屍首，有的雖然全身焦黑了，但仍屹立在牆脚旁，左手執着手榴彈，右手持着手槍，作奮勇撲擊狀，在殉國的一刹那，猶保持『死而不已』的堅決的戰鬪姿態。最慘的，是一個老嫗的屍首，兩腿與身軀，已經分了家，旁邊還有一籃菜蔬，臉上有三個刺刀痕，鮮血透過傷口，流過髒污的短衣，而湧成紫黑色的一堆。還有一個年約三十的女屍，也

是沒有腿，上身已經是赤裸裸地，頭髮散披着，這兩位女同胞，大概都是姦污不遂，而遭了日軍之毒手。士兵正在掩埋屍首，臭氣與火藥氣，觸鼻難聞。北門內，日軍彈藥庫爆彈的遺跡，滿地狼藉着彈壳與燒焦了的木箱子，日軍焚屍的骨灰，在旁邊堆得像一坐小丘。

中國的坦能堡，祇是一片平原。所謂中國的坦能堡——台兒莊，在想像中該是有堅固的城堞，與險要的地勢，但環城一週，所見城牆，皆已在血戰中，打得破爛不堪，到處有缺口，那有什麼險要可守呢？城郊是一片平原，說不上地形的險要。祇憑某某師將士的血肉，實踐英勇的決死的鬪爭，終於確保了這個足以威脅徐州的戰略據點——台兒莊。今天，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和煦的春風中，有力的飄揚在城垣，射躍着勝利的光芒，全中國人該向台兒莊血戰中陣亡的將士，謹致最崇高最熱烈的敬禮！

營長受傷七處，仍誓死不肯退。堅守台兒莊，力戰不屈的旅長王冠五，伴我們參觀戰跡，這條硬漢子，好像是鋼鐵鑄成的。他告訴我們巷戰最激烈時，往往牆上一個槍眼，雙方都利用。某次，日步兵槍刺，已經戳進了華軍防守的牆堞，那位士兵便毫不遲疑的握住，刺刀穿透了他的手掌，但仍然

不放，另一位士兵跳進碉樓，把那個敵人用手榴彈，作成粉碎。

昨夜，攻擊戰鬪時，有一位營長秦應歧，身受七處傷，他仍誓死不退，擔架兵把他抬了下來，他還力竭聲嘶的喊：『我雖然不能說話啊！爲什麼你們要強迫下去！』

西北角血戰中各死五百多人。台兒莊已燒成爲十足的焦土，原因是雙方都用重砲相互轟射，而且在巷戰中，兩方面都放火。華方放火燒他們所佔的碉堡，爲的是要燬了他們的據點。日軍每晚自己燒所佔的屋子，爲的是防禦華軍夜襲。但往往屋子裏餘燼未熄，英勇的華軍又已跳入屋中，挺身與日軍作手榴彈刺刀的拼戰！

爭奪台莊西北角的激戰中，雙方死了五百多人，最後有華方五十七壯士之夜襲，才算殲滅了日軍。那裏至今保持着日軍盤據時所挖的戰溝。在旅部，成捆的日軍三八式步槍，手提機關槍，與俘獲的日軍鋼盔五百頂。日人的彈藥，堆了滿屋子，看了成堆的戰利品，內心該是何等欣喜！

戰利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圓桶窒息毒瓦斯，在這次戰役中，四月一日起，日人已用了大量的催淚毒氣，這一種毒瓦斯，也許因風向等等關係，未曾試用。但日軍預備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屠殺

華軍，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了！

孫總司令說在嶧縣再會吧。

出北門數十步，田野間停放着四輛被華軍平射砲擊燬的坦克車。成羣的士兵圍住觀看，有的爬在車頂，有的用手敲敲鐵板，嘖嘖稱奇，滿肚子的高興。「喂！王金標！你看，鬼子們的傢伙，多廢不中用，一打便燬了！」「叫他們不要到中國來丟人了吧！」這是記者在坦克車旁聽到兩個士兵的對話。

燬壞了的坦克車，上面都有日本名詞。其中三輛，已經爆炸得輪子也沒有了，一輛尚完好。坦克車旁邊不到三十碼的地方，躺着幾個侵略者的屍體，血肉模糊了，辨不出其醜惡的面目。

回到城內，我們在旅部中，開了一座「台兒莊血戰」的座談會，參加的有參與此次戰役的將士。到晚上，我們才欣然歸去。半途，遇孫總司令，他告訴我們，日軍已退集嶧縣附近，華軍仍乘勝追擊，今後我們祇能在嶧縣（台兒莊以北）見面了！

（四月七日晚寫自台兒莊）（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大美晚報）

台莊我軍殲寇經過

陳誠

三路分進合擊之法。敵軍會攻徐州，用三路分進合擊之法，其東台與臨沂方面，係屬助攻，盤據東台之敵，自我反攻以後，在草堰鎮轉取守勢，迄無變化，臨沂一帶之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七日之間，經我攻擊以後，敵深知由臨沂正面攻擊已無效果，故將大部兵力西犯向城，希圖由蘭陵鎮洪山鎮南犯，直接予台兒莊之我軍，以側背之威脅。

盤據津浦正面之敵，自攻陷滕縣臨城以後，其進攻徐州之計劃如下：

「以一部沿津浦線兩側，攻擊韓莊，以主力由棗嶧攻取台兒莊後，再由此右旋迴，以攻徐州。」由地形上言，此種作戰計劃，並無可非議，蓋韓莊以南，山地重重，進攻較難，而台兒莊以南，地較平坦，進攻較易也，其次，進攻台莊，可截斷我臨沂軍之退路，則臨沂方面之敵，自可順利南犯，企達分進合擊之効。

兵分兩路。敵依此計劃，於達臨城分兵兩路，以一部沿鐵道，直向韓莊，於三月二十日到達韓莊，與我軍隔運河對峙，其主力逕趨棗莊嶧縣，於翌日（二十一日）達於嶧縣。

敵既以津浦線上之全力，離其所盤據之策源地（濟南泰安）五六百里，而深入魯南，思一舉而攻下徐州，因之在棗嶧方面之主力軍，期迅速攻擊，以略取台兒莊，於三月二十五日由棗嶧東犯，二十八日即達於台兒莊以北地區，其主力更向東移動，二十九日將台兒莊西北高地及北站佔據，并有一部衝入台莊北門，此部經我守城部隊肉搏巷戰，於四月二日攻滅，在此期間，敵主力盡全力向台莊東側地區行動，希圖突破此方，企與蘭陵鎮洪山鎮之敵會合，其一部於四月三日衝至台莊南門，用毒瓦斯攻擊，我守城軍死力守禦，死傷甚多，但敵終未攻入，在台莊東方作戰之我軍某師，自三月三十日起，至四月三日五日之間，受優勢敵之猛攻，傷亡達十之七八，不得已退過運河南岸，敵之在台兒莊西側者，亦猛烈向運河進攻，希圖由頓莊圖附近渡過運河，但終被我擊退，以上為敵攻擊最激烈時期。

引敵深入。至我軍作戰，此次純以攻擊為主，對於一城一寨之得失，初不以為重，主在引敵深

入，使其兵力分散，而予敵主力以打擊，故棗嶧之被佔，並未與之猛烈爭奪，並將主力略向北移，以引敵深入，而我則常保持重點於外翼，以爭取包圍之自由。

三月三十日以後，敵既移主力於台莊東北方，正向南猛攻，我右翼軍，漸次展開於甘露寺大小良壁一帶。

四月一日，由臨沂轉向城之敵，向蘭陵鎮猛攻，我軍因該敵直接脅威我之側背，乃先予以痛擊，於三日將此敵全部圍殲，計擊斃敵聯隊長赤柴大佐一名，大隊長以下軍官士兵三十餘名，由臨沂西竄之敵，完全殲滅，於是台莊北方之敵，其東竄企圖，完全消滅，於是盡其全力，向南衝突，此時我中央軍亦次第展開於岔河鎮戴莊一帶。

敵在韓莊之一部，經我猛烈攻擊，於四月一日撤退，我軍即佔領韓莊，轉向北進。

三月三十日以來，我軍之由微山湖南陽橋一帶渡過運河者，將敵之後方連絡線鐵道及公路，節節破壞，並於二十八二十九兩日，佔領兩下店界河，並向南行動，以威脅其後方。

各軍漸漸推進，四月四日，我包圍之右翼，中央，左翼各軍，漸次推進，其於四月三日被敵壓迫

南守運河南岸之左翼軍一部，繼續反攻渡過運河奪回黃村莊趙村，又左翼軍之左翼部隊，強渡過運河，由萬里關北進佔領嶺山。

四月五日，我圍攻部隊，均已連接達於柿樹園、常溝、譚莊、蕭汪、辛店、台兒莊、插花廟、張莊之線，五日敵主力移向東南，全線火礮百數十門，戰車百數十輛，向我中央軍猛攻，戰爭至爲激烈，我士兵浴血抗戰，屹然不動，我右翼軍勇猛前進，達於張樓，敵感腹背受敵，五日下午礮火漸稀，戰車亦不甚活動，想係油彈均罄。

全線猛攻。四月六日，我全線向敵猛攻，右翼軍由張樓向南左翼軍進佔南洛，合圍聚殲，已在目前，六日夜敵由張樓遁走，一部全殲滅，敵遺棄死屍五六千具，傷兵數千，因醫官先時遁逃，致臥血泊中，痛呼救命，無人救治，戰場慘狀，目不忍睹，已由我衛生隊迅速加以救治，戰場發見一部因數日飢餓不能奔逃之敵士兵，被我俘獲，我方均給以乾糧，被俘者歡聲雷動，殘敵向嶧縣逃遁，與嶧縣之敵相合，該敵將嶧縣城民房，悉數焚燒，少數難民，悉被殺害，剖肚剝腸，以資洩憤，慘無人道，至於此極，與我迅速救治敵傷兵與餓莩之寬大態度，益證敵野蠻民族之獸性，暴露無遺。

現我軍正向嶧縣追擊，目下已佔嶧縣東之九山，由臨棗支路追擊者，已越過嶺山，由津浦線北下者，已達棗西之齊村，諒此少數殘敵，直如甕中之鱉耳。

對於俘獲，目下尙未查清，其已知者如下：戰場敵死屍五六千具，敵傷兵約一千五六百名，俘擄一千餘人，火礮七十餘門，戰車四十餘輛，裝甲車七十餘輛，汽車一百餘輛。

成功之素因。至此次殲滅戰，成功之素因，可分戰術戰略兩方面言，戰術上成功之素因，吾人可以坦能堡會戰爲例，加以說明。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德國第八軍主力，在東普魯士古屏能（Gumbiner）攻擊俄第一軍失敗，第八軍司令官樸列鐵維趣辭職，已故興登堡元帥，接統該軍，於二十三日下令停止，第八軍主力向後撤退，決定先擊破由瓦哨——烏斯道進攻之俄第二軍（由五軍團編成軍司令官沙姆索諾夫）此時俄第二軍，正以兩軍團以上之兵力，在坦能堡附近，猛攻德之第二十軍團，該軍團之左翼，因俄軍優勢之壓迫，略向後退，俄第二軍主力，遂進佔阿倫斯坦，德軍形勢殊爲危急。

興登堡元帥，命二十軍團，盡力支持當面之敵，並抽調後備旅兩旅增援左翼，一面令由古屏能

方面撤下三軍團，轉用於此方，以第一預備軍團及第十七軍團，由古屏能南方森林地區，向南行動。以第一軍團由鐵路輸送，經科尼希堡——馬倫堡，以轉用於兌赤阿勞。

此種運動，於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漸漸形成包圍俄第二軍之形勢，於二十七日合圍完成，至三十日俄第二軍完全殲滅，俘獲者九萬六千人，俄軍之死於戰場者，蓋逾十萬也。

按坦能堡會戰成功之因素有二：

(一)德正面之第二十軍團，抵抗俄優勢軍之攻擊，屹然不退，故兩翼包圍，始得成功。

(二)德第一預備軍團及第十七軍團，在外翼之行動，異常祕密，故不爲敵所覺察，若被敵覺察，則敵將轉移正面退卻，不過成一普通之戰勝而已。

戰術活用之妙。上述成功之素因，與台兒莊會戰相比較，我左翼軍在台莊正面受優勢敵軍壓迫屹立不動，可與德第二十軍團媲美，至我右翼軍在側翼之行動，前後凡十日，而始終不爲敵所注意，則與古屏能以南兩軍團之行動無異，至先擊滅蘭陵洪山鎮之敵，則尤得戰術活用之妙也。

日本軍人自詡爲能學得德國戰術，而模仿坦能堡之殲滅戰，尙不如吾人之神似。

至戰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敵軍在中國境內各戰場者，（在東北四省不算）計共有五十餘萬人，而參加台兒莊會戰，不過五六萬人，彼何以不抽調他處兵力增援，此蓋因我國自採用游擊戰以來，各處圍殲其小部，襲攻其後方，即如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之游擊隊，遂使敵五師團之衆，祇能據守同蒲路沿線，不敢遠離鐵路一步，其他平漢線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戰場，均自顧不暇，遑言抽調，以遠水救近火乎，故台兒莊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爲一戰區之勝利，簡言之，即我游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

勝利的影響 至台兒莊勝利之影響，有下之數點：

- (一) 軍隊之攻擊精神興起，各部隊將士，均希望得一台兒莊類似之功績，則各自努力圍截當面之敵，或可將盤據我國土之敵人，于較短之時間，分別殲滅，則戰禍或可因此而短縮若干時日。
- (二) 國民之自信力增強，過去悲觀之心理，於以完全掃除。
- (三) 國際間之視聽，將爲我堅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益能助我，而抑制敵人。
- (四) 敵國國民，將益仇視其軍閥之暴亂謬誤行爲，起反抗之心理，或竟爲敵人崩潰之導線。

(五) 傀儡漢奸知敵之敗徵已兆，將斂其跡，而不敢倒行逆施。(二十七年四月十二至十三日)

掃蕩報

光輝世界的我們在魯南的戰績

洪雪邨

(一)會戰的概述

津浦北段魯南全線的戰績，無疑的是我們抗戰九月來的最大收穫，三月十八日臨沂大戰，敵人精銳之坂垣師團，被我們張自忠龐炳勛部打得潰不成軍，接着又來個臨、台、棗支線的大包圍殲滅戰，敵人另一個勁旅磯谷師團，也給我們忠勇的台兒莊守軍孫連仲部打得一敗塗地，死傷盈野，殘敵北竄到嶧縣。趁着這勝利的光輝猶浮泛在我們眼前的時候，來追紀台兒莊戰績，實在是有說不出的快感！

敵人自從以精銳的部隊，優越的兵器陷我滕縣之後，就肆無忌憚的孤軍深入，打算一舉奪取臨、棗、台支線，佔領臨、棗、台三要點，進而威脅徐州，那知我們的主帥李宗仁將軍和天才的戰略家白崇禧將軍，早先就洞燭了敵人的企圖，已預爲佈好了天羅地網，敵人的孤軍一進入臨、棗、台支線，就像一頭野豬，給一條漫長的猛蛇周身網住了。敵人的先鋒部隊，是三月二十一日到達台兒莊東北

七八里遠的劉家湖和三里莊的，我們派出迎擊的，是孫連仲軍，也於二十一日抵達該處，於是劉家湖三里莊線，便成爲我敵台莊會戰的開幕戰的舞台，孫連仲軍，這個曾經在山西打過無數猛仗的勁軍，這次雖說大部份兵員，都是山西戰後新補充進來的，可是戰鬪的意志卻非常之強，他們在劉家湖三里莊一帶和磯谷師團苦苦的血戰了一晝夜，終於因爲敵人礮火的猛烈，而且那地帶是一片平原，容易使敵人的機械兵器發揮高度的威力，乃決計退入台兒莊寨內作戰。二十二日晚上，我軍退到台兒莊寨內，敵人就如加緊追侵，隔着一座雄厚的台兒莊寨垣，我軍又和敵人支撐了數晝夜，此數晝夜間，敵人用二十餘門野礮，四門重礮，還有無數的小鋼礮和機關槍，並且有兼萬的精兵，猛烈向台兒莊寨垣襲擊，在東北角的小北門一帶，寨垣是被敵人的重礮擊毀了許多缺口，敵人又以坦克車掩護着步兵前進，二十八日清晨，東北角的缺口終於被敵人混進了一個小隊。從這一天，台兒莊的大戰就開始了，一切可歌可泣，悲壯慘烈的故事，也從敵人的礮火之下產生了。這個戰局，一直延長了十六天，到四月七日敵人才被我們全線或殲絕或擊潰。

(二)仗是我們應該打的。我們是在敵人從台兒莊完全潰敗後六小時趕到台兒莊的。台兒

莊，是在徐州的東北方一個小地方，寨內共有三四千戶的居民，它的背面就是蜿蜒的運河，悠悠的閑躺在那裏，津浦鐵路的一條支線，就從它的西面橫過去，它的東北正面，是一片廣漠的麥田。和徐州相距僅僅九十華里的台兒莊，因為交通設備限於物質條件，不能完全建立，居然要三四個鐘頭的汽車才到。惠和的春風飄蕩着青萃的麥田，我們就沿着一條穿在麥田中的破爛公路顛簸着朝台兒莊前進。車行二小時，在×××地方，我們停下來，看見孫連仲總司令，他是一個高個子的大漢，說着爽亮北方的口音，我們因為太給台兒莊的勝利消息所激盪了，心劇烈的跳着，對着這位死守台兒莊，而終於把敵人趕走了的民族軍人，不禁引起了無限的敬仰，我們懇切的和他握手，赤誠的向他致了慰問之意，又熱望的詢問着前方的戰況，他謙虛的說：「沒有什麼，這算不得勞苦，仗是我們應該打的！」戰事還在緊張的追擊中，孫將軍很忙碌，我們不敢更多的消耗他寶貴的時間，一方面我們的心，也太焦急的想到前線去，憑弔那偉大的戰場——台兒莊！故當孫連仲將軍打過電話通知台兒莊的他師長之後，我們速即趕着前程，又一小時多，快欣的到達運河南岸。車不能過浮橋，我們相繼下車步行過去。

在運河的沿岸，疏散着許多礮火下餘生的戰士，個個都精神抖擻，略無倦意，有的在閑談，有的在河邊洗衣，有的拿着槍枝在玩弄。從他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那劇戰勝利後的愉悅心情是怎樣的？這是中華民族一定要從偉大革命戰爭中復興起來的光輝，我們肅然的對這些戰士暗致無限的敬意。

(三)無數敵人留下的禮物。過浮橋，轉東行數十武，就是台兒莊的西門，門上有一塊橫石，刻「臺城舊署」四字，門的旁邊，有一橋洞，裏面也閑躺着幾個守城的戰士，橋上則構築着防禦工事，上頭殘缺處，不問可知是曾經敵人猛烈光顧的地方。雖然是完全勝利了，敵人也已逃竄數十里之外，但守門的衛兵，卻依然提起飽滿的精神，在堅守這被礮火橫穿直轟的古寨垣，全無偷閑放鬆之意。

一進西門，觸目的滿城斷垣殘瓦，破椅爛衣，以及其他破爛的家具，配合着礮彈片和子彈在點綴着台兒莊的壯烈與淒涼！整個台兒莊，除了一條在戰爭時軍事上必用的交通道外，三四千戶廣闊的平面，已經找不出第二條可走的道路，找不出一間完整的房屋了。一個有戰爭經驗的士兵警

告我，要我們走時小心點，因為地下還掩埋着無數手榴彈和未炸礮彈，一不小心踏着了，可就有全體喪命之虞。踏着瓦礫堆，小心翼翼的朝東北走去，約五百步，就是××師××旅旅部所在地。一間精磚蓋造的古式房子，內進還有一個小庭院，庭院裏尚存幾叢殘花的枯枝。由一切設備看來，這必定是個台兒莊的素封之家。而此屋也是台兒莊僅免礮燬的比較完善的房子，但在屋前屋後還是處處有槍彈痕洞。××師師長池峯城先生，是陸軍大學畢業生，台兒莊此次能夠把敵人抵住，不使越運河一步；而終於把敵人殲擊了去，大部靠着這這一師和××師合力用血肉長城血肉彈礮爭取得來的。在進門的第一間房子，滿地堆着從敵人手裏得來的戰利品，數百桿的新式步槍，還有許多防毒面具，礮彈，子彈，凌亂的堆積在那兒，最引我們注意的，是二顆毒氣彈，一個小的約莫一尺半長，像十二生得重礮彈一樣大小。另一個有三四尺長。從這裏可以看出敵人此次是費用了多大的力量來企圖佔領台兒莊，數十門的大礮，整百架飛機，數十輛坦克車，幾萬的大軍，不夠攻不下，居然無恥地使用毒氣來，他們雖然居心險惡，但終不免於被我擊敗。我們正對戰利品看得出神的時候，王冠五旅長幾時悄悄地已站在我們的旁邊。用着愉快的聲調，向我們指陳着這些戰利品的

來因。他說在台兒莊寨外，還有無數敵人遺留下來的禮物，最特色的就是四輛巨型的坦克車，我們請求王旅長陪我們到郊外去看看，他很抱歉的說他們正在開一個座談會，抽不得時間，因請參謀長張荊芳先生偕我們同行。這對於我們是沒有兩樣的，因為張參謀長就是台兒莊一役自始至終參與最前線的戎機的一員，一切戰況他都知道得異常清楚，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他都能夠告訴我們。

從旅部出來，朝東北走，繼續穿着那條僅有的行道前進，街上送出來一陣陣的腥臭，那是屍體腐爛的緣故。我們經過的地方，凡十數步就有一道用木板和磚瓦構成的長垣，張先生告訴我們這就是巷戰時的防禦物。越過了三道這種防禦物，就到大北門。往大北門走出去，就是台兒莊朝東北的正面郊外，也就是此役的大戰場。四輛敵人留下來的坦克車，醒目的橫躺在那裏，我們用急速的步伐走了過去，每一車都圍着許許多多士兵在那裏觀看，大家都顯着得意的容色，其中許多是曾經吃了這怪物的虧的，更來得揚揚得意。在坦克車週遭，橫陳着七具敵尸，皆已腐脹，臭氣迫人！

(四)兩週來的戰況。看完了坦克車，站在那廣漠的麥田，對着台兒莊注視，一條延長里許的

寨垣，已沒有一個完整的地方，處處都是露着槍眼礮傷。不禁起了深長的感慨！台兒莊，這一個四面大平原，被起落在運河北岸的小據點，依地勢來說，正是敵人機械化部隊所能高度發揮其威力的戰場，然而，我們居然用比敵人劣敗數倍的武器來保住了它，而且把敵人趕走，這原因一方是我們守土將士的用命，我們主帥指揮的得當。而另一方卻不能不說是收效於我們二期作戰所採用的機動性運動戰術之大成功了。

這時，張參謀長開始用低音調細細的陳述兩週來的戰況：

「三月二十八日，敵人一小隊在猛烈礮火掩護下，侵進台兒莊來，數目大概有八百人，他們所帶的武器，全是小鋼礮和機關槍，於是我們便一方面要對付正面寨外的敵人，一方面要對付寨內的敵人作戰，我們所靠的是步槍手溜彈和小數的機關槍，但敵人在離台兒莊五里遠的地方，卻有二十四門野戰礮，四門重礮，和近百架飛機，他們就憑着這優越的武器，不斷向我們陣地上攻擊和轟炸，平均敵人每天向台兒莊開礮總在五、六千發，這些寨垣都是敵人重礮轟毀的。敵人侵入台兒莊的部隊，今天給我們殲滅了，明天又再在礮火下掩護進一隊來，這樣一進一殲的戰鬪，延長到四

月二日，敵人進寨的已有三千之數，當初他看我們的礮少，就肆無忌憚，以爲一鼓可以將台兒莊佔領了，二十七日清晨，敵人從東北面來了十七輛巨型坦克車，給我們迂迴部隊截着打退了十架，其餘七輛竄進到台兒莊附近來，沒有礮，要對付巨型坦克車，真不容易。步槍，手榴彈，機關槍都無可奈何它，每一坦克車各有二門小礮，能夠連續發二三十礮，威力是相當之大的，在這樣猛烈攻擊之下，台兒莊是頗呈險狀的，但，敵人的輕敵橫行，可遭了殃，恰巧在二十六日晚上，我們的礮隊已經趕到，其中有四門防禦礮，正當二十七日敵人奮全力來侵的時候，我們就用這四門平射礮來對付坦克車，用重礮來對付他們的重礮和野戰礮！平射礮才開礮打了六發，就毫無失落的打着敵人的六輛坦克車，其中二輛當時就着火，其餘四輛一輛是輪帶給打斷了，三輛是裏面的機器震壞了，這時敵人可着慌了，車裏的人有的逃到另外一輛沒有打着去的，有的就燒死在車中，有的一出來就給我們的步槍射死。坦克車一被擊毀，躲在坦克車背後的敵兵，就整羣如喪家狗的潰逃，另外一輛沒有打着的也飛快的回頭轉，隨後雖再來了三輛，只是倉皇的拉走了兩輛破壞比較輕的走開，再也不敢耀武揚威的逼近寨垣來了。二十七日這場大戰過後，全部的戰爭，就轉入於劇烈的巷戰了，敵人

佔據的地方是東面一小地方，和西北角一隅，其實這時也分不清彼此的界線，大家都僅僅隔離了十多步在肉搏，大刀，手榴彈，刺刀，手機關槍是最好的武器，一切重兵器，都無用處，敵人的飛機雖也不時在天空盤桓，但不敢投彈，他們實在也無法百分之百的炸着我們，丟下來的炸彈，我們如果有死傷，他們也是免不了的，原因是彼此的戰線離得太近了。而且在這時候，我們對於飛機誰也不怕，你想，他們每次來，不過十多架，所帶炸彈，充其量不過百多枚，這百多枚炸彈，在每天五六千發的重礮彈比較之下，算得什麼一回事！何況炸彈的殺傷破壞性，準確性，較之礮彈也差得遠。到三日四日兩天，敵人從山西調來的坂垣師團一部份也參加台兒莊作戰了，所以戰況之烈，實在是空前所沒有的，敵人在這一天中，足足發了近萬發的礮，可是一點也不能搖動我們的陣地。

台兒莊的房屋經了這一天的毀壞，巷街戰的接觸線是更近了，往往是一堵牆兩邊用，敵人在牆的那邊，我們就在牆的這邊，牆上挖個槍眼，也是兩用。低一些的牆垣，就雙方各以手榴彈隔牆互擲。在巷戰中，我們一向比敵人來得高明的，敵人好像生來就非靠着機械化武器不行似的，一離開了這些武器，而用短兵相接起來，他們的戰鬥力就大大的降低了。尤其是夜戰，他們老是學不好，摸

不着頭緒。有時候整羣的腦袋都給我們砍掉了，還不知道我們是從那裏來的。總計自三日至五日三日三夜之中侵進台兒莊的敵人，就給我們殲滅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來的，只是數百人，看看敵人的子彈已將近完了，而後頭部隊又被我們迂迴的大軍團圍住，增援不得，我們便開始大規模的衝鋒，六日敵人的火藥庫又爲我們的重砲打着，整個燒光，敵人這才大起恐慌，六日晚，我們全線第三次總攻，敵人就如流水一樣的潰敗，敗退時寨內的敵人，留了近百人以機關槍及小鋼砲掩護退卻，一直到今日（七日）清晨五時才退完，掩護退卻的部隊雖頑強抵抗，終於給我們完全殲滅，一個也不留存。當敵人退卻時，我們就趕派大軍追擊，沿途遺屍遍野，敵人對於清理戰場的工作，向來是做得不壞的，像這十多天的激戰，所有屍體，他們大部都已收殮焚燒，在劉家湖一帶，共有敵人大大的尸墓十多個，其中有的七八百人，有的五六百人不等，另外還有小的無算。棄尸而走，從我們和敵人許多戰鬪經驗看來，是不常見的，就有也是少數，但是這回台兒莊的戰役，敵人的屍體，卻是到處都有，從這裏可以見出敵人這次是敗得如何的狼狽了？現在敵人已退去三十多里了，我們正在加緊追擊中，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把魯南的敵人整個殲滅，事實已證明了我們自從第二期運動

戰應用以來，已經有着戰勝敵人的把握了。」

張參謀用有力的尾句結束了他的談話，兩隻眼珠眈眈的注視着我們，好像是在期待我們的答覆，但我們什麼也答不出來，我們還能有什麼話說？戰鬥的事實就排在我們的前途，中華民族的偉大，中華民族要從這偉大的戰爭中復興起來，已經是事實而非理論了。

天快黑了，台兒莊不但沒有住的地，除了運河的水可以喝以外，也是沒有吃的東西，我們不得不趕着二十多里的行程，回到總司令部過夜，我們同張參謀長回到旅邸時，恰巧在門口碰着池峯城師長，他笑着，用嘶啞的聲調熱切的迎着我們，這使我們很慚愧，對這末一個英勇的將軍，我們除了深深地敬重而外，還能說什麼？

(五)帶着勝利品回來 第二天八日的早晨，我們又趕到離台兒莊八里遠的劉家湖三里莊去看，這是敵人此次指揮作戰的中心點，沿途我們看到無數敵人的尸體和死馬，更多的是敵人所遺棄的彈藥，單重礮彈和彈壳，總在近萬之數，這都是敵人敗退時未及攜走的東西，在將近三里處，有三個敵人的墳墓，上面都插着一杆大方木柱，一個寫着：『步兵中尉松原芳雄以下七勇士之墓』，

一個寫着：『×××等五百勇士之墓』另一個是：『二十三勇士之墓』大概是敵人在敗退時倉促做起，連尸體都還沒燒完就草草埋葬，所以腐臭得特別厲害，令人作嘔。在靠西更遠的地方，還有五六個木柱矗立着，我們可沒有勇氣去看了。總計這一帶所埋的敵尸，都在三四千之數。敵人犯台死亡總數，至少也是一萬以上的數目，近三里莊的西邊，一架被燒燬的敵機，剩下一個殘架存在那裏。在劉家湖，有燒燬了的敵裝甲車二輛。這裏接近火線只二十里，砲聲和機關槍聲都清晰可聞，我們已經看完一切，便帶着幾件勝利品——砲彈壳一回來！

春草依然飄蕩着麥田，吹拂着我們的臉，但我的心裏却多了件東西：中華民族的抗戰一定會勝利！

四月十日於徐州。（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珠江日報）

怎樣轟炸台灣

題解：

本文是親自參轟炸台灣的我國飛行員的報告，關於當時襲擊的情況，寫得非常

詳盡。

清·晨·出·發· 「時間是清晨四點半，我們已經在五千米的高空中飛行了，早晨的陽光，由薄薄的雲衣中滲透出來，但是我從我們的隊長的左肩上望出去，天上的星星，還在那裏閃爍地發着光，料峭的微風，使我感覺清醒得多；同時因為已近我們的目的地，我心裏非常快活，但祇能用微笑來表示我心中的一切。

「我們所坐的，是一架英國製造的格羅斯特式雙翼重轟炸機，領導着向臺灣進發，我很幸運地做一個擲彈手，因為由於我的責任，我可以把機上所帶十八個二百五十磅的炸彈，向我們敵人

的土地上投下去。

國際名手。「在我們這B字十一號飛機內，除掉我自己，都是馳譽國際的飛行名手，譬如坐在我後面的那位×××先生，他是一個機關槍手，曾經在×××（也許是西班牙）擊落十七架『飛雅特』式（譯音按係意國製造）飛機。我們的隊長，是無敵的。祇有我自己是其中經驗最少的一個，我的紀錄是在蘇州及紹興的天空，祇擊落七架敵人的飛機。

大約早晨七點鐘，在那無盡的地平線上，我們瞧見了海岸線。早晨的陽光，照在靜寂的海面上，反射出耀人的光輝。這時覺得有點震顫，我們的飛機，已很快的升高到八千尺，一萬尺，一萬二千尺，最後竟達二萬尺，這時在我們下面的是一朵朵的白雲，在我們上面的，則是蔚藍的晴空。

最後時間。「忽然地，我覺得有人在拍我的背，就此把我的思潮打斷，我知道最後的時間已經來臨，×××握着他的機關槍，坐在我前面右邊的那位先生，也在那裏玩弄他的槍，我向下面一瞧，大地的形勢，已經在目，漸漸臺北的影子也入眼簾。這時，我們的飛機，已排列成戰鬥陣式……

「我們飛繞台北上空，高度總在一萬尺左右。我們的敵人好像對於我們的來臨並不知道，我

們看見下面的交通照常進行，也沒有聽見警報的聲音，我們這次的空襲，完全出於日本的意料之外。

「我們首先飛繞在城的上空，在城的東南郊，我們瞧見一個很大的廣場，無疑的必是那出名的台北飛行場。我們立即向下降低到三千尺時，再飛繞一圈，以便認清我們的目標。

直衝而下。忽然間，我們由雪白的雲端裏直瀉下來，猶如青天霹靂一般。這時，我們才聽見空襲的警報，忽然像發狂似地叫起來。我們看見地面上的小販，紛紛逃避，尋求藏身之所，同時更看見大隊的人，從飛行場一端的大廈裏衝出來。在飛行場上，停着巨型雙引擎單翼飛機五架一排，共有六排——這些飛機我們在上海南京的天空曾經遇見過，所以十分熟悉。在那大廈的附近，立着幾所很美麗悅目的飛機庫。

「我們的隊長發了暗號，我們從他的姿勢上，知道他要向下直降。我連忙伏下來，雙手緊握着炸彈控制機。果然我們的飛機直瀉而下，在我的眼簾裏，所有的目的物，很快地越變越大，愈變愈清晰。機上六架機關槍，都怒吼起來，地上的飛機，也清晰可辨，於是我把炸彈向下投去——其中兩個

大的，直接落在飛機行列之中。

「在那個時候，我還看見有一個日本飛行員，急忙走上降落傘，向一架戰鬥機走去。

興奮過度。」「我當時因為興奮過度，感覺壓迫，幾乎連呼吸都不能照常。這時我又感受一下震顫，接着聽見兩個可怕的爆炸聲。當我再向下面看時，飛機庫的屋頂已在半空的火燄中飛舞，那所大廈裏也是火焰直往外冒。我們這一隊三十架飛機，就把那個現代的飛機行場，變成一片火焰之海。

「我們對那個飛行場，一共轟炸四次，三機一隊，列成陣式向下直降。我們完成我們的任務，把所有的炸彈都扔了下去。我站了起來，已出了一身大汗。我們再在飛行場上飛繞一週，最後降低到八百尺，在城上環繞達三十分鐘，然後我們掉轉方向，向西北直飛，安全回到我們國內的根據地。」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美晨刊轉譯香港星報）

我機炸台北目擊記

題要：

本文是一位台北僑胞的口述，和上面一篇併讀，更可引證我們英勇空軍的襲擊

有效，以及台北敵人遭事時的狼狽狀態。

我們的空軍「八一三」抗戰後，負起神聖的自衛抗戰，在京滬、粵、漢、杭等地，都立下偉大的功績。這次出國飛炸台北，尤足使敵軍喪胆，在空戰歷史上留下最光榮的一頁。

關於這次我們神勇的將士出國飛炸台北敵人空軍根據地的實在情形，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吧，湊巧得很，記者闊別五載的一位舊時同硯，昨天突在街上和我相值，他告訴我，是剛從台北脫險歸來的，記者便在欣然道故中，詢起台北被炸的實在情形。下面就是他的口述：

霹靂一聲全臺震動。『我本來老早便要回祖國的，可是爲着種種問題至現在始行實現，台

北被炸時就是我離台灣前的一個星期，當時我所住的是台北的西南方，這裏離敵空軍根據地不遠，所以知道我空軍轟炸的消息很多。在去年二十三日的晨光曦微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仔細的聽聽，槍礮聲和轟炸聲不斷地響，我又仔細想想，知道這不是起義的台灣志士和日軍搏戰，便是我飛天勇士到來報復了。在驚喜中跑到高處瞧瞧，但聞轟炸聲和飛機聲混成一片，回首東北，敵軍的機場已佈滿濃煙和火海般的了。那時台北全市都整國震盪起來，警笛狂叫着，行人竄走着，慌亂情形真的沒字形容。

濃烟四起火光滿天。那時我在遠的地方遙望着，給那些嘈雜聲激發興奮起來，在驚奇地歡欣着前所期望國軍飛到台灣報復的事情，終告實現了。當時飛機的軋軋聲，雖像雷鳴般響着，但始終都不見飛機的影跡，當時眼前所見的，除黑烟密布整個松山（台灣空軍飛行場）的地方外，便見鐵屑橫飛和沙泥四射。此外尚有熊熊的火光在濃烟四起下照耀起來，在炸彈爆炸下，松山鄉附近的小屋差不多都震塌了，即較遠的地方如基隆和觀音山等地的玻璃窗也多被震裂，當時我所立的地方，亦有一牆傾倒，好像前次台灣地震時一樣。可幸我距該地丈餘，否則便會生葬在臺灣了。

松山機場盡成焦土。由晨早七時半至八時一刻，算是最緊張的時候，當時絕不見有敵軍飛機升起應戰，八時一刻左右槍聲漸稀，但警報尚未解除，至九時左右始見有敵軍飛機在上空飛繞，未幾警報亦解除，不過尚在戒嚴中。當時附近的日人和台灣壯丁都全數出動圍繞松山機場，禁止行人通過，滅火人員都忙個不了，直至傍晚始把火焰撲滅。日人對於這個機場被炸的慘狀，雖禁若寒蟬，不過松山機場盡成焦土，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了。

場長警長一律撤職。關於飛行場內停有飛機若干，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在三、四十架以上，看它平時出動，可以想見。至油庫的被炸毀，亦成公然的事實，當被炸後，油味四佈，到處可聞。在我離台的時候，聞說該場場長和台北警備長官及其他防空人員，都已一律撤職懲辦了，現在台灣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他們祇怨軍閥的野心侵華，對我機的飛往轟炸，是不介懷的。（三月十九日）（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新蜀報）